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杀人不难

樊新志／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悬念、神秘、浪漫，以及对死亡所作的令人惬意的描写。

——《卫报》



ISBN 7-221-04733-2/I·1067　定价：16.80

杀 人 不 难

[英]阿加沙·克里斯蒂著
樊新志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杀人不难

MURDER IS EASY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樊新志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59 千字
印　　张：7.3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33—2/I·1067
定　　价：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同行者

英格兰！久违了，英格兰！

“你会喜欢这里吗？”卢克·菲茨威廉由步桥走向码头时自问着。在海关等候入境的时候，这个问题还藏在他的脑海深处，而当他终于坐上了接船的火车时，它却又突然冒了出来。

假如回英格兰去度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可以大把地化钱，走访朋友，或与其他回来度假的人们聚会。在这么一种无忧无虑的氛围中，你会说：“反正不是长住，不妨尽情享受一番，不久就会回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回去是不可能了。再也不用忍受闷热的夜晚和眩目的太阳；再也不能欣赏到热带植物蓬勃生长的美景；再也不用翻来覆去地读着旧的《泰晤士报》来打发孤独的夜晚。

他现在是领着退休金光荣地退休了，加上他自己的一点积蓄，可以算是个有闲的绅士衣锦还乡。他将来打算做什么呢？

先看看英格兰。六月的英格兰，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不快。再看看这里的人。天啦，这些人！成群结队的人们，脸色阴沉，焦虑不安。房屋像雨后春笋到处都是，难看得令人作呕，就像农村的鸡笼子，到处都是，可谓壮观。

卢克·菲茨威廉努力地把视线从车厢窗外的风景收回，开始浏览刚买的几份报纸：《泰晤士报》、《每日克里昂报》和《笨拙》周刊。

他先看《每日克里昂报》，上面整版全是有关艾普索姆镇的消息。卢克想："真可惜，昨天到就好了，十九岁后再没有观看过德比赛马了。"他曾给其中的一匹马下了注，想看看《每日克里昂报》的赛马记者对那匹马获胜的机会评论如何。他发现该记者对它不屑一顾。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报上这样写道："至于其它马，如朱朱比二世、马克·迈尔、桑托尼和杰瑞小子，都很难赢得一席之地。另外一匹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是……"

然而卢克对这匹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并不在意，他把目光转向赌注赔赚率，朱朱比是四十比一。他看看表，四点差一刻。他想："嗯，比赛该结束了。"同时他想自己要是在获胜希望第二大的克拉里戈尔德身上下赌注就好了。

接着，他打开《泰晤士报》，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比较重要的新闻。然而没有过多久，一个坐在他对面角落里面目光

凶狠的上校突然对报纸上的东西异常愤怒，非得向他的同行者发泄一通。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上校才感到有些疲倦，于是，他终于结束了对“那些该死的激进派煽动者”的说长道短。

上校安静下来，张开嘴进入了梦乡。不久火车减速而且最后停了下来。卢克看看窗外，车站较大，有许多月台，显得空空荡荡。他看到月台的不远处有个书报摊，上面贴着一张海报：“德比赛马成绩揭晓”。卢克打开车门跳出去，跑向书报摊。没一会儿，他看到最新消息栏中几行模糊的字样笑得合不拢嘴。

德比赛马成绩如下：

朱朱比二世

梅兹巴

克拉里戈尔德

卢克笑逐颜开，赢了一百英镑可以随便花。朱朱比二世真是好样的，那些赛马赌博的情报贩子根本就没有想到它会赢。他把报纸放好，仍然余兴未尽，转过身来一看，火车却不见了。就在他为朱朱比的获胜而欣喜若狂的时候，火车早已不知不觉地驶出了车站。

他问一个愁眉苦脸的搬运工：“那班列车究竟是什么时候离站的？”

后者答道：“什么车？三点十四分之后，此处并没有停过车。”

“刚才有一班火车就停在这里，我就是从这班火车上下来的，是接船的快车！”

“接船的快车途中不停，直达伦敦。”搬运工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它刚才明明停在这里，”卢克非常肯定地说，“我就是从车上下来的。”

“它直达伦敦，哪儿也不停。”搬运工坚定地说。

“你听我说，它就停在这个站台上，然后我就下了车。”

面对事实，搬运工便不再坚持己见。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你本不应该下车，那班火车正常情况下不在这一站停。”

“但是明明停了。”

“那只是信号要求，临时停车，不是你说的‘停’。”

“我不如你，能够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区别。”卢克说，“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搬运工头脑迟钝，依然带着责备的口气重复道：“你本不应该下来。”

“我承认，”卢克说，“错已铸成，不能挽回。用渡鸦在《永不再》中的一句话来说，‘无论我们哭得多么伤心也不能让逝者起死回生’。我想说的是，以你在铁路公司当差的经验，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是问你该怎么办？”

“是这个意思。”卢克说，“我想是否还有在这里正式停站的火车？”

“依我看，”搬运工说，“你最好搭四点二十五分那班火车。”

“要是四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去伦敦，”卢克说，“我就搭

那班车。”

搬运工告诉他没错，卢克就在站台上漫步。一个大标志牌告诉他，他是在阿什威奇伍德的芬尼克莱顿枢纽站。不一会儿，一班单节火车由一个旧的小引擎喷着烟向后推着慢慢地在一个不大的尽头式站台停下来。六七个人下了车，过桥来到卢克的站台。愁容满面的搬运工突然兴奋起来，推着一大车筐子和篮子，另一名搬运工也来帮忙，弄得牛奶罐乒乓作响。芬尼克莱顿枢纽站开始充满生机。

开往伦敦的火车终于大驾光临。三等车厢拥挤不堪，而仅有的三节一等车厢每节只有一两个乘客。卢克仔细地查看每个隔间。第一间是吸烟室，里面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在抽着雪茄。卢克觉得，他今天看到的英籍印度上校太多了，不想跟他们呆在一起。他走向第二间，里面是一位面容疲倦、颇有教养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保育员之类的，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活泼男孩。卢克又快步走动，下一间门开着，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到她，卢克不禁想起了他的一位姑姑米尔德里德。十岁时，米尔德里德曾纵容他养一条游蛇。她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好姑姑。于是卢克走进去，坐了下来。

经过大约五分钟的喧嚣忙乱，火车终于缓缓驶出车站。卢克打开报纸，看看那些使他感兴趣而早报所没有登载的新闻。他料到自己看不了多久，家里那一个姑姑早就使他意识到，对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绝不会安安静静地坐到伦敦站。他没猜错。老太太一会儿调整一下窗户，一会儿拾起倒下的伞，一会儿又说这班火车如何如何好。“只要一小

时十分，很不错。你知道，真的很好，比早上那班车好多了，那班车要一小时四十分才到。"她又说："当然，大家几乎都搭早上那班火车，我的意思是，坐早班车可享受特别优惠，何必坐下午这班车，多破费呀！我本来也想搭那班车，可是'老呸'不见了——我是指我的那只波斯猫，它可太漂亮了，只是它最近耳朵老痛——我当然要找到它才出门。"

卢克低声说："当然。"又装模作样地看起报纸来。可是没有用，老太太仍然滔滔不绝地说道："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改搭下午这班火车。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也不错，没有那么拥挤，坐头等车厢当然得另当别论。不过，我通常不会这样，我认为这样做奢侈了点，什么都要纳税，股息越来越少而佣人的工资、物价都在大幅度上涨。可是我实在很着急，你知道，我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而且我要好好想一想该说些什么——你知道，就是安安静静地想。"卢克强抑着不笑。"当你与你熟悉的人一同旅行时，你不能不理别人。所以我想，这次就只好多花一点钱了。不过，我的确认为目前浪费现象太严重，谁都不愿意为将来着想节俭些。真扫兴，二等车厢被取消了，有没有二等车厢就是不一样。"

"当然，"她瞥了卢克那棕色面孔一眼，迅速地说下去，"我知道休假的军人必坐头等车厢。我是说，对当军官的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卢克只抵挡了那对好奇、明亮闪烁的眼睛一会儿，随即便投降了。他知道，最后还得谈到这件事。"我不是军人。"他说。

"噢，对不起，我不是说——我只是认为——你的肤色

很深，大概是从东方回来度假的吧？”

“我是从东方回来，”卢克说，“可不是度假。”为了避免对方进一步询问，他就索性直说了：“我是警察。”

“警察？哈，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刚刚加入巴勒斯坦警察部队。”

“我在马扬海峡。”卢克直截了当地说。

“喔，天啦，真有意思。——真是太巧了——我是说没想到你凑巧跟我坐同一节车厢。因为你知道，我要去城里办的事就是关于——老实说，我要去伦敦警察厅。”

“是吗？”卢克说。

他自忖道：“老太太是否像口老钟，很快就会停下来，还是喋喋不休一直说到伦敦？”不管怎样，他真的不在意，因为他太喜欢密尔德里德姑姑了。他记得有一次，在紧要关头她给了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此外，这些老太太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而在马扬海峡的老太太则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可以与圣诞布丁、乡村板球赛以及烧得正旺的壁炉相提并论。这些东西当你求而不得或天隔一方时，你才能充分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然而你若是老接触这些东西，你又会对它们感到非常厌倦。如前所述，卢克回到英格兰仅三四个小时。

老太太又高兴地说下去：“是啊，我本想今天早晨去的，可是后来，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特别担心‘老呸’，所以只好作罢。你觉得我不会去得太晚吧，对不对？我是说，伦敦警察厅并没有特别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吧？”

“我想他们不会在四点就下班。”卢克说。

“是啊，他们当然不会，对不对？我想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要向他们报告大案子，对吧？”

“千真万确。”卢克说。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表情忧虑，然后又说：“我一直觉得最好直接追根究底。约翰·里德——就是我们阿什威奇伍德的警官，是个好人，说话彬彬有礼，待人和气。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不适合处理真正要紧的事。他对酗酒闹事、驾车超速或不按规定时间开灯、拿不出养狗执照甚或夜盗等都能处理得很好。可是我觉得——我敢肯定——他破不了杀人案！”

“杀人案？”卢克大吃一惊。

老太太用力点点头，说：“是啊，杀人案。我看得出来，你觉得很意外。起初我也感到意外，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想我一定是在胡思乱想。”

“你敢肯定不是胡思乱想吗？”卢克有礼貌地问。

“嗯，不是。”她肯定地摇摇头，“第一次或许是，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绝对错不了。从那以后，我就绝对肯定了。”

卢克说：“你是说发生了——呃——好几起杀人案？”

她用安详平静的声音答道：“是有很多起。”

她接着说：“所以我觉得最好直接向伦敦警察厅报告。你是否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卢克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然后说：“嗯，对，我认为你做得很对。”

他心想：“警察们知道怎么对付她。很可能每个星期都

有几个这样的老太太向他们报告，絮絮叨叨地说她们所住的宁静、优美的村庄里发生了谋杀案。伦敦警察厅或许有专门处理这种情况的部门。”

在他的想象中，一个慈祥的警监抑或一位长得很帅的年轻警督机智地轻声说：“谢谢你，夫人。非常感谢。好了，回去吧！把这事交给我们去办，不用再担心了。”他一边想一边微笑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胡思乱想。或许是生活太枯燥乏味了，迫切需要一点刺激性的东西。我曾听说，有些老太太竟怀疑别人在她们的食物中下毒。”

他正在这么沉思时，那个温和柔细的声音又说：“你知道，我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过——我想是艾伯克龙比的案子。当然，他毒死了好多人之后，人们才起了疑心。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有人说他有一种眼神——他用那种特别的眼神看人一眼，那个人不久就会生病。当时我看到这个报导时不相信有这种事，现在才知道这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一个人看别人脸的眼神。”卢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轻轻颤抖，漂亮红润的脸也失去了原有的一些光泽。“我最先是在艾米·吉布斯脸上看到的，不久她就死了，然后就是卡特，还有汤米·皮尔斯。可是现在，就在昨天，轮到了亨伯比医生。他是个大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当然，卡特好酒贪杯，汤米是个冒失无礼的淘气鬼，常常欺负别的小男孩，扭他们的胳膊折磨他们。我对他们三人的死都不怎么难过，可是亨伯比医生就不一样了，他可不能死。问题是，如果我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一定会一笑置之！

约翰·里德也不会相信我。因为这种事他们已司空见惯了！但是伦敦警察厅就不一样了。”

她看看窗外。“噢，马上就要到了。”她在手提袋中忙乱了一会儿，拿起伞然后又放下。“谢谢你，非常感谢。”接着又拿起伞，“跟你聊聊我觉得轻松多了，我想你一定是个好人，很高兴你认为我做得对。”

卢克和蔼地说：“伦敦警察厅的人肯定会给你提供很好的意见。”

“真的太感谢你了，”她在手提袋中摸索中了一会儿，“这是我的名片——噢，对了，我只带了一张，我得留着给伦敦警察厅。”

“当然，当然。”

“对了，我姓平克顿。”

“平克顿小姐，这个姓很好听。”卢克微笑着说。见她有点不知所措，忙又补充道：“我叫卢克·菲茨威廉。”列车驶进站台后，他又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吧。”

“喔，不用了，谢谢你。”平克顿小姐似乎对这种想法感到很吃惊，“我坐地铁去就行了。先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然后沿着怀特霍尔街走过去就行了。”

“好，祝你好运。”卢克说。

平克顿小姐热情地跟他握手，又喃喃道：“你真好，开始我以为你不相信我呢！”

卢克不禁红着脸说：“嗯，那么多杀人案！杀掉好几个人而未被发觉，实在很不容易，对吗？”

平克顿小姐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不对，亲爱的孩

子，这你就错了。杀人并不难，只要没有人怀疑你。你知道，我要说的那个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好吧，无论如何，祝你福星高照。”卢克说。

平克顿小姐消失在人群中，他也去找自己的行李，一边走一边想：“老太太是不是有点古怪？不，我想不是，顶多只是她想象力太丰富罢了。希望他们给她留点面子，不要使她难堪，实在是个可爱的老太太。”

第二章　讣　告

吉米·洛里默是卢克的老朋友了，卢克一到伦敦，理所当然地就住到了他那儿。当天晚上，他就与吉米一起外出寻欢作乐。次日早上卢克喝着咖啡，头隐隐作痛。吉米叫了他几声都没有回答，因为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早报上一则不重要的新闻。等他猛然意识到吉米叫他时，才说："对不起，吉米。"

"什么东西使你那么入迷，政坛消息？"

卢克微笑道："当然不是。不过这件事有点奇怪，昨天和我坐同一辆列车的可爱的老太太被车子撞死了。"

"可能是没有注意人行横道指示灯，"吉米说，"你怎么知道是她？"

"当然，也许不是她，可是姓相同——平克顿。她正过怀特霍尔街时，被一辆车撞死，车子没有停下来。"

“真可怜。”吉米说。

“是呀，老太太真可怜，我真替她难过，她使我想起了我姑姑米尔德里德。”

“那个司机一定恶有恶报，可是要定他的罪的话，至多是过失杀人。告诉你，这年头我开车怕得要命。”

“你的车是什么牌子？”

“福特V8型。告诉你，老伙计——”

接下来，谈话就变得非常技术性了。

吉米突然住口，然后问道：“你究竟在哼什么曲子？”

卢克哼着：“啦啦啦，啦啦啦，苍蝇与熊蜂成了家。”他带着歉意说，“童年时代的歌谣，不知为什么就想起来了。”

一个多星期后，卢克正漫不经心地浏览《泰晤士报》头版时，突然吃惊地尖叫了一声：“天哪！”

吉米·洛里默抬头问道：“怎么了？”

卢克没有回答，定睛看着讣告栏中的一个名字。吉米又问了一次。卢克抬起头看着他的朋友，表情非常奇特，吉米不禁吓了一跳：“发生什么事了？卢克，你好像碰到鬼似的。”

好一会儿，卢克都没有回答。他扔下报纸，在屋里大踏步踱来踱去。吉米越来越惊讶地看着他。卢克一屁股坐进椅子里，反身对他说：“吉米老伙计，还记得我提到过，我回英格兰那天和一位老太太同车？”

“就是你说使你想起米尔德里德姑姑的那位老太太？后来她被车子撞死了？”

“就是她。听我说，吉米，那位老太太向我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话，说她为什么要去伦敦警察厅报告一连串杀人案。她

说她住的村子里有个逍遥法外的杀人犯，而且他很快又打算再杀一个人。”

“你没有说她很古怪。”吉米说。

“当时我想她不是。”

“喔，老伙计，算了，一连串地杀人——”

卢克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我当时并不认为她是脑子有毛病，只是觉得她在胡思乱想，老太太有时就是这样。”

“喔，你说得对。我想或许是这样。不过，我觉得她可能还是有点精神失常。”

“你怎么说都没关系，吉米。但是现在你得听我说，明白吗？”

“喔，那就快点说吧。”

“她说得很详细，提到一两个被害人的姓名，又说使她最焦虑不安的一件事，就是她知道下一个被害者。”

“是吗？”吉米鼓励他说下去。

“有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名字印在你的脑海里，你就是忘不掉。我忘不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把它与我孩提时人们常唱的一首无聊的童谣联系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苍蝇与熊蜂成了家。[1]”

“你还真会动脑筋，不过这有什么重要？”

“你还不懂？重要的是，那个人的名字叫亨伯比——亨伯比医生。那位老太太说，亨伯比医生将会是下一个被害者，她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

---

[1] 熊蜂 bumblebee 与亨伯比 Humbleby 在英语中读音相似。——译注。

“嗯？”吉米说。

“好了，你看看这个。”卢克把报纸递给他，同时指着讣告栏中一则讣告：

先夫约翰·爱德华·亨伯比医学博士不幸于六月十三日在阿什威奇伍德邸宅桑德盖特溘然长逝。谨订于周五举行葬礼，花圈请辞。

未亡人：杰西·罗斯·亨伯比顿首

“明白了吗？吉米。姓名、地点都相同，而且他还是医生，对此你有何看法？”

吉米沉思了一两分钟，然后严肃而不大肯定地说：“我想可能是巧合吧。”

“是吗？吉米。难道就这么简单？”

卢克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吉米问：“如果不是巧合，那又是什么呢？”

卢克突然转身说：“要是那个饶舌的老太太说的是真的怎么办？要是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怎么办？”

“喔，得啦，老伙计。那未免太过分了，那样的事不会发生。”

“那么艾伯克龙比投毒案作何解释？不是说他毒杀了好几个人才被发现吗？”

“远不止几个人。”吉米说，“我朋友的表兄是当地的验尸官。我听他谈及此事。艾伯克龙比因把砷放在当地的兽

医的食物中而被捕，接着警察对他的妻子进行开棺验尸，身上全是砷毒。毫无疑问，他的内弟也是这么死的。远远不止这些。我这个朋友告诉我，据非官方的说法，艾伯克龙比一生至少毒杀了十五个人，十五个人哪！”

“一点儿不错，看来世界上确有这种事！”

“是的，不过这种事也不常见。”

“你怎么知道？事实上这种事的发生也许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你那套警察的口气又来了！难道你退休赋闲都忘不了自己是一个警察吗？”

“我觉得，一日为警察，终身为警察。”卢克说，“听我说，吉米，假如艾伯克龙比非常谨慎其罪行不被警察发觉的话，一些饶舌的老太太仅仅怀疑他在干什么就去向有关当局的人报告，你想他们会听她的吗！”

“当然不会。”吉米微笑道。

“一点不错。正如你所说的，他们会说她是神经失常或‘胡思乱想，不足为据’。我说过，吉米，我们两人可能都错了。”

“依你看，情况究竟如何？”

卢克慢慢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未必确实但并非没有可能的故事。亨伯比医生之死就是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平克顿小姐要去伦敦警察厅报告她这个不像是真实的故事，可是一辆汽车在她还没有到达就把她压死，此后逃之夭夭。”

吉米反驳说:“你怎么知道她还没到伦敦警察厅? 或许她是回来的时候被压死的。”

“也许是,不过我认为不是。”

“那完全是你的猜测。总而言之,你相信这个耸人听闻的事件就是了。”

卢克用力摇摇头:“我没有这么说,我只觉得这件事需要立案调查。”

“换句话说,你要到伦敦警察厅去?”

“不,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叫亨伯比的人的死也许只是巧合。”

“那么请问,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那个地方调查此事。”

“你真的打算去?”

“你不觉得这是唯一明智的方法吗?”

吉米注视着他,然后说:“你真的把它当回事,卢克?”

“一点不错。”

“万一这一切全都是子虚乌有呢?”

“那最好不过。”

“对,那当然。”吉米皱眉道,“但是你不这么想,对吗?”

“亲爱的老兄,我没有意见。”

吉米沉默了一两分钟,接着说:“你有什么计划?我是说你突然到那个地方去,总得有点理由才行。”

“嗯,我想我会有的。”

“光是‘想’有什么用,你难道不知道英国的乡村小镇是什么样子吗? 任何生人都会成为众矢之的。”

“那我只得伪装一下了，”卢克忽然笑道，“有什么好主意吗？装成美术家？不行，我不会素描，更不用说油画了。”

“你可以装成现代艺术家，”吉米建议道，“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然而卢克还在专心致志地考虑这件事，他说：“装成作家怎么样？作家是不是去陌生的乡村客栈写作？我想也许。装成渔民也行，不过我得看看附近有没有河流。病人需要去乡下养病，那里空气新鲜。但是我不像有病的样子，而且，时下人们都去疗养院疗养。我可能还要在附近找一所房子，不过这不太妥当。真该死，吉米，一个健壮的陌生人突然到达一个英国村庄一定得有某些貌似真实的理由。”

吉米说：“且慢，把那张纸给我再看一下。”他接过报纸草草看了一眼后，用胜利的口气大声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卢克，老伙计，简要地说，我来替你安排好了，这简直是易如反掌。”

卢克转身问：“什么？”

吉米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想起来了，是阿什威奇伍德。一点都没错！就是那个地方！”

“是不是你碰巧有朋友认识当地的验尸官？”

“这回不是。是个更好的消息，老伙计。你知道，上苍赐给我许多姑姑、表兄弟姊妹，因为我爷爷有十三个子女。你听好了：我有个表妹在阿什威奇伍德。”

“吉米，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还不错吧，是不是？”吉米谦虚地说。

“给我说说她的情况。”

"她名叫布里奇特·康韦。在过去两年里,她是惠特菲尔德勋爵的秘书。"

"就是那个拥有那些黄色下流小周刊的家伙?"

"对,他也是个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傲慢自大。他生于阿什威奇伍德,是个势利小人,老向别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他的出生和教养,以自己是白手起家的人而自豪。发迹之后,又回到家乡,买下当地惟一的大宅(顺便说一下,那本来是布里奇特家的),现在忙着把它整修成一个'模范庄园'"。

"你表妹仍是他的秘书?"

"过去是。"吉米黯然地说,"现在她又高就了!已经跟他订婚了!"

"喔。"卢克感到相当惊讶。

"当然,他是个值得看中的婚配对象,"吉米说,"财源滚滚而来。布里奇特以前被一个家伙甩掉,所以她不再相信什么爱情。不过这桩婚事也许会有好结果。她将来会对他很严,他也会完全听命于她。"

"那我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吉米立刻答道:"你去那儿住下,最好假装是她另外一个表兄。反正布里奇特有许多表兄弟,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我会和她把这事安排好,她和我一向交情不错。至于你去的理由嘛——巫术,老伙计。"

"巫术?"

"民间传说、当地迷信——反正就是那些东西。阿什威奇伍德在这方面相当有名。是最后保留女巫夜半集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上个世纪,还有女巫被烧死。还有各种传统。

你在写一本书，明白吗？研究马扬海峡风俗习惯和旧英国民间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同点等等。这方面你懂行。带着笔记本转一转，拜访一些老年人，向他们了解当地迷信和风俗习惯，他们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了。要是你住在阿什庄园，就等于证明了你的身份。”

“惠特菲尔德勋爵怎么对付？”

“好对付，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很容易受骗——相信他从自己小报上所看到的一切。不管怎么说，布里奇特会打发他的。布里奇特那儿没问题，我会对她负责的。”

卢克深深吸了一口气：“吉米老伙计，看起来这件事并不难办。你真了不起，要是你真的能替我解决你表妹那方面——”

“绝对没问题，交给我好了。”

“不胜感激之至。”

吉米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假如你真的把杀人狂捉拿归案，一定要把整个过程讲给我听。”随即又尖声问道：“怎么回事？”

卢克缓缓说：“只是想起我认识的那位老太太跟我说的一席话。我说如果杀掉好多人却不受法律制裁，实在太难了。她说我错了——杀人并不难。”他顿了顿又缓慢地说：“吉米，我在想这是不是真的——”

“什么？”

“杀人不难。”

第三章 迷人的布里奇特小姐

卢克驱车驶过山坡，开进阿什威奇伍德这个乡村小镇的时候，阳光正普照着大地。来之前他买了一辆旧的标准燕子牌汽车。他在山脊上稍事停留，然后关掉发动机。

夏日温暖，阳光明媚。村庄就在他的脚下，没有受到现代发展的破坏，实属罕有。它静谧无邪地沐浴在阳光下，唯一的重要街道沿着阿什山脉陡峭的山脊蜿蜒伸展。看来仿佛远离尘嚣，宛若世外桃源。卢克想："大概我疯了，这整件事都只是我的幻想。"他是不是真的到这儿来一本正经地查找杀人狂——仅仅根据一个老太太说的一大堆废话以及偶然看到的一则讣告？卢克摇摇头。

"想必这种事不会发生？"卢克喃喃道，"或者会？卢克，只有你才能证明你是不是世界上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第一流大傻瓜，还是警察的直觉促使你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

出。"

他启动汽车，挂上档缓缓地沿着弯曲的道路驱车驶入那条大街。如前所述，威奇伍德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上有商店和小巧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房舍，整洁而有贵族气派，门前是洁白的台阶，门上的门环光亮亮的；还有一些带花园的优美村舍。离大街不远处，有一家叫"贝尔斯——莫特利"的小旅馆。村中有一片绿地和一个鸭池，卢克起初以为，耸立其上的那幢庄严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建筑物就是他的目的地阿什庄园。走近一看，门上一块大的油漆招牌写着："博物馆和图书馆"。再过去一点，有一幢巨大的不合时代的白色现代建筑，显得与村中其它东西那种愉悦随和的气氛很不协调。卢克猜想那可能是当地的成人业余学校兼青年俱乐部。就在这时，他停车问路。

有人告诉他，阿什庄园还有大约半英里远，在他的右手边。卢克继续向前行驶，很容易就找到了庄园的大门，是新近精心制作的锻铁门。他驶进门内，看见树丛后露出的红墙。等他转到正面时，不禁对眼前那一大团惊人而不和谐的城堡形建筑物怔住了。

正当他在仔细考虑这次调查可能遇到的困难时，太阳躲进云层里去了。他突然意识到阿什山脉令人压抑的威胁力。一阵狂风迎面袭来，吹得树叶哗哗作响。这时，一个女子从那城堡形的房子转角走过来，那阵风把她的黑发吹起，卢克忽然想起他看过的一幅画——尼文森的《女巫》。那张苍白、姣好的长脸，那头直冲星空的黑发，卢克几乎可以想象出她骑着扫帚飞向月球的情景。

她径直朝他走来，说："你想必是卢克·菲茨威廉，我是布里奇特·康韦。"

他握握她伸过来的手，这时他能够看清她的真面目——而不是胡思乱想了。高挑，苗条，姣好的长脸蛋，略微凹下的颧骨，带有讽刺意味的黑眉、黑眼和黑头发，他觉得她就像一幅精美的版画——深刻而又美丽。

在乘船回英格兰的途中，他的脑海深处就有一幅被普遍接受的画像——一位脸色红润、皮肤黧黑的英国女孩的画像——她轻轻抚摩马的脖子，俯身拔除绿草带上的杂草或是坐着伸出手烤着篝火。真是一幅温暖、优美的图画。而现在，他不知道他还喜不喜欢布里奇特·康韦。不过他知道深藏在他脑海中的那幅图像在消退、破碎，变得毫无意义，荒谬可笑……

他说："你好！很抱歉这样打扰你，不过吉米说你不会介意的。"

"对，不会，我们感到很高兴。"她突然笑了笑，两边嘴角高高翘起弯成弧形。"吉米和我一向交情不错，要是你想写本关于民俗的书，这个地方最好不过了。不但有各种传说，还有许多风景名胜。"

"太棒了。"卢克说。

他们一起走向房子，卢克又悄悄打量了一下这个庄园。他现在才看出，它已经经过多次华丽的装修和粉饰，原本是一幢俭朴的安妮女王朝代风格的建筑。他记得吉米曾说过，这房子原来是布里奇特家的房产。不过他肯定，那一定是在加上这些粉饰之前。他偷偷地瞥了一眼她身体的曲线和那

双美丽的手，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估计她大约二十八九岁，聪明伶俐，城府很深，叫人捉摸不透。屋内舒适、品位高雅，是一流室内装饰设计师的手笔。布里奇特·康韦带他走进一间有书架和舒适椅子的房间。窗口有张茶几，旁边坐着两个人。她介绍说："戈登，这是卢克，我的远房表哥。"

惠特菲尔德勋爵身材矮小，头已半秃，圆脸上的表情很坦诚，嘴唇突出，眼睛像煮熟了的醋栗。他穿着一套随便的乡村衣服，与他那大腹便便的身材很不相称。他谦恭有礼地对卢克打招呼道："很高兴认识你，非常高兴。听说你刚从东方回来，那地方很有意思，布里奇特告诉我，你在写一本书。有人说，这年头出的书实在太多了，我可不同意，好书总是有人买的。"

布里奇特说："这是我姑姑，安斯特鲁瑟太太。"卢克和那个不善言谈的中年妇女握握手。

卢克不久得知，安斯特鲁瑟太太全身心地扑在园艺上面。她老在考虑某种珍希植物能否在她要种的地方活得好，而从不谈论别的事情。寒暄之后，她就说："你知道，戈登，玫瑰园旁边的那块地是建造假山的理想之地。假山完工后，你就有了一个最绝妙的水浇园，水从假山上流过来。"

惠特菲尔德勋爵伸伸腰靠在椅背上，懒懒地说："你和布里奇特看着办吧，我觉得石生植物是很不起眼的小东西，不过这没关系。"

布里奇特说："戈登，对你来说，石生植物不够气派。"她给卢克倒了些茶。惠特菲尔德勋爵平静地说："你说得对，它

们并非物有所值,那么点花几乎都看不到。我喜欢暖房里怒放的鲜花或是花圃上长得很好的深红色的天竺葵。"

安斯特鲁瑟太太的突出之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干扰,她都能继续谈论她的话题。她说:"我相信这些石生玫瑰在这种气候里会长得很好。"然后又埋头看着花卉目录。

惠特菲尔德勋爵把矮胖的身躯靠在椅背上,一口一口地抿茶,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卢克。"这样说来你是个作家。"他喃喃道。

卢克觉得有点紧张,正想加以解释时,突然明白惠特菲尔德勋爵并非真的想了解什么,只听他自满地说:"我常常想要亲自写一本书。"

"是吗?"卢克说。

"你听着,我能行。"惠特菲尔德勋爵说,"写出来的话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我见多识广。问题是,我没有时间,太忙了。"

"当然,你肯定很忙。"

"你难以想象我肩负着多大的责任,"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我对我的每一份刊物都很关心,我觉得我有责任改造人们的思想。下一个星期,数百万的人就会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去思想和感觉。这可是很严肃的事,这就是责任。老实说,我不在乎责任,也不怕承担责任,对我来说,责任算不了什么。"

惠特菲尔德勋爵挺了挺胸,试图缩回肚子,然后和蔼地看着卢克。布里奇特·康韦轻轻地说:"你真了不起,戈登。再喝点茶吧。"

惠特菲尔德勋爵简单地答道:"我是很了不起。算了,不喝了。"然后又降贵纡尊、亲切地问客人:"这附近有熟人吗?"

卢克摇摇头,但一转念自己越早开始工作越好,就说:"不过我答应别人去看望一个人——我朋友的朋友,他姓亨伯比,是个医生。"

"喔,"惠特菲尔德勋爵费力地坐直身子,"亨伯比医生?真可惜!"

"可惜什么?"

"一星期前死了。"

"喔,老天。"卢克说,"真遗憾。"

"如果你跟他打过交道,我想你一定不会喜欢他。"惠特菲尔德勋爵说,"固执己见,讨厌,又头脑糊涂,是个大蠢蛋。"

"这就是说,"布里奇特插嘴道,"他与戈登的意见相左。"

"是关于水源的问题。"惠特菲尔德勋爵说,"不妨告诉你,我是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对本地的公共福利很关心。我出生在这里,是的,就是在这个小镇上。"

使卢克懊丧的是,话题从亨伯比医生又转到了惠特菲尔德勋爵身上。

"对我的出生我一点都不感到羞耻。"这个所谓的绅士继续说,"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没有你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家父曾开着一个鞋店,不错,一个不起眼的鞋店。我很年轻时在这个鞋店干活,自食其力,菲茨威廉。我决心改变这种

单调乏味的生活。毅力、勤奋和天助使我获得了成功！就是这些才使我有了今天。”

接着，他又向卢克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生涯。最后才以胜利者的口吻说：“我终于如愿以偿，欢迎大家来听听我的成功之道。我对我的早期历史不感到羞惭，一点也不，先生。我现在回到了这个我出生的地方。你知道在我父亲店面的原址上我建了什么来着？我捐建了一座成人业余学校兼青年俱乐部。这是一座第一流的、最先进的建筑，请的是全国最好的建筑师！我只能说他干得马马虎虎——我觉得看起来就像济贫院或监狱一样，可别人都说不错，所以我想肯定错不了。”

“想开点，”布里奇特说，“这幢房子不是按你的意思装修过了吗？”

惠特菲尔德勋爵赞许地格格笑着说：“对呀，他们企图糊弄我，要按房子原来的风格来整修。我说不行，我要住在这个地方，钱不能白花。要是一个建筑师不按我的意思做，我就解雇他，另找一个。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完全理解我的意图的家伙。”

“他帮你把那些胡思乱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布里奇特说。

“她本想这地方保持原来的样子。”惠特菲尔德说着拍拍她的手臂。“亲爱的，光生活在回忆中是没有用的。那些家道殷实的老家伙知道什么？我要的不是普普通通的红砖房，我一直梦想有座城堡式建筑，现在终于有了！”他顿了顿又说，“我知道，我的审美力不是很高，因此我把房屋的内装

修完全委托给一个好公司去做。我觉得他们干得还不错——虽说有的地方色调灰暗了点。”

“喔，”卢克觉得不知说什么好，“能了解你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对方格格笑道：“而且我通常是心想事成。”

“可是供水计划就几乎完全没能如你所愿。”布里奇特提醒他。

“喔，那事！”惠特菲尔德勋爵说，“亨伯比是个笨蛋。那些老头都很固执，不可理喻。”

“亨伯比医生是个很坦率的人，不是吗？”卢克冒昧地说，“所以我想他因此树敌不少。”

“不——不，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么说。”惠特菲尔德勋爵揉揉鼻子，喃喃道。“嗯！布里奇特，你说呢？”

“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很喜欢他，”布里奇特说，“我只有那次脚踝受伤时去看过他，不过我觉得他很和蔼可亲。”

“是的，大体上说来，他还是很受人欢迎的。”惠特菲尔德勋爵承认道，“然而我知道有一两个人总是与他过不去，他们也是顽固不化的人。”

“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吗？”

惠特菲尔德勋爵点头道：“像这种地方，往往有许多世仇和派系。”

“对，我想是的。”卢克说，同时犹豫了一下，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这地方住的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分量，但是他马上得到了回答。“大部分都是些未亡人，”布里奇特说，“牧师的女儿、姊妹或妻

子，还有些医生的女眷。男女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六。”

“不过还是有一些男人？”卢克冒险地问。

“喔，对，有艾博特先生，是个律师，年轻的托马斯医生，亨伯比医生的合伙人，韦克牧师，和——还有谁来着？戈登。对了，埃尔斯沃思先生，是古玩店老板，人特别和蔼可亲，此外还有霍顿少校跟他那些斗牛犬。”

“我记得我朋友还提到过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人，”卢克说，“听说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不过很健谈。”

布里奇特笑道：“这个村子一半的人都话多！”

“她姓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起来了，平克顿。”

惠特菲尔德勋爵格格笑着，嗓音有点嘶哑：“说真的，你太不走运了！她也死啦。几天前在伦敦被车子撞倒，当场就死了。”

“你们这里好像死了不少人嘛。”卢克漫不经心地说。

惠特菲尔德勋爵立刻气恼地说，“根本不是这回事，这是英国最健康的地方之一。意外死亡当然不算，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意外！”

然而布里奇特·康韦却若有所思地说：“事实上，戈登，去年真的死了不少人，老是在举行葬礼。”

“亲爱的，别乱说。”

卢克问：“亨伯比医生的死也是意外吗？”

惠特菲尔德勋爵摇摇头说：“喔，不是，亨伯比医生死于严重的败血症。当医生的常碰到这种事。手指被生锈的钉子或别的东西划破，没有留意，结果被细菌感染，三天后就死了。”

“医生大都这样，”布里奇特说，“所以我想他们要是不小心就很容易感染。真叫人难过，他太太悲痛欲绝。”

“违抗天意是没有用的。”惠特菲尔德勋爵轻松地说。

“难道这真是天意吗？”后来卢克回房换餐服的时候，这样问自己。败血症？也许是，不过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他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布里奇特轻描淡写说的那句话：“去年真的死了不少人。”

第四章　卢克着手调查

次日早晨卢克下楼吃早饭时，已经较仔细地在心中拟好了调查计划，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施。醉心园艺的姑姑不在，而惠特菲尔德勋爵正在享用腰子和咖啡。布里奇特·康韦已经吃完早饭，站在窗口看外面。彼此道过早安之后，卢克坐下开始享受那一大盘丰盛的蛋和熏肉。

他说："我得开始工作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设法让人开口。你知道我的意思，别人不像你和——嗯——布里奇特。"幸好他及时醒悟，没有把'康韦小姐'说出口。"你知道什么都会告诉我，不过遗憾的是你不知道我想了解的事——这就是本地的迷信。你不会相信，在世界上许多偏僻的地方还残存着许多许多迷信。例如德文郡有个村子的神父就不得不移开教堂边一些古老的史前花岗石竖柱，因为当地居民每次举行葬礼都要围绕竖柱行进。那些异教徒古老

的仪式竟然会存留下来,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你是对的。”惠特菲尔德勋爵说,“人们需要的是教育。还记得我在本地捐赠了一座图书馆吧?它以前是庄园主的旧宅第,值不了几个钱,我把它买下来改建成最好的图书馆——”

卢克尽力不使话题涉及惠特菲尔德勋爵的所作所为。他热诚地说:“太棒了,干得好。很显然你已经意识到旧世界蒙昧无知的深厚根源。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我要了解的,譬如旧的习俗、迷信以及关于旧仪式的一些传说。”

接着,他又谈了一大通为此行目的而特地研读过的一本书,最后结论道:“死亡是人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殡葬仪式和习俗往往比任何其它习俗都留传得久远。而且不知为什么,乡下人总是喜欢谈论死亡。”

“因为他们喜欢葬礼。”布里奇特在窗边附和说。

“我想我会从这一点入手,”卢克接着说,“要是我能知道这个教区里最近死了哪些人,查出他们的亲属并与之交谈,毫无疑问我能找出我需要的线索。我该向谁打听死者的姓名呢?牧师吗?”

“韦克先生或许对此会很感兴趣。”布里奇特说,“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也比较喜欢研究古文物,我想他能向你提供不少资料。”

卢克有一会儿很担忧,希望那位牧师不要太能干,对古文物太内行,免得让他露馅。他热诚地大声说:“很好,我想你可能不太清楚过去一年里死了哪些人吧?”

布里奇特喃喃道:“我想想看。当然,有卡特,河边那家

令人讨厌的‘七星酒店’的店主。”

“嗜酒如命的无赖！”惠特菲尔德勋爵说，“社会主义者，爱骂人的混蛋，死得好！”

布里奇特接着说：“还有帮人洗衣服的罗斯太太，小汤米·皮尔斯——可以说，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小男孩。喔，对了，还有那个叫艾米的姑娘——艾米什么来着？”当说到最后这个名字时，她的声音有点异样。

“艾米？”卢克说。

“艾米·吉布斯，以前在这儿当佣人，后来又换到韦恩弗利特小姐家。警方还替她验过尸。”

“为什么？”

“那个傻女孩在黑夜里弄错了药瓶。”惠特菲尔德勋爵说。

“她以为拿的是咳嗽药，而实际上是帽漆。”布里奇特解释道。

卢克扬扬眉惊奇地说：“可以算是悲剧了。”

布里奇特说：“有人认为她是自杀，可能是因为跟她男朋友吵过架。”她说得很慢，几乎有点不情愿。大家一时无话。卢克直觉到某种不可名状的情感使得气氛有点压抑。

他想：艾米·吉布斯？对，平克顿小姐曾提到这个名字。她还提过一个小男孩——叫汤米什么来着——她显然瞧不起他——布里奇特似乎也有同感。对了，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平顿克小姐也提到卡特。

他站起来轻松地说：“谈及这些，使我感到有点不寒而栗，仿佛闯进坟场似的。结婚的习俗也很有趣，不过更不容

易让不相关的人开口。”

“我想过去有这种可能。”布里奇特的嘴唇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希望别人倒霉或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又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卢克装出热心的样子接着说：“在一些古老的村镇常常可以听得到。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那种事？”

惠特菲尔德勋爵慢慢地摇摇头。布里奇特·康韦说：“我们不大可能听到那种事。”

卢克几乎还没等她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接下去：“那当然，我该向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打听。我打算先去牧师那儿，看看能有什么收获。然后说不定再到——你是不是说叫‘七星酒店’？还有那个劣迹斑斑的小男孩呢？他有没有为他的死感到难过的亲属？”

“皮尔斯太太在大街上开着一家烟草和报纸小店。”

“这真是天助我也。”卢克说，“好啦，我要走了。”

布里奇特迅速优雅地从窗边走过来，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一起去。”

“当然不介意。”他尽力热诚地说。不过他不知道她是否有所觉察，他觉得非常意外。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警觉聪慧的人，对付那个上了年纪而且喜欢古文物的牧师就会容易些。“嗨，算了，”他心想，“怎么做得让人相信，全靠我自己。”

布里奇特说：“请等一下好吗，卢克？我去换双鞋就来。”

卢克！她那么不经意地随口叫出他的教名，给他一种奇怪而又温馨的感觉。可是如果她不这么叫他，又该怎样称呼他呢？既然她已经答应吉米把他当作表哥，就不可能叫他菲

茨威廉先生。他忽然不安地想道:"她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她究竟在想什么?"奇怪的是,事先他并没有为这些事担心。吉米的表妹仅仅是一个能够提供便利的抽象名词——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她,只是相信他朋友的话:"布里奇特那里没问题。"他原以为她应该是个金发的娇小秘书,非常精明,能抓住一个富人的心。但是事实上她却有魄力,有头脑,冷静而又聪慧。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对他有何看法。他想:"她可不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我准备好了。"她的动作很轻盈,因此他没有听到她走近的脚步声。她没有戴帽子,也没戴发网。走到门外时,一阵从城堡转角处吹来的强风突然把她的乌黑长发弄得零乱不堪,缠绕在脸上。

她微笑道:"你需要我给你带路。"

"真得感激你了。"他拘礼地答道,同时想知道她是否觉察到了一种突然的、稍纵即逝的冷笑。他回头看看城垛,生气地说:"真令人讨厌!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他这样做?"

布里奇特答道:"英国人一向把房子当作自己的城堡——这种说法对戈登来说,完全正确。他对这幢房子喜欢得要命。"

卢克意识到自己的话并不得体,可是自己又忍不住地说:"这是你的老家,不是吗?你真的'喜欢'它现在这个样子吗?"

她用平静而稍有兴趣的目光看着他,喃喃地说:"我不想破坏你脑子里勾画的动人图景,可是我实际上两岁半就离开了这里,所以你所说的'为了老家的缘故'的动机对我

来说并不适用。我甚至对这个地方一点记忆也没有。”

“你说得对，”卢克说，“恕我一时失言，用词浪漫。”

她笑道：“事实并不那么具有浪漫色彩。”她的声音中突然流露出怨恨和鄙视，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他觉得不好意思，不禁脸红起来，但又突然意识到，她怨恨的对象并不是他，她怨恨和鄙视的是她自己。于是他识趣地保持沉默，可是打心里却对她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五分钟后，他们走过教堂来到与之紧邻的牧师住所。牧师正在书房。艾尔弗雷德·韦克是个矮小佝偻的老人，蓝色的眼睛非常温和，有点心不在焉，但却彬彬有礼。他对两位客人的来访似乎很高兴但又觉得有点意外。

“菲茨威廉先生现在和我们一起住在阿什庄园，”布里奇特说，“他想请教你一些有关他要写的书的事。”

韦克先生把温和、探询的目光转向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卢克急忙解释起来，他很紧张——可以说是紧张得要命，原因有二：首先，这个人显然比任何囫囵吞枣地随便阅读过几本书的人对民俗和迷信仪式以及风俗的知识要渊博得多；其次，布里奇特·康韦就站在一旁听着。使卢克感到宽慰的是，韦克先生特别感兴趣的是古罗马的遗迹。他有礼貌地承认自己对中世纪民俗和巫术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提到有关阿什威奇伍德历史的某些遗迹，主动提出带卢克到传说中女巫午夜集会的山脊去看看。但是他自己无法提供更多这方面的资料，对此他深表遗憾。

卢克心里如释重负，但表面上却显得有点失望，接着便开始询问有关死者临终前的迷信。

韦克先生轻轻摇摇头："这方面我恐怕是最无知的人了。教区里的居民都守口如瓶不让我听到任何异端邪说。"

"对，那当然。"

"不过，尽管如此，我相信这里的确存在着许多迷信，这些乡下人还是很落后。"

卢克大胆地说："我向康韦小姐打听过她记得最近死了哪些人，我想也许可以由此获得一些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单让我挑选出我可能感兴趣的人？"

"好的，好的，这事我可以安排。教堂司事贾尔斯是个好人，可惜耳朵聋了，他可以帮你查查看。我想想看，真的死了不少人，经过一个严冬和变化莫测的春天之后，的确发生过不少意外，好像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

"有时候，"卢克说，"一连串的厄运往往跟某个人的出现有关。"

"对，对，这就像《圣经》中所说的约拿灾星。但是我想本地并没有出现过陌生人——就是说特别引人注目的陌生人，而且我也没有听说人们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说过，也许我不应该听到。对了，最近去世的有亨伯比医生和可怜的拉维尼娅·平克顿。亨伯比医生，好人哪——"

布里奇特插嘴道："菲茨威廉先生认识他的一些朋友。"

"真的？太令人惋惜了。一定有很多人为他的死感到难过。他的朋友很多。"

"不过他一定也有些仇人。"卢克说，"我只是听我朋友这么说。"

韦克先生叹息道："他一向说话太直，可以说很不圆滑

老练。"他摇摇头,"这样肯定会触怒一些人,不过他受到很多穷人的衷心爱戴。"

卢克不经意地说:"你知道,我总觉得生活中常遇到一些特别令人不快的事,如一个人死了,总有某一个人会由此得益——我指的不仅仅是金钱方面。"

牧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讣告上说人人都为死者感到难过和惋惜,实际上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就拿亨伯比医生的死来说,他的合伙人托马斯医生的地位当然会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善。"

"为什么呢?"

"我认为托马斯是个很能干的人,当然亨伯比医生也一直这么说,但是他在这里未能出人头地,我想他是因亨伯比对人的巨大吸引力而被埋没了。比较起来,托马斯就逊色多了,病人对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好印象。我想他对此也很担心,这样一来反而更糟,于是他变得更紧张和沉默寡言。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他们之间巨大的反差。你越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就越具人格的力量。我觉得他已经对自己重新有了信心。他与亨伯比一向不和,他完全赞同使用新的疗法,而亨伯比却宁可用传统疗法。他们为此以及其它事关重大的问题发生过几次冲突,不过关于这些事情,我不该多嘴了。"

布里奇特温柔而清晰地说:"但是我觉得菲茨威廉先生很想听你多聊聊。"

卢克不安地迅速看了她一眼。

韦克先生犹豫地摇摇头,然后又微笑着用不赞成的口吻说:"我觉得人们实在太爱管别人的闲事了。罗斯·亨伯

比是个很漂亮的姑娘,难怪杰弗里・托马斯会对她一见倾心。亨伯比的看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姑娘太年轻,而且一直住在这里,与外界隔绝,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别的男人。”

“他反对?”卢克问。

“完全反对,说他们俩都太年轻了。年轻人当然不爱听这些话,所以两个男人彼此都冷若冰霜。可是我敢说托马斯医生对他合伙人的意外死亡一定很难过。”

“惠特菲尔德勋爵告诉我是败血症。”

“对,只是一点点划伤引起的感染。干医生这一行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菲茨威廉先生。”

“确实这样。”卢克说。

韦克先生忽然说:“我实在扯得太远了。我恐怕变成长舌老头了。我们刚才是在谈论残存的异教徒殡葬习俗以及最近本地有哪些人去世,对吧?有拉维尼娅・平克顿——她最热心帮助教会了。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艾米・吉布斯,或许你可以由此发现一些令你感兴趣的东西,菲茨威廉先生。你知道,有人怀疑她可能是自杀,在这方面有些很怪异可怕的仪式。她有个姑姑,我觉得口碑不太好,也不大喜欢她的侄女,不过很健谈。”

“这倒很有价值。”卢克说。

“还有汤米・皮尔斯——他曾经参加过唱诗班,是个声音非常甜美的最高声部歌手——非常可爱,可是其它方面就不大可爱了。因此我们最后只好请他走人,免得其他孩子被他带坏。可怜的孩子,恐怕大家都不太喜欢他,我们本来

给他在邮局找了份电报投递员的工作,可是他后来被解雇了。他也在艾博特先生的事务所干过一阵子,但不久又被辞退了——听说是弄丢了一些机密文件。当然,后来他在阿什庄园呆过一段时间,在花园里帮忙,是吧,康韦小姐?可是他实在太放肆了,惠特菲尔德勋爵只好解雇他。我真替他母亲难过——她是一个非常正派、勤劳的妇女。韦恩弗利特小姐好心地替他找了个擦窗户的临时工作,惠特菲尔德勋爵起初反对,后来又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其实,如果他当初不同意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那孩子就是由此而死的。他在擦图书馆,你知道,就是那幢旧的大房子的顶层窗户的时候,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傻,竟在窗槛上面跳舞什么的,一不小心失去平衡,要不然就是头晕,掉了下来。真是惨不忍睹!摔下去之后就一直没有苏醒,送到医院几小时后就死了。"

"有没有人看见他掉下去?"卢克饶有兴趣地问。

"没有,他在擦花园那边的窗户,不是图书馆的正面。有人估计,他跌下来大约半小时之后才被人发现。"

"是谁发现的?"

"平克顿小姐,你还记得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前些日子过马路不幸被车撞死的那位女士。真可怜!她感到非常不安。碰到这种事真叫人恶心。她获准到花园里为一些植物剪枝,结果发现那孩子躺在他掉下来的地方。"

"她一定非常不快和震惊。"卢克若有所思地说,同时在心里想:"比你所知道的更要震惊。"

“年轻人夭折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牧师摇摇头说，“汤米的错可能主要在于他无所顾忌。”

“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小恶棍。”布里奇特说，“你知道，韦克先生，他总是折磨小猫、走失的小狗，还抢夺其他小男孩的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韦克先生难过地摇摇头。“不过你知道，亲爱的康韦小姐，有时候残酷的个性与其说是天生的，还不如说是因想象力不成熟而造成的。所以你如果用一个小孩的心态来看待大人，就会发现一个狂人或许一点也不会意识到他自己的狡诈和残忍。我相信，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残忍、淫荡的行为，都是由于某些方面不够成熟造成的。人必须抛开孩子气的东西——”他摇摇头，摊开双手。

布里奇特突然用嘶哑的声音说：“是的，你说得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幼稚的大人，实在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卢克有点好奇地看着她。他相信她是若有所指，虽然惠特菲尔德勋爵在某些方面非常孩子气，但是卢克觉得她不是指他。惠特菲尔德勋爵有点荒唐可笑，但是他并非那么令人可怕。

卢克・菲茨威廉很困惑，想知道布里奇特指的是谁。

第五章　拜访韦恩弗利特小姐

韦克先生又自言自语地轻声说了几个名字。

“让我想想看。可怜的罗斯太太、老贝尔、埃尔金斯家的孩子、哈里·卡特，你知道，他们并不都是我的教民，罗斯太太和卡特就不信国教。还有可怜的老本·斯坦伯里三月寒潮的时候也去世了——他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

“艾米·吉布斯是四月份死的。”布里奇特说。

“是的，可怜的女孩，那是个可悲的错误。”

卢克抬起头，发现布里奇特正注视着他，但她很快便垂下眼帘。他有点不快地想：“一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跟那个叫艾米·吉布斯的女孩有关的事。”

与牧师道别出来之后，他说：“艾米·吉布斯究竟是谁，干什么的？”

布里奇特沉默了一两分钟才回答：“艾米是我所见过的

最无能的女佣。"卢克注意到她的声音有点不自然。

"所以她才被辞掉?"

"那倒不是,是因为她和男朋友出去玩彻夜不归。戈登很古板,很守旧,他认为晚上十一点钟还不回家的话,那就是罪过了。他警告过她,但她置若罔闻!"

卢克问:"她是不是长得很好看?"

"非常漂亮。"

"她就是那个错把帽漆当成咳嗽药水喝下去的女孩?"

"对。"

"这样做实在有点傻。"卢克有点冒昧地说。

"太傻了。"

"她人笨吗?"

"不,相当精明。"

卢克偷偷看了她一眼,觉得迷惑不解。她回答的口气很平静,不带任何感情或兴趣,可是他相信,她的话里一定暗示着什么。

这时,布里奇特停下脚步和一个摘下帽子、热心地和她打招呼的高个子男人说话。布里奇特与对方寒暄过后,介绍卢克道:"这是我的表哥菲茨威廉,现住在阿什庄园。他到这儿来想写一本书。这是艾博特先生。"

卢克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艾博特先生。这就是那位曾经雇佣过汤米·皮尔斯的律师。总的来说,卢克对律师没有什么好感,究其原因,许多政客都当过律师。此外,卢克讨厌他们谨小慎微,从不作出承诺的习惯。然而,艾博特先生一点也不像一般的律师,既不瘦也不沉默寡言。他身材高大,气

色很好，穿着花呢套装，对人非常热情，神情愉快，感情奔放。他眼角已经有些细小的皱纹，眼睛也比乍看之下要显得精明。“在写书，对吗？是小说？”

“民间传说。”布里奇特说。

“你可找对地方了。”律师说，“这里很有意思，无奇不有。”

“别人也这么说，我想是吧。”卢克说，“或许你能帮我一些忙。你一定碰到过离奇古怪的事或者残存的、有趣的习俗吧。”

“喔，我不大清楚，也许——也许有吧。”

“你相信这里闹鬼吗？”卢克问。

“这个我不好说——我真的不好说。”

“没听说过鬼屋？”

“不，没听说过。”

“对了，还有关于小孩的迷信。”卢克说，“据说一个男孩如果死于非命，通常会变成僵尸，可是女孩子却不会，很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艾博特先生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意料之中，因为这根本就是卢克编造的故事。

“好像有一个男孩——叫汤米什么的——曾经在你的事务所做过事，我有理由相信别人一定认为他变成了僵尸。”

艾博特先生红润的脸色显得有点发紫：“汤米·皮尔斯？他简直是个废物，好管闲事的淘气包。”

“鬼魂似乎总是搞些恶作剧。遵纪守法的良民死后很少再打搅这个世界。”

“谁看见他变成僵尸了？怎么说的？”

“这种事很难证实，”卢克说，“谁也不会光明正大地说，恕我直言，这只是谣传。”

“对，对，我想是吧。”

卢克又巧妙地换了话题：“真正能听到人家谈论的人就是当地的医生，他们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可以听到不少消息——各种迷信啦、符咒啦、可能还有春药以及其它等等。”

“你应该去找托马斯，他是个好人，很能跟得上时代，不像可怜的老亨伯比。”

“他有点保守，不是吗？”

“顽固透顶！可以说是死硬派。”

“你们曾经为了用水计划大吵一顿，不是吗？”布里奇特说。

艾博特先生的脸又涨得通红。“亨伯比死命阻挡一切进步的事物，”他尖声地说，“他坚决反对那个计划！说话也很粗鲁，无所顾忌。他说的一些话可以拿去起诉他！”

布里奇特喃喃道：“但是律师绝对不会打官司，对不对？他们知道还有更好的办法。”

艾博特开怀大笑，他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不错，布里奇特小姐！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搞法律的对法律实在太了解了。哈！哈！对了，我该走了。要是觉得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尽管打电话给我。呃……什么先生来着？”

“菲茨威廉。”卢克说，“多谢，一定。”

布里奇特一边走一边说:“我看得出,你用的是投石问路的方法。”

“你是不是觉得,严格说来,我的方法不太坦诚?”卢克说。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卢克有点不安,不知道下一步说什么好。这时布里奇特先开口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艾米·吉布斯的事,我可以带你去见一个人,她可以帮你的忙。”

“谁?”

“一个叫韦恩弗利特的小姐。艾米离开阿什庄园之后,曾经到她那儿做过事。她死的时候还在那儿做事。”

“喔,我明白了。”他感到有点意外,“非常感谢你。”

“她就住在这里。”

他们穿过村中草坪,布里奇特点头指着卢克日前曾经注意过的具有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大房子,说:“那是威奇府第,现在变成图书馆了。”

图书馆旁边那间小屋子和图书馆一比,看上去就像洋娃娃住的房子一样。它的台阶白得耀眼,门环闪闪发光,窗帘是拘谨的白色。

布里奇特推开大门,走上台阶,这时前门开了,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卢克觉得,她完全像典型的乡下老小姐,瘦弱的身躯上,整齐地穿着花呢外套和裙子,另外还穿了一件灰色丝上衣,别着一枚烟晶宝石胸针。那顶精心制作的毡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她优美的头上。她的面容很愉快,夹鼻眼镜后面露出一对非常聪明的眼睛。

"你好，韦恩弗利特小姐。"布里奇特说，"这是菲茨威廉先生。"卢克欠身施礼。"他在写一本有关死亡、乡下风俗和一般可怕习俗的书。"

"噢！"韦恩弗利特说，"真是太有趣了。"她对他满脸堆笑，以示鼓励。

他不禁想起了平克顿小姐。

"我想，"布里奇特说——他又注意到了她用那种平淡得出奇的口气说话——"你也许可以告诉他一些有关艾米的事。"

"喔？"韦恩弗利特小姐说，"艾米的事？对了，是艾米·吉布斯。"他发现她的表情里露出新的东西，似乎想要好好打量他。接着，她似乎下定了决心，回头走近门厅，说："请进来吧，我可以晚一点再出去。"卢克表示歉意，她又说："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上街买点小东西。"

狭小的起居室非常整洁，带有烧过薰衣草的香味。壁炉台上摆放着德累斯顿细瓷男女牧羊人，他们甜甜地傻笑着。墙上还挂着几幅有框的水彩画，两幅绣花样品，三幅刺绣图案。还有一些很显然是侄儿、侄女的照片。家具有一张奇彭代尔式的书桌，一张椴木小餐桌以及一张样子难看的、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非常不舒适的沙发。

韦恩弗利特请客人坐下之后，用抱歉的口气说："我不抽烟，所以家里也没有准备，不过要是你想抽的话，请别客气。"卢克婉言拒绝了，但是布里奇特却迅速点了一支烟。

韦恩弗利特小姐在一张有雕花扶手的椅子上正襟危

坐，打量了客人一会儿，然后似乎满意地垂下眼帘，说："你想知道有关艾米那个可怜女孩的事，对吗？那件事实在非常惨，我难过极了。真是悲剧性的错误。"

"有没有人怀疑她是——自杀？"卢克问。

韦恩弗利特小姐摇摇头："没有，没有，我根本就不相信，艾米绝不是那种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呢？"卢克率直地问，"我想听听你对她的看法。"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喔，当然，她根本不是一个好佣人，可是这年头，能雇到人就真该谢天谢地了。她对工作很马虎，老想溜出去。不过，她确实很年轻，现在的女孩都是这样。她们似乎不知道她们的时间是属于雇主的。"

卢克装作很同情的样子，韦恩弗利特小姐继续说："我不喜欢她这种女孩，无所顾忌。当然啦，既然人已死，我就不愿多说了，虽然人们觉得对死者说三道四是不文明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应成为掩盖事实真相的合理理由。"

卢克点点头，他发现韦恩弗利特小姐与平克顿小姐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具逻辑头脑，思维更敏捷。

"她喜欢别人夸奖她，"韦恩弗利特接着说，"老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埃尔斯沃思先生——那家新开张的古玩店的老板，不过他真是个绅士，有时也试着画些水彩画，他给那个女孩画过一两幅头像素描，我想她就因为这事，想入非非，得意忘形了。她常和她的未婚夫哈维吵架。他在汽车修理厂当技师，非常喜欢她。"韦恩弗利特稍事停顿，又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可怕的夜晚，艾米感到不大舒服，咳嗽得很

厉害——谁叫她要穿那些可笑又便宜的长统丝袜和纸鞋底的鞋子，当然会着凉啦。那天下午她去看过医生。”

卢克急促地问：“是亨伯比医生还是托马斯医生？”

“托马斯医生。他给她开了一瓶咳嗽药带回家，一种对人完全无害的汤剂。她很早就上床睡了，大概早晨一点左右，我突然听到一阵可怕的、像要窒息似的尖叫。我上楼去看她，可是门从里面反锁着。我叫她，但是没有人回答。当时厨师也和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手足无措，又走到大门，幸好里德警士巡逻经过，我们立刻叫住他。他绕到房子的后面，设法爬上外屋的屋顶，她窗户没关，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就进去把门打开了。可怜的女孩，真是太惨了！医生对她也束手无策，几小时后，她在医院死了。”

“是因为——什么——帽漆？”

“对，他们叫做草酸毒，瓶子和咳嗽药水的瓶子差不多大。咳嗽药水放在盥洗盆上，而那瓶帽漆在她床边。她一定是在黑夜中拿错了瓶，然后把它放在床边等不舒服时吃点药，警方验尸时就是这么说的。”

韦恩弗利特小姐停下来，用精明睿智的山羊眼睛看着他，他知道她的眼神里暗示着某些重要的东西。他觉得她隐瞒了一部分情况，但基于某种原因却希望他体会得出。

大家沉默着——相当长而令人难堪的沉默。卢克觉得自己像个忘了台词的演员。最后他只得勉强地说：“你觉得她不是想自杀？”

韦恩弗利特小姐马上说：“当然不是，如果她存心想死的话，也许会去买点别的什么东西来自杀。可是那瓶玩意儿

她已经放了好多年了。而且我说过，无论如何，她不是那种自杀的女孩。”

“那么你——怎么看呢?”卢克率直地问。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我觉得这件事太不幸了。”然后闭上嘴，热切地看着他。

卢克正想努力说些顺耳的话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门上忽然响起一阵抓挠声和哀怨的猫叫声。韦恩弗利特小姐跳起来打开门，一只橘色的大波斯猫走了进来。它停下脚步，用不友好的目光打量着来客，然后纵身跳上韦恩弗利特小姐椅子的扶手。韦恩弗利特小姐用爱怜的声音对它说:“喔，老呸! 我的宝贝老呸，今天一早都到哪儿去了?”

“老呸”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卢克到底在什么地方听人说过一只名叫“老呸”的波斯猫呢? 他说:“多漂亮的猫! 你养了很久了吗?”

韦恩弗利特小姐摇摇头:“没多久，这本来是我的老朋友平克顿小姐养的。她被一辆可怕的汽车撞死了，我当然不能让‘老呸’给陌生人养，不然的话，拉维尼娅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不安的。她简直太宠爱这猫了，的确很好看，不是吗?”

卢克极口夸奖了那只猫一番。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小心别碰着它的耳朵，最近一直在疼。”

卢克小心翼翼地抚摩着猫。布里奇特站起来，说:“我们该走了。”

韦恩弗利特小姐与卢克握握手，说:“或许不久会再见到你。”

卢克愉快地说:“但愿如此，我想一定会的。”他觉得她

显得很困惑，他有点失望。她又看看布里奇特——目光迅速而带着疑问。卢克觉得这两个女人之间有某种默契，而他却被蒙在鼓里。他很生气，但是他决心一定要很快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韦恩弗利特小姐送他们出门，卢克在台阶的顶层站了一会儿，用欣赏的目光观看着村中那块整洁的草坪和鸭池。“这地方一点也没有受到尘世的骚扰，真是奇迹。”他说。

韦恩弗利特兴高采烈地说：“是啊，一点没错！和我小时候记得的一模一样。你知道，我们本来住在‘威奇府第’，可是到了家兄当家的时候，他不喜欢住在那儿——说实话，是开销太大，住不起——于是就只好把它卖了。一位建筑商出价买下来，打算‘开发土地’。我想他是这么说的。幸好惠特菲尔德勋爵出面买下来，挽救了那幢房子。他把它改成图书馆和博物馆，不过一切都保持原来的样子。我在那里当图书管理员，每周去两次——当然没有薪水——实在无法形容那种重回旧家园，而且知道它不会被摧毁的愉快心情。那里的环境真是太好了，菲茨威廉先生，改天你一定要到我们小博物馆去参观参观，有些本地的陈列品非常有意思。”

“我一定尽力而为，韦恩弗利特小姐。”

“惠特菲尔德勋爵对阿什威奇伍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可是令人痛心的是，有些人偏偏不懂得感恩戴德，真是可悲。”

她紧抿着嘴，卢克谨慎地不再发问，又一次向女主人道别。

走到门外之后，布里奇特说：“你是想再搜集一些其他

材料还是我们沿着河散步回家？我们可以欣赏两岸的美景。”

卢克迅速答道：“我们就沿河边绕回去好了。”他不想让她在旁听着他进一步调查。

他们先走过大街，在最后那间挂着一块旧金字招牌“古玩”的屋子前，卢克停下脚步，从窗口打量冷清的屋里。“那边那件上釉的陶盘挺不错的，我姑姑肯定很喜欢，不知道要多少钱？”

“要不要进去瞧瞧？”

“你不介意吗？我很喜欢没事逛逛古玩店，有时候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不大可能，”布里奇特冷淡地说，“我敢说，埃尔斯沃思对他店里东西的价值一清二楚。”

店门开着，厅堂里有些长椅子和柜橱，摆着瓷器和锡镴器皿。两边各有一个摆满货品的陈列室，卢克走进左边那间，拿起那个陶盘。这时，屋子后边那个原先坐在一张安妮王朝风格的胡桃木桌子旁的人走向前来。

“噢，亲爱的康韦小姐，见到你真高兴。”

“你好，埃尔斯沃思先生。”

埃尔斯沃思先生是个讲究穿戴的年轻人，穿着红褐色的套装。他的脸庞长而白，一张女子气的嘴，头发则长而黑，显得有艺术气质，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布里奇特介绍过卢克之后，他的注意力马上转到卢克身上。“这是正宗的英国上釉古陶器，很好看，对不对？我喜欢我的古玩，不想把它们出售。我一直梦想住在乡下，开一个小店，阿什威奇伍德是个

非常好的地方，有那种吸引人的环境——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

“艺术家的脾气。”布里奇特喃喃道。

埃尔斯沃思转身用白皙修长的手对她挥挥，说：“别用那种可怕的字眼，康韦小姐，我可受不了。你是知道的，我不收藏手工编织的花呢服装和打制的锡镴器皿，我是个商人，仅此而已，只是个商人。”

“但是你真的是艺术家，不是吗？”卢克说，“我是说你会画水彩画，对吗？”

“那是谁告诉你的？”埃尔斯沃思先生两手紧握大声问道，“这个地方真是不错，没有一个人能保守秘密！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它完全不像一个无人性的城市，那里的人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流言蜚语、怨恨以及丑闻都显得那么有意思，要是你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它们。”

卢克只满足于回答埃尔斯沃思的提问，而对他后面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注意。他说：“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你曾经给一个女孩画过素描——是叫艾米·吉布斯吧？”

“喔，艾米呀，”埃尔斯沃思先生说，他后退一步，不小心碰倒一个啤酒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稳，说：“是吗？喔，对了，我想我确实画过。”他似乎有点站立不稳。

“她很漂亮。”布里奇特说。

埃尔斯沃思先生又恢复了镇定自若的神色。“喔，你认为她漂亮？可我一直觉得她很平常。如果你对上釉陶器感兴趣，”他接着对卢克说，“我还有一对陶制小鸟，很好看。”

卢克表示对鸟没多大兴趣，又问了问陶盘的价格，埃尔斯沃思说出一个数目。“谢谢你，”卢克说，“不过我实在不想夺人所爱。”

“你知道，每次东西没有卖出去，我就觉得好安慰。”埃尔斯沃思说，“我是不是有点傻？听我说，我愿意降低一几尼，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这东西，这样一来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这是卖东西的地方。”

“不用了，多谢。”卢克说。

埃尔斯沃思先生送他们到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卢克觉得他那双手看着令人非常不快，手上的肉与其说是白的还不如说是略呈绿色。

卢克和布里奇特走远一些之后，卢克说：“埃尔斯沃思真是个难缠的人。”

“我敢说，他还是个思想和行为都古怪的人。”布里奇特说。

“那他究竟为什么到这样的地方来？”

“我知道他会一点巫术，不是撒旦崇拜者渎神的戏拟弥撒，不过反正差不多。”布里奇特说，“再加上这地方的名声，就更像真有那么回事了。”

卢克有点笨拙地说：“我的天，我想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我本应该在这方面跟他谈谈。”

“是吗？”布里奇特说，“他对那些事很在行呢。”

卢克稍带不安地说：“我改天再去拜访他。”

布里奇特没有回答。他们现在已经走出了村子，她拐进一条小路，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河边。他们在那儿遇到一

个身材矮小、留着硬须、金鱼眼的男人。他带着三只斗牛犬，正大声粗鲁地一一叫唤着那三只犬："尼罗，过来，先生！内利，扔掉！扔掉！我叫你扔掉！奥古斯塔斯——奥古斯塔斯，我叫你——"见到布里奇特，他停止喊叫，向她举帽行礼，然后用像要把人吃掉似的好奇目光盯着卢克，最后又继续向那些犬吼叫着离开了。

"是霍顿少校和他的斗牛犬？"卢克问。

"一点不错。"

"今天上午我们几乎见过阿什威奇伍德所有的重要人物了吧？"

"对极了。"

"我觉得太唐突了点，"卢克说，"我想任何陌生人到了英国乡下，都肯定会被人避而远之。"他想起了吉米·洛里默的话，感到有点沮丧。

"霍顿少校从来不掩饰他的好奇心，"布里奇特说，"他的确盯着人看，让人受不了。"

"那种人不管走到哪儿，一看就知道当过少校。"卢克有点刻薄地说。

布里奇特突然说："我们在河边坐一下吧，时间还早得很。"

他们就便坐在一棵伐倒的树干上。布里奇特接着说："是的，霍顿少校军人味十足，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你也许不相信，一年前，他还是世界上最怕老婆的妻管严！"

"什么？你说他？"

"是啊，他娶了一个世界上脾气最坏的女人作妻子，她

很有钱，在公开场合也从来毫不顾忌地表现出来。”

“可怜的家伙——我是说霍顿少校。”

“他对她表现得很好——永远是个军人和绅士。就我自己而言，我倒怀疑他有没有跟她干过架。”

“我想她肯定不受欢迎。”

“大家都不喜欢她。她斥责戈登，对我摆臭架子，总的说来，无论她走哪儿都不受欢迎。”

“我想一定是大慈大悲的上天把她除掉了？”

“对，大约一年前。急性胃炎，把她丈夫和托马斯医生以及两名护士折磨得够呛，不过最后总算死了，斗牛犬马上高兴得不得了。”

“畜生也很聪明。”

两人沉默不语，布里奇特无所事事地拔着长草，卢克也视而不见地朝着河对岸皱眉，此行似梦似真的目的又困扰着他。到底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想象呢？把你见到的陌生人都当成可能的杀人犯来调查，是不是不太妥当？这种观点实在不怎么高明。卢克想：“去他的！可能是我当警察太久的缘故！”

布里奇特冰冷清晰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使他停止了沉思默想，她问：“菲茨威廉先生，你到这里来究竟要干什么？”

第六章 帽 漆

卢克本来正要划火柴点支烟，她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使他的手停住了。他纹丝不动地呆了一两秒钟，火柴烧到他的手指。“真该死！”卢克扔掉火柴，使劲甩甩手说，“对不起，你吓了我一大跳。”说完，他苦笑了一下。

“是吗？”

“是的。”他叹口气说，“我想任何聪明人肯定一眼就能看穿我。你大概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编造的想写一本民间习俗的书的故事吧？”

“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是假的。”

“我来此之前你相信是真的？”

“对。”

“你不相信我的故事，我无所谓，”卢克有点不满地说，“我是说，任何人或许都想写一本书，不过我猜我到这儿来

并冒充你的表哥使你起了疑心?”

布里奇特摇摇头,说:“不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只是猜测你可能手头拮据——我和吉米的许多朋友都这样——我想是他想出了这么一个冒充表兄的鬼主意,这样就不会伤你的自尊心了。”

“不过我到了这里之后,”卢克说,“我的外表一下子使人觉得我非常富有,你的揣测是不是就站不住脚了?”

她撇了撇嘴,淡淡一笑说:“不对,不是那么回事,你根本就不是那种写书的人。”

“你是说我不像有写作头脑的人?你直说好了,我宁可知道真相。”

“你或许会写作,但是写的不会是那种书——古老的迷信,研究过去等等——绝对不是!对你这种人来说,过去的事情算不了什么,或许甚至连将来也无关紧要,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嗯,我明白了。”他做了个鬼脸,又说,“去他的!我到这里之后,你就一直让我感到很紧张!看起来你很聪明,使人受不了。”

“真抱歉!”布里奇特平淡地说,“你过去希望我是什么样子的呢?”

“嗨,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她平静地接着说:“一个傻乎乎的小女孩,只知道抓住机会嫁老板?”卢克发出一个慌乱的声音,她用冷静、感到有趣的目光看着他,说:“我很理解,没关系,我不会生气的。”

卢克厚着脸皮说:“好吧,也许跟这差不多,不过我没有

多想。”

她缓缓地说:“是的,你不会,你要等火烧眉毛了才会着急。”

卢克感到非常沮丧,说:“唉,毫无疑问我的表演很蹩脚,是不是惠特菲尔德勋爵也看穿了我?”

“没有,要是你说你来这里研究水生甲虫的习性并写一部有关它们的专著,你就不必担心他,他很容易上当受骗。”

“问题是,我一点也不会骗人!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是我在这里碍手碍脚,使你受到拘束。”布里奇特说,“我明白了,觉得挺逗的。”

“可能是这样。聪明的女人通常是既无情又残酷。”

布里奇特喃喃道:“人活着就得尽情地享乐!”停了一分钟,她又说:“你为什么来这儿,菲茨威廉先生?”

绕了一大圈话题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卢克早就想到肯定会这样。现在,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抬起头,看着她,她那双敏锐探询的眼睛正在冷静安定地与他对视着。她眼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严肃神色,于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向你说任何谎了。”

“如此更好。”

“可是目前的事实使人有点尴尬。告诉我,你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想法?——我是说你想没想过我来这里的目的?”

她若有所思地缓缓点点头。

卢克又说:“你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告诉我?我想这也许会对我有帮助。”

布里奇特平静地说："我觉得你到这里来一定与那个叫艾米·吉布斯的女孩的死有关。"

"那你说对了！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所以我知道这件事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你觉得我是为这件事来的？"

"你难道不是吗？"

"从某方面来说，是的。"

他皱眉沉默着，布里奇特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也不说话，免得打断他的思绪。

他终于下定决心。

"我到这里来，是想追查一件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事——一件很不可思议，而且也许是很荒唐可笑的假设。艾米·吉布斯也与这件事有关，我想查出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嗯，我也这么想。"

"真该死，可是你为什么也这么想呢？她的死到底有什么可疑之处，竟然会引起你的注意？"

布里奇特说："我一直觉得她的死有点不大对劲，所以就带你去见韦恩弗利特小姐。"

"为什么？"

"因为她与我有同感。"

"喔！"卢克迅速地回想了一下，现在他终于明白那个聪明的老处女行为的内在含意。"她和你一样觉得——艾米的死有点奇怪？"布里奇特点点头，卢克又说："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帽漆的问题。"

“帽漆？你指的是什么？”

“大约二十年前，人们的确用帽漆——这个季节你戴粉红色的帽子，下个季节，只要一瓶帽漆就以把它变成深蓝色，再下一个季节，也许换一种帽漆，又可以变成黑色，可是现在不同了，帽子便宜得很，等到不流行时候，这种俗丽而不值钱的东西扔掉就是了。”

“连艾米·吉布斯那种阶层的女孩子也毫不例外？”

“我比她还更有可能用帽漆呢，节俭早已过时。还有一点，那瓶帽漆是红色的。”

“喔？”

“艾米·吉布斯本身就是红头发。”

“你的意思是，它们不相配？”

布里奇特点点头。

“你长着红头发还会戴鲜红色的帽子，一个男人是不会明白这种事的，不过……”

卢克意味深长地打断她的话：“对，男人不懂这些，一切都符合事实——一切都完全符合事实。”

布里奇特接着说：“吉米在伦敦警察厅有些古怪的朋友，你不会是……”

卢克立刻说：“我不是官方警探，也不是在伦敦贝克街开着事务所的著名私家侦探。我只是吉米告诉你的从东方退休的警察。我之所以插手这件事，是因为我搭火车去伦敦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于是他简要地说出和平克顿小姐的谈话内容，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所以他就到阿什威奇伍德来了。“你看！”他最后说，“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阿什威奇伍德，是为了找一个人——一个秘密杀手——他很可能是个大家都认识而且尊敬的人。要是平克顿小姐说的没有错的话，还有你和那位——呃，姓什么的小姐也没有错，那么就是这个人杀了艾米·吉布斯。”

布里奇特说：“我明白了。”

“我想，也有可能是从外面下手的吧？”

“对，我也这么想，”布里奇特缓缓地说，“里德警士就是从旁边的小屋爬上她窗台的。窗子开着，爬上去是要费点功夫，但是任何手脚比较灵活的男人想爬上去都不难。”

“爬上去之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

“把咳嗽药水换成帽漆。”

“希望她半夜醒来的时候喝下去，大家就会说她拿错了或者是自杀。”

“对。”

“验尸时警方不怀疑是有人谋杀吗？”

“没有。”

“我想又是因为男人的缘故吧。没有人想到帽漆有问题？”

“没有。”

“但是你却想到了？”

“对。”

“韦恩弗利特小姐也想到了？你们有没有一起讨论过？”

布里奇特微微一笑，说：“没有，至少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讨论过。我是说，我们都没有说出口。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小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她最初只是有点担心。后

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你知道，她很聪明，上过或想上格顿公学，年轻时思想比较新潮。她不像这里大部分人那么迷迷糊糊。”

“我想平克顿小姐就相当糊涂，”卢克说，“所以我刚开始一点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

“我一直觉得她非常精明，”布里奇特说，“那些爱说长道短的老小姐们，从某一方面来说大多都很精明。你说她还提到过别的什么人？”

卢克点点头：“对，一个小男孩——汤米·皮尔斯，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起来了。此外我非常肯定，她还提到过卡特。”

“卡特、汤米·皮尔斯、艾米·吉布斯、亨伯比医生，”布里奇特若有所思地说，“正如你所说的，这件事简直有点太不可思议了，令人难以置信。究竟谁想要除掉这些人呢？他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卢克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干掉艾米·吉布斯？”

布里奇特摇摇头，说：“想不出来。”

“卡特呢？顺便问一下，他是怎么死的？”

“掉进河里淹死的。那天晚上雾很大，他喝得醉醺醺地往家走，河上那座小桥只有一边有栏杆，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酒醉失足淹死的。”

“可是别人也可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推下河？”

“不错。”

“汤米·皮尔斯擦窗户的时候，也可能是有人随手一

推，把他推下楼去。”

“也没错。”

“简而言之，有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除掉三个人而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平克顿小姐就起了疑心。”布里奇特说。

“她的确这样，上帝保佑她。她老是喜欢夸张或者想入非非。”

“她常常告诉我，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

“我想你只是宽容地一笑置之。”

“是不屑一顾！”

“任何人要是一大早就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他会不费举手之劳赢得这场比赛。”

布里奇特点点头。

卢克说：“我想就算我问你心里有没有可疑的人也没有用吧？阿什威奇伍德没有人让你感到毛骨悚然，也没有人长着奇怪的白眼珠，或者笑声怪异可怖的吧？”

“我觉得，在阿什威奇伍德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正派，非常普通。”

“我猜你会这么说的。”卢克说。

布里奇特说：“你觉得这人一定是疯了？”

“嗯，我想是的。那人确实很疯狂，但是也很狡猾。你绝不会想到他或许是有地位的人，银行经理什么的。”

“是琼斯先生？我当然想象不出他会杀那么多人。”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查的人。”

“谁都有可能，”布里奇特说，“肉店老板、面包师、杂货

商、农场工人、修路人或者送奶人。"

"你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觉得怀疑的范围要窄得多。"

"为什么?"

"平克顿小姐曾经提到过,这个人打量下一个要加害的目标时,眼睛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从她说话的口气,我觉得——听我说,这只是我的感觉,她所说的那个人的地位至少和她不相上下,当然我也可能猜错了。"

"也许你一点也没有错,有时候我们对别人言谈的弦外之音和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这种感觉通常都不会错。"

"你知道,"卢克说,"跟你说了这一切之后,我真是心里踏实多了。"

"我相信这样一来或许你的阻力就少了些,而且我也许可以帮帮你。"

"有你的帮助真是千金难求。你真的想查它个水落石出?"

"当然。"

卢克突然有点尴尬地说:"惠特菲尔德勋爵怎么办?你看要不要——"

"当然,我们不必告诉戈登。"布里奇特说。

"你是说他不会相信?"

"不,他会相信,戈登什么事都会相信!要是我们告诉他,他也许会紧张得要命,坚持找几个年轻、精明强干的人来保护他,搅得四邻不安。他很喜欢这样!"

"那就只好算了。"卢克表示同意。

“不过我们就不能让他得到他单纯的乐趣了。”

卢克看看她，好像要说什么，最后又改变了主意，只看看手表。

“对了，”布里奇特说，“我们该回去了。”

她站起身，气氛突然变得有点紧张，仿佛卢克没说出的话萦绕在空中，使人不安。

两人一起默默地走回家。

第七章　作案的嫌疑人

卢克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吃午饭时，安斯特鲁瑟太太问起他在马扬海峡时他的花园里种些什么花，又告诉他那种地方适合种什么花。惠特菲尔德勋爵还发表了一通有关“向年轻人表白”的谈话。谢天谢地，现在他总算可以独自一人呆一会儿了。

他拿出一张纸，写下一连串名字：

托马斯医生

艾博特先生

霍顿少校

埃尔斯沃思先生

韦克先生

艾米的男朋友

肉店老板、面包师，蜡烛师傅等等。

然后又拿出一张纸，先写上“被害者”这个标题，再在它的下面写道：

艾米·吉布斯　被毒死

汤米·皮尔斯　被人从窗口推下去

哈里·卡特　被人从小桥上推进河里(是醉酒？下毒？)

亨伯比医生　血液中毒

平克顿小姐　被车撞死

又加上：

罗斯太太

老本

顿一顿，又写上：

霍顿太太

他看着这两张名单，边抽烟边沉思了一会儿，再次拿起铅笔写道：

托马斯医生和对他不利的证据：

亨伯比医生之死显然有很明确的动机，与后者之死情况非常吻合——也就是说，用科学方法以细菌毒死。艾米·吉布斯死亡当天下午也去看过他，他们之间可能发生过什么事？敲诈？

汤米·皮尔斯呢？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联系。是不是汤米知道他和艾米·吉布斯之间的秘密？

哈里·卡特呢？没有什么线索。

平克顿小姐到伦敦去的那天，托马斯医生是否不在阿什威奇伍德？”

卢克叹了口气，又拟了一个新标题：

艾博特先生和可能对他不利的证据：

（卢克觉得，当律师的显然非常可疑。这也许是他对律师的成见。）他的为人华而不实，和蔼可亲，这样的人是侦探小说中最有可能的嫌疑犯。问题是，这不是小说，而是真实生活。

谋杀亨伯比医生的动机：

他们之间存有明显的敌意，亨伯比医生蔑视艾博特先生。对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这已经足以构成杀机。平克顿小姐一定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敌意。

汤米·皮尔斯？他曾经偷看过艾博特先生的文件，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他不该知道的事？

哈里·卡特？没有明显的线索。

艾米·吉布斯？也没有什么线索。但使用帽漆倒很合乎艾博特的心态——守旧的头脑。

平克顿小姐遇害的那天，艾博特是否不在村子里？

霍顿少校和可能对他不利的证据：

不知道他和艾米·吉布斯、汤米·皮尔斯、哈里·卡特有什么关系。

霍顿太太呢？据说她是被砒霜毒死的，果真如此，其他人的死可能也跟这事有关——是敲诈？注意：托马斯医生是她的主治医生，所以托马斯又有了嫌疑。

埃尔斯沃思先生和可能对他不利的证据：

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人，懂点巫术，可能是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犯。跟艾米·吉布斯有关系。和汤米·皮尔斯以及

哈里·卡特有关系吗？现在还不知道。亨伯比医生呢？也许看出埃尔斯沃思精神不正常。

平克顿小姐呢?平克顿小姐遇害的那天,埃尔斯沃思是否不在阿什威奇伍德?

韦克先生和可能对他不利的证据：

似乎很不可能。也许是宗教狂热使然？觉得杀人是上帝的旨意？小说里也有过那样道貌岸然的老牧师——可是这不是小说,而是现实人生。

注意：卡特、汤米、艾米都是绝对不讨人喜欢的人,也许是上帝下令要把他们除掉？

琼斯先生,有关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艾米的男朋友：

也许有充足的理由除掉艾米,可是大体而言,不像是杀了这么多人的凶手。

其他人：

想都不用想。

他又看了一遍这张名单,然后摇摇头,缓缓轻声道："太荒唐了！欧几里得在世就好了。"

他把名单撕碎烧掉,自言自语地说："这件工作确实不简单。"

第八章 托马斯医生

托马斯医生仰靠在椅子上，用修长灵巧的手指摸摸他那浓密的金色头发。他年纪很轻，外表给人一种假相。虽然他已三十开外了，乍一看还以为他才二十出头。他那一头蓬乱的金色头发、略表惊讶的表情以及白里透红的肤色使他看起来很像一个男学生。外表看来虽然很不成熟，但是他对卢克患风湿的膝部的诊断，几乎和一周前哈利大街那位著名专家的诊断完全一样。

“谢谢你了，”卢克说，“既然你觉得电疗有效，我就放心多了，我还不想这种年纪就变成瘸子。”

托马斯医生孩子气地一笑，说：“我想这种疗法不会有什么危险，菲茨威廉先生。”

“嗯，你让我放心多了，”卢克说，“我本来想去找一位专家看看，可是我现在相信用不着了。”

托马斯医生又微笑道："要是你觉得那样比较放心，不妨去看看，毕竟，听听专家的意见是不会有错的。"

"不用，不用，我完全信任你。"

"坦率地说，这病一点也不复杂。你要是听我的，我相信，你的病肯定能根治。"

"医生，你算是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过去担心会得关节炎，脚上缠满带子，动弹不得。"

托马斯医生摇摇头，稍稍宽容地笑了笑。

卢克迅速接着说："人在这些方面往往很容易害怕，我想你一定了解这一点吧？我 常常觉得，医生应该会觉得自己是个'巫医'——对绝大多数病人来说，他就像魔术师一样。"

"信任往往占了很重的分量。"

"我知道，'医生是这么说的'好像已经被人们奉若神明。"

托马斯医生耸耸肩，幽默地喃喃道："要是病人都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又说："你在写一本关于法术的书，不是吗，菲茨威廉先生？"

"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卢克有点故作惊奇地叫道。

托马斯医生似乎觉得挺有趣："哦，亲爱的先生，在这种地方，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聊的话题。"

"也许会被人过分夸大，改天你说不定又听说我在召唤鬼魂，并且和恩多的女巫斗法呢。"

"奇怪，你竟然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有人谣传说你已经召唤过汤米·皮尔斯的鬼魂了。”

“皮尔斯？皮尔斯？就是那个从窗口掉下去的小男孩？”

“是的。”

“这——从何说起呢？——对了，我跟那位律师说过几句——他叫什么——是艾博特吧？”

“对，故事就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

“难道说我已经使一个精明强干的律师相信世界上有鬼魂存在了？”

“这么说，你自己相信有鬼魂了？”

“医生，听你的口气，你好像不相信。不，不能说我真的‘相信有鬼魂’，不过我确实知道一些奇怪的现象，有些人突然死亡或者暴死。可是我更感兴趣的还是跟暴死有关的各种迷信——例如被谋杀的人不会在坟墓里安息，还有人相信，凶手如果去摸被害的死者，死者的血就会流个不停。不知道这些传说是怎么来的？”

“很奇怪。”托马斯医生说，“不过我相信现在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些了。”

“当然比你想象的更多，不过我想这里也没有什么人被谋杀，所以很难判断。”

卢克一边说一边微笑着，眼睛仿佛很随便地看着对方的脸，但是托马斯医生似乎仍然很镇定，也对他微笑着。

“是的，我想我们这儿已经——喔，很多很多年——没有凶杀案子。起码我这辈子没有过。”

“是啊，这地方非常安宁平静，不可能有什么暴行，除非

——有人把那个叫汤米什么的小男孩从窗口推下去。”卢克笑着说。

托马斯医生又带着他那充满孩子气的欢乐自然地微笑说：“很多人都恨不得拧断那孩子的脖子，不过我想还不至于真的有人想把他从窗口推下去。”

“他好像很顽皮，令人讨厌，也许有人觉得除掉他是义不容辞，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可惜这种理论只能偶尔引用一下。”

“我一向觉得，连续除掉几个人会对社会有益，”卢克说，“例如，应该用下毒的白兰地把全俱乐部讨厌的人干掉。还有那些口若悬河把她们最要好的朋友贬得一无是处的妇女。背后诽谤别人的老处女和阻挡进步的顽固不化的死硬派等。如果这些人毫无痛苦地被除掉，社会生活将会极大地改观！”

托马斯医生笑得咧开了嘴，说：“实际上，你是提倡大规模的犯罪了？”

“我是说明智而审慎地干掉几个，”卢克说，“难道你不认为这会对社会有益吗？”

“喔，毫无疑问。”

“哈，不过你在开玩笑，而我是认真的。我不像一般的英国人那么尊重人命，我的看法是，任何阻挡进步的人都应该除掉。”

托马斯医生用手梳理他那头金色的头发，说：“不错，可是谁又有资格做裁判来决定一个人该死不该死呢？”

“当然，问题就在这里。”卢克承认道。

“天主教徒认为激进派煽动分子不该活。而激进派煽动分子也会把牧师当作迷信的传播者判处死刑；医生会把不健康的人除掉，和平主义者会给士兵定罪，等等。”

“做裁判的人必须是学科学的，”卢克说，“这个人必须心胸正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例如医生之类的，说到这一点，我倒觉得你本人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裁判。”

“判决哪些人不该活下去？”

“是的。”

托马斯摇摇头，说：“我的工作是使不适合生存的人变得适合生存。我承认，在大部分情形下，这是件苦差事。”

“可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卢克说，“我们不妨就拿已故的哈里·卡特来说……”

托马斯医生尖声道：“卡特？你是说‘七星酒店’的老板？”

“对，就是他。我不认识他，可是我表妹康韦小姐说起过他，他好像是个十足的大恶棍。”

“嗯，”对方说，“不错，他嗜酒如命，虐待老婆，威吓女儿，爱跟人吵架，又爱乱骂人，跟这里大多数人吵过架。”

“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他这个人会变得更好？”

“我想人们可能会这么说。”

“事实上，要是有人从背后把他推进河里而不是他自愿投河自尽以谢罪，那个人可以说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才下手的了？”

托马斯医生淡淡地说：“你所倡导的这些手段是不是你已经在——是马扬海峡吧？——用过呢？”

卢克笑道:“喔,不,这只是一种理论,没有实践过。”

“嗯,我也觉得你不像天生的杀人凶手。”

卢克问:“为什么不像?我够坦率的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的确太坦率了。”

“你是说,要是我真的是那种目无法纪随便杀人的人,就不会表明自己的看法?”

“是这个意思。”

“对我来说,这倒也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有点太偏激了。”

“即使这样,你的自我保护意识会使你变得积极主动。”

“事实上,追查凶手时,要特别注意那种温文尔雅,连蚂蚁都不愿意踩死的人。”

“这或许有点夸大其辞,”托马斯医生说,“但不无道理。”

卢克突然说:“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你认为像杀人凶手的人?”

托马斯医生尖声道:“真奇怪!没想到你会问这种问题!”

“是吗?毕竟医生一定见过许多古怪的人物,比如说,他一定会比别人更能及早发现杀人狂的早期症状。”

托马斯有点生气地说:“这完全是外行人对杀人狂的看法,以为他一定会拿着刀到处乱跑,嘴边不时吐着白沫。告诉你吧,杀人狂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看出的病症。从外表上看来,他也许和平常人完全一样,也许是个很容易受惊的人,

也许他会告诉你他有些敌人。仅此而已，他性情平和，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真的。有的杀人疯子，常常认为自己是为了自卫才杀人。不过当然啦，有许多杀人凶手就像你我一样普通，精神正常。”

“医生，你这话可使我大吃一惊！想想看，你也许会发觉我曾经一声不响、干净利落地杀过五六个人呢。”

托马斯医生微笑道：“我觉得很不可能，菲茨威廉先生。”

“是吗？彼此彼此，我也不相信你杀过五六个人。”

托马斯医生愉快地说：“你没有把我临床上失败的例子算在内。”

两人都笑了起来，卢克起身道别并用抱歉的口气说：“对不起，打扰了你这么久。”

“喔，我不忙，阿什威奇伍德是个很健康的地方，能与外地来的客人聊聊真高兴。”

“不知道……”卢克欲言又止。

“什么事？”

“康韦小姐要我来找你看病时，曾经告诉过我，你实在非常……喔，医术实在很高明，我想，你呆在这种小地方，难道不觉得太埋没自己了？”

“喔，从普通医生做起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能获得很宝贵的经验。”

“但是你不可能愿意一辈子呆在乡下不求发展吧？听说

你的已故合伙人亨伯比医生就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很满足地在这里行医。我想他在这里一定住了许多年了吧？”

“事实上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听说他很正派，只是太守旧了点。”

托马斯医生说：“有时候他很难相处，对新的疗法不信任，不过对旧式的内科医生来说，他倒是堪称楷模。”

“听说他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卢克用诙谐的口气说。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托马斯医生白皙的面孔涨得通红，并且说：“嗯——喔——是吧！”

卢克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很希望能把他从自己的嫌疑犯名单上除掉。一会儿，后者恢复了正常，突然说：“刚才谈到犯罪，既然你对这方面感兴趣，我可以借给你一本非常不错的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克罗兹哈默写的《自卑与犯罪》。”

“谢谢你。”卢克说。

托马斯医生伸手从书架上找出那本书，说：“就是这一本，其中有些很惊人的理论。当然它们仅仅是理论，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例如：‘法兰克福屠夫’门兹海尔德的早年生活，有关喜欢杀人的小保姆安娜·赫尔姆的章节等，都特别有意思。”

“好像她杀了十几个托她照顾的小孩之后，有关当局才偶然发现事实真相。”卢克说。

托马斯医生点点头说：“对，她的性格很讨人喜欢——她非常爱孩子，每个孩子死的时候，表面上她真的悲痛欲

绝。这种心理真叫人惊讶。"

"这些人居然能逍遥法外,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他已走到门口台阶上了,托马斯医生送他出门,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你知道,容易得很。"

"什么东西容易得很?"

"逍遥法外啊。"他又露出孩子气的迷人微笑。"只要小心点就行了,一定得小心。不过聪明人肯定会特别小心,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就够了。"他又笑笑,然后走进屋里。

卢克站在那里看着台阶发呆。医生的微笑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在他们的谈话中,卢克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完全成熟懂事的大人,而托马斯医生则像个年轻天真无邪的少年。但是此刻,他却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感觉,医生的微笑就像一个大人被聪明淘气的孩子逗乐的微笑。

第九章　皮尔斯如是说

卢克在大街上那家小店买了一听香烟和一份当天出版的《欢乐周刊》。这份富有进取心的小报是惠特菲尔德勋爵的主要财源。谈到足球比赛，卢克呻吟着说他刚刚失去了赚进一百二十英镑的机会。皮尔斯太太立刻深表同情，并且说她丈夫也碰到过类似倒霉的事。就这样，双方建立了友谊，卢克毫不费力地把话题越扯越远。

“皮尔斯先生对足球很感兴趣，”皮尔斯太太说，“每次一打开报纸，一定先看足球新闻。我刚才说过，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可是话又说回来，总不可能每个人都赢啊，而且我说呀，人是不能跟运气作对的。”

卢克表示完全同意她的看法，然后又巧妙地谈到祸不单行。

“是啊，的确这样，先生，我早就知道了，”皮尔斯太太叹

口气，“一个女人有丈夫和八个孩子——六个活着，两个死了——可以这么说，她就更知道什么是麻烦事了。”

“我想是吧，喔，那当然。”卢克说，“你说你有两个孩子死了？”

“有一个死了还不到一个月。”皮尔斯太太苦涩地向他说道。

“喔，天哪，太可怜了。”

“不仅仅是可怜，简直是晴天霹雳——对，就是晴天霹雳。我感到头晕目眩，全身发抖，他们婉转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全身都一直发抖。从来没想到汤米会发生这种事！你也许会说，像他那样到处给你惹祸的男孩，根本不会想到他可能会离开你。还有我的小埃玛·简，多可爱，多甜蜜，人家都说：‘你不可能将她抚育成人，她太好了，养不大的。’结果不幸言中，先生。上帝真的把她带走了。”

卢克同意她的说法，又设法把话题从可爱的埃玛·简转回到不怎么可爱的汤米身上：“你的儿子刚死不久？是意外？”

“是意外，先生。擦图书馆楼上窗户的时候，一定是一脚没踩稳，失去平衡，从最高的窗台上掉了下去。”

皮尔斯太太花了点时间，详细地谈了那件事故的经过。

“不是有人说看到他在窗台上跳舞吗？”卢克漫不经心地说。

皮尔斯太太说，男孩子毕竟是男孩，不过那显然给了少校一个好借口，反正他一向就爱小题大作。

“霍顿少校？”

“是的，先生，就是养了几只斗牛犬的那位绅士。意外事件发生后，他偶然提到曾经看见汤米做事冒冒失失。所以要是突然受惊，很容易就从窗口掉下去，这是必然的。先生，汤米的毛病就是精力太旺盛。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把我折腾得够呛，可是他只是精力过剩——没别的，就像其他小男孩一样，他对别人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害处。”

“是的，是的，我相信没有，可是你知道，皮尔斯太太，有些人——尤其是严肃的中年人——有时也忘了他们自己曾经年轻过。”

皮尔斯太太叹口气，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先生，我只希望有些绅士大人能牢牢记住，我那儿子只是精力旺盛了点，而他们是怎样苛刻地对待他的！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我不愿意提。”

“他曾经对雇主搞过一些恶作剧，对吗？”卢克纵容地笑着问。

皮尔斯太太立刻说：“他只是开开玩笑，没别的意思，先生。汤米一向善于模仿别人，常常让我们捧腹大笑，有时候他会学着古玩店的埃尔斯沃思扭扭捏捏地走路，或者教区俗人委员，有一次他还模仿庄园的勋爵，逗得两个花匠哈哈大笑，突然勋爵走出来，立刻就把他解雇了。这当然是咎由自取，勋爵后来也没记恨，还另外帮他找了份工作。”

“可是别人就没有这么宽宏大量了，对不对？”卢克问。

“是啊，先生。我也不用指名道姓了。你一定不会把这事与艾博特先生联系起来吧？他一直对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老爱和人开玩笑什么的。”

“汤米也在他那里惹了麻烦？”

皮尔斯太太说：“我相信我那孩子没有做错什么事，也没有一点恶意，按我说，文件要是真的那么秘密，不想给别人看的话，就不应该放在桌上。”

“是啊，”卢克说，“律师办公室里的机密文件应该锁在保险柜里才对。”

“说得对，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皮尔斯先生也跟我的想法一样。而且汤米其实也没有看到多少。”

“是什么文件？别人的遗嘱？”卢克问。他估计，如果直接问文件内容也许会使皮尔斯太太迟疑不决，但是没想到这一单刀直入的问题马上得到了对方的反应。

“喔，不是，先生，不是那种东西，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封私人信件，——是一位女士写的——可是汤米连写信人的名字都没有看清楚。我说啊，简直就是小题大作。”

“艾博特先生这人肯定很容易生气。”卢克说。

“看起来好像是的，先生。我说过，跟这样一位绅士说话实在很愉快，他老爱跟人家开玩笑或亲切地打招呼。但是我也听说他这个人很难对付。他与亨伯比医生弄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据说是可怜的医生死以前没多久的事。这对艾博特先生来说可不大愉快，因为谁也不愿意看到吵过架之后，人就死了，不然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

卢克郑重其事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太对了——太对了。”又说：“这可能是巧合。他跟亨伯比医生吵过架，医生就死了；对你的汤米不好，结果这孩子也死了。我想经历过这

两件事，艾搏特先生以后一定不会乱开口了。”

“七星酒店的老板哈里·卡特也一样。”皮尔斯太太说，“卡特掉进河里淹死的前一星期，他们刚刚大吵过一顿，不过那当然不能怪艾博特先生，都是卡特自己招惹人。他喝得酩酊大醉地到艾博特先生家去，大声用不堪入耳的话骂个不停。可怜的卡特太太，不知道受了多少气，可以肯定，卡特的死对她来说是一个解脱。”

“他留下一个女儿，对吧？”

“喔，”皮尔斯太太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说人家的闲话。”这句话有点出乎卢克的意料，可是觉得这话后面还大有文章，于是卢克竖起耳朵，静静等着。“我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闲话而已。露西·卡特算得上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要不是他们之间地位悬殊我想也不会惹人注意。可是既然有人说闲话了，你就没办法否认，尤其是后来卡特又到律师家大吼大叫骂人家。”

卢克猜出她话中的意思，说：“看起来艾博特先生好像懂得欣赏漂亮的女人。”

“绅士们通常都会，”皮尔斯太太说，“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便交谈一两句，可是上流人士就是上流人士，免不了会引人注意，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宁静的小地方，毫不意外。”

“这地方很可爱，”卢克说，“一点都没有受到世俗的破坏和骚扰。”

“艺术家们总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有点赶不上时代了，比如说，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高楼大厦。

可是人家阿什维尔那边就有好多漂亮的新房子，有的还有绿色的屋顶和彩色的玻璃窗。”

卢克有点不寒而栗地说：“你们这里也有一幢大的新房子。”

“大家都说那幢楼盖得很不错。”皮尔斯太太淡淡地说，“当然，勋爵对本地的贡献太大了。我们都知道。他完全是一片好心。”

“可是你们觉得他的努力不见得非常成功？”卢克感兴趣地问。

“喔，当然啦，先生，他并不是真的贵族出身——不像韦恩弗利特小姐或者康韦小姐。你知道，勋爵的父亲从前就在这儿不远开鞋店。我母亲还清楚地记得戈登·拉格在鞋店里干活的情形。当然啦，他现在当了勋爵，成了富翁，情形当然不同了。对不对先生？”

“那当然。”卢克说。

“请原谅我提到这件事，先生。”皮尔斯太太说，“当然啦，我知道你现在住在庄园，正在写一本书，可是你是布里奇特小姐的表兄，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很高兴她又回庄园当女主人了。”

“是啊，”卢克说，“我相信你们一定很高兴。”说完，突然他很快付了香烟和报纸钱，同时在心里想：“个人因素，我必须排除个人因素的干扰。去他的，我是到这里来追查凶犯的，那个黑头发的女巫婆嫁不嫁谁，又有何相干？她跟这件事根本毫无关系。”

他沿着大街慢慢向前走，好不容易才把布里奇特从脑

海里赶走。他自言自语地说:“好了,现在该想想艾博特和对他不利的证据了。我已经发现他和三个死者有牵连。他跟亨伯比医生吵过架,跟卡特吵过架,还跟汤米·皮尔斯吵过,结果这三个人都死了。那个女孩艾米·吉布斯呢?那个捣蛋的男孩看到什么私人信件?他知道信是谁写的吗?或者他不知道?也许知道,不过没有告诉他母亲。假设他知道,假设艾博特觉得必须叫他闭上嘴?有可能。也只能这么说了。有可能!可是还不够让人满意。”

卢克加快了脚步,突然有点恼怒地环顾四周,想道:“这个该死的村子——真让我受不了,看起来那么明媚、恬静、无邪,可是竟然发生了一连串疯狂的杀人案。或者说,疯的是我,疯的是拉维尼娅·平克顿?这些事说不定也许完全是巧合——对,包括亨伯比医生和其他人的死都只是巧合。”他回头对大街极目远望,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向他袭来。他告诉自己:“世界上不会真的发生这些事。”又抬头看看阿什山脊长而弯曲的弧线,那种不真实感又立刻消失了。阿什山脊是真实的,它知道这里发生过哪些奇怪的事——巫术、残忍的行为、被人遗忘的嗜血成性和邪恶的仪式。

他再度举步前行。山脊那边走过来两个人,他轻而易举地认出是布里奇特和埃尔斯沃思。年轻人用他那奇怪而不讨人喜欢的手势在比划着,头正俯向布里奇特的头,他们看来就像从梦境中走出来的两个人,就连他们从一处草皮跨到另一块草皮,也像猫似的悄无声息。他看见她那头被风吹到脑后的黑色长发。她那种奇怪的魔力又紧紧地攫住了他,

他对自己说:“中了邪了,我真是中了邪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全身仿佛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他后悔地自语道:“谁才能解开符咒呢?谁也无能为力。”

第十章　罗斯·亨伯比

就在这时，背后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使他立刻转过身来。是个女孩站在他的面前，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棕色的鬈发盘绕在耳际，深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怯畏惧的神情。她有点尴尬地红着脸说："你是菲茨威廉先生，对吗？"

"是的，我——"

"我是罗斯·亨伯比，布里奇特告诉我——你认识我父亲的一些朋友。"

卢克不好意思地微红着脸，有点笨拙地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呃——是——是他年轻时候结识的，那时他还没结婚。"

"噢，我明白了。"罗斯·亨伯比似乎有点沮丧，不过她又说："听说你正在写一本书，是吗？"

"是的，我是说我正在搜集资料，是关于乡下迷信之类

的书。”

“我懂了，听起来特别有意思。”

“书写出来也许会非常单调乏味。”卢克肯定地对她说。

“喔，不，我相信肯定不会。”

卢克对她微微一笑，心里想：“咱们的托马斯医生可真是艳福不浅。”

“有些人就有本事把最有趣的题材变得非常枯燥，叫人受不了，我想我就是那种人。”卢克说。

“喔，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越来越觉得有这种可能。”

罗斯·亨伯比说：“你也许会把枯燥乏味的题材变得有声有色，非常有趣。”

“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卢克说，“谢谢你这么说。”

罗斯·亨伯比先是莞尔一笑，然后说：“你真的相信——相信迷信这类东西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写有关迷信的书的人不一定就相信迷信，你知道，人也可能对不相信的事产生兴趣。”

“是的，我也这么想。”女孩用不十分肯定的声音说。

“你迷信吗？”

“喔——不，我想我不算迷信，不过我相信事情往往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接二连三？”

“对，比如说会噩运滚滚或者好运连连。我是说，我觉得威奇伍德最近好像就一直受到不幸的诅咒。父亲死了，平克顿小姐被车撞死，还有那个小男孩从窗上掉下去，我——我

开始觉得有点憎恨这个地方——好像我应该离开似的。”

她的呼吸变得有点急促，卢克若有所思地望着她，问：“你觉得这样？”

“喔，我知道我的想法太傻，也许是因为可怜的爹爹死得太意外——太突然了。”她颤抖了一下。“接下来便是平克顿小姐，她说——”女孩停住了。

“她说什么了？她是位讨人喜欢的老小姐，我想——很像我一位姑姑。”

“哦，你认识她？”罗斯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我很喜欢她，她对爹爹也很关心，不过我有时候不禁要想她是不是苏格兰所谓的‘先知’。”

“为什么？”

“因为——实在非常奇怪——她好像很担心爹爹会出事，甚至可以说警告过我。后来，就是她进城去的前一天，她的行为很古怪——兴奋得不得了。老实说，菲茨威廉先生，我真的觉得她是那种未卜先知的人。我想她知道自己要出事，也肯定知道爹爹会发生意外。这——这实在太可怕了！”她向他靠近一步。

“有时候人就是能预知未来的事，”卢克说，“然而却不一定是特异功能。”

“对，我觉得这的确是很自然的事——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这种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担心。”

“不必担心，”卢克温和地说，“别忘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老是回忆往事也没有用。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我知道，可是问题还不只这些……”罗斯·亨伯比犹

豫地说，“还有一件事与你表妹有关。”

“我表妹？布里奇特？”

“对，平克顿小姐也同样为她担心，她老是向我问这问那，所以我想她也很担心她。”

卢克突然转身扫了一眼山边，他有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布里奇特竟然单独与一个双手像要腐烂、呈不健康的绿色的男人在一起！幻觉——完全是幻觉！埃尔斯沃思只是个对人毫无伤害的业余艺术收藏家，开个古玩店只是弄着玩玩而已。罗斯仿佛看出他的想法，问道：“你喜欢埃尔斯沃思先生吗？”

“一点都不喜欢。”

“杰弗里——你知道，就是托马斯医生——也不喜欢他。”

“那你呢？”

“喔，我也不喜欢，我觉得他太可怕了，”她又向他靠近了点。“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听说他在女巫草坪举行稀奇古怪的仪式，他很多朋友都从伦敦赶来参加——那些人看起来都很古怪可怕，汤米·皮尔斯也是他的助手。”

“汤米·皮尔斯？”

“是的，他穿着宽大的白色法衣和红色长袍。”

“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是三月吧。”

“过去这里什么事好像都跟汤米·皮尔斯有关？”

罗斯说：“他特别喜欢追根究底，什么都想知道。”

“或许他最后知道的实在太多了。”卢克一本正经地说。

罗斯只听懂字面上的意思，她说：“这个小男孩实在有点可恶，喜欢捅马蜂窝和欺负小猫小狗。”

“就算他死了也没人难过？”

“嗯，我想是的，不过他母亲非常伤心。”

“我想她还有五个宝贝可以安慰她，那个女人可真能说。”

“她话确实是多了点，不是吗？”

“只买了一听香烟的功夫，我就觉得好像知道了村子里所有人的故事。”

罗斯难过地说：“这种地方最糟糕的事就在这，每个人对别人的事都了如指掌。”

“喔，不见得吧。”卢克说。

她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卢克意味深长地说：“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的一切。”

罗斯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她有点不寒而栗地缓缓说：“嗯，我想此话不假。”

“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一样。”卢克说。

“就连……”她顿了顿，又说，“嗯，我想你说得对，可是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说这么可怕的事了，菲茨威廉先生。”

“吓着你了？”

她轻轻地点点头，然后突然转身：“我该走了，要是——要是你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我是说如果你能抽空的话，请你来家看看。母亲一定——一定很高兴见到你，因为你认识爹爹很久以前的朋友。”她缓缓地顺路走开，微微低着头，好像是为忧虑和困惑所累似的。

卢克站着看她远去，突然觉得一阵孤独感向他袭来，他很想保护这个女孩。为什么呢？这么一自问，卢克不禁对自己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不错，罗斯·亨伯比的父亲刚去世不久，可是她还有母亲，又和一个绝对能在任何方面保护她的非常英俊的年轻人订了婚。那么，他菲茨威廉又为什么会突然有保护她的念头呢？卢克想，这可能是过去一种良好情感的表现，即男人喜欢充当女人的保护者。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盛行一时，到了爱德华王朝变得更加强烈，尽管我们的朋友惠特菲尔德所说的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这种情感依然不时表现出来。

"不管怎样，"他朝着阴森森的阿什山脊继续散步时，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那个女孩子，像托马斯那种冷漠高傲的魔鬼，实在不配娶她。"医生送他出门站在台阶上时的最后微笑又呈现在他的眼前。自鸣得意！假正经！

前面不远处传来的脚步，把卢克从略带愤怒的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抬起头来，看见埃尔斯沃思先生从山边小径走过来，两眼看着地面，独自微笑着。卢克看到他的表情就很不喜欢，爱尔斯沃思与其说是在走路，倒不如说是在腾跳着——就像和着脑子里恶魔似的吉格舞节拍前进一样。他的微笑就像心里有什么奇怪的秘密使他乐不可支笑歪了嘴似的，其高兴狡诈之情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卢克停下脚步，这时，爱尔斯沃思也几乎与他并肩而行，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他那恶毒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一看见卢克就马上认出来了。接着——至少卢克觉得是这样——他完全换了另一副模样。一分钟之前，他还像个手舞足蹈好色的森林之神，

可是顷刻间却变成了一个比较柔弱，一本正经的年轻人，“喔，是菲茨威廉先生，你好。”

“你好，”卢克说，“你在欣赏自然美景吗？”

埃尔斯沃思先生用修长白皙的手作了个不同意的手势说：“噢，不是，不是，我讨厌自然，它就像粗俗、没有想象力的荡妇。我一向认为，人只有使自然服服帖帖才能享受生活。”

“那你有什么高招吗？”

“有的是办法！”埃尔斯沃思先生说，“在这么一个怡人偏僻的地方，只要你有兴趣、有爱好，就会发现一些最令人愉快的消遣。我很热爱生命，菲茨威廉先生。”

“我也是。”卢克说。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埃尔斯沃思用略带讥讽的口气说，“我相信这对你一点都没错。”

“还有更糟糕的事呢。”卢克说。

“我亲爱的朋友，健全的精神是非常惹人厌讨人嫌的东西，人一定要有点疯狂，有点反常和怪僻，才能从一种新的、迷人的角度来看待人生。”

“就像麻风病人斜着眼睛看人一样。”

“啊，说得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聪明！不过你知道，这里面确实大有文章，是一种很有趣的视角。我想我不应该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是在锻炼身体吧，每个人都需要锻炼——私立学校的精神！”

“你说得对。”卢克说完，向他匆匆地点点头就走开了。他想：“我简直是太爱胡思乱想了，这个家伙只是个笨驴，仅

此而已。”可是心里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促使他加快了脚步。埃尔斯沃思脸上那个诡异、狡诈和得意的微笑——难道只是他卢克的想象？当他看见卢克朝他走来时，表情顿时为之一变，判若两人——那又作何解释呢？他愈加感到不安，心想：“布里奇特呢？她是不是平安无事？他们一起上去的，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他急匆匆往前走。他和罗斯·亨伯比谈话的时候，太阳曾经出来过，现在却又钻到云层后面去了。天空阴沉沉的，有点吓人，山边不时吹来阵阵冷风，他就像从正常的日常生活突然踏进一个诡异的妖术世界中。自从他到阿什威奇伍德之后，就一直被这种感觉包围着。他转了个弯，来到曾经从低处看到过的平坦的绿草坡，他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女巫草坪”。传说中，每当四月三十日沃尔珀吉斯之夜[1]和万圣节，女巫们就是在这里举行盛宴。接着，他突然如释重负，布里奇特就在这里，她正靠着山边一块岩石坐着，俯身用双手抱着头。他迅速地朝她走去，隆起地面的草皮竟然变得清新可爱。他喊道：“布里奇特？”

她缓缓地抬起头，脸上的表情使卢克很困惑，彷佛刚从一个遥远的世界回来，似乎一时还难以适应现在这个世界。

卢克有点不知所措地问：“我说——你——你没事吧？对吗？”

---

① 沃尔珀吉斯原为英国本笃会修女，后到今德国境内的海登海姆任女隐修院院长，该院成为当时（八世纪中叶）重要圣地。据德国童话，她曾于四月三十日在哈尔茨山布罗肯峰与魔鬼女巫宴饮狂欢。——译注。

她沉默了一两分钟才回答——彷佛仍然沉浸在那个遥远的世界中。卢克觉得他的话似乎绕了一大圈才传到她的耳边。最后她终于开口道:“当然没事,我为什么会出事?”她的声音很尖,甚至几乎带着敌意。

卢克笑道:“鬼才知道呢,我突然为你担惊受怕起来。”

“为什么?”

“我想主要是因为目前我所住的地方那种骇人听闻的气氛,使我夸张地看待一切事物。要是有一两个小时看不见你,我当然会设想不久也许会在水沟里发现你血淋淋的尸体。在戏剧或小说里常有这样的事。”

“女主角从来不会被杀死。”布里奇特说。

“对,不过……”卢克及时打住。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什么。”

谢天谢地他及时住口,因为他总不能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说:“可是你不是女主角啊。”

布里奇特接着说:“女主角有时被诱拐,监禁,或者囚禁在地下室被毒死或被水淹死,虽然她们总是险象环生,但最后都不会死。”

“甚至也不会变老,”卢克说,“这就是‘女巫草坪’吧?”

“对。”

他低头看着她,亲切地说:“你只需要把扫帚就像女巫了。”

“谢谢,埃尔斯沃思先生也这么说。”

“我刚才见过他。”

“跟他说话了？”

“说了，我觉得他有意气我。”

“你生气了吗？”

“他的手段太幼稚了！”他顿了顿，又突然说，“他很古怪，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一切都稀里糊涂的，可是过一会儿又会怀疑他是不是装出来的。”

布里奇特抬头看着他，说：“你也有这种感觉？”

“这么说你也同意了？”

“对，”布里奇特说，“他有一点——怪诞，你知道我一直在对这件事感到纳闷，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绞尽脑汁想了很久。我觉得要是——要是周围有一个杀人凶手，我应该知道是谁！我的意思是，这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我想了又想，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要是真的有个杀人凶手，他一定是疯了。”

卢克想起托马斯医生说的话，便问：“难道你不觉得杀人犯可能像你我一样精神正常吗？”

“不会是那种凶手，我认为这个凶手肯定神经有毛病，所以我就立刻想起埃尔斯沃思先生。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就数他最古怪。他真的很古怪，你就是摆脱不了！”

卢克怀疑地说：“可是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半瓶子醋，装腔作势，通常对人也没什么伤害。”

“对，可是我想事情不仅仅如此，他的手很可怕。”

“你也发现了？真奇怪，我也看出来了。”

“他的手不仅仅是白，还带着绿色。”

“的确，它们使人怀疑他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不过你总

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肤色奇怪，就认为他肯定是杀人凶手啊。”

“喔，不错，我们需要的是证据。”

“证据！”卢克大声喊道，“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证据，那个人一直非常谨慎，是个很细心的凶手！也是个很细心的疯子！”

“我一直很想尽点力帮帮你。”布里奇特说。

“你是说埃尔斯沃思那方面？”

“对，我想我或许比你更容易了解他的情况，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说给我听听。”

“嗯，他好像有些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常常到这里来举行宗教仪式。”

“你是说无名的秘密宗教仪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无名，可的确是秘密宗教仪式。事实上听起来实在很可笑，太幼稚。”

“我猜他们崇拜魔鬼，跳些诲淫的舞蹈吧？”

“差不多，而且显然他们是乐此不疲。”

“这方面我也有点佐证，”卢克说，“汤米·皮尔斯也参加过他们的仪式，他是助手，还有一件红法衣。”

“所以他也知道他们的事？”

“对，说不定这就是他的死因。”

“你是说他也到处跟人说？”

“对，也可能他想私下敲诈他们？”

布里奇特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这有点离奇，可是如

果发生在埃尔斯沃思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嗯，我同意，如果对象是他，就真的有可能，而不是荒谬可笑，不真实。”

“我们已经知道他与两个人的死有关系，”布里奇特说，“汤米·皮尔斯和艾米·吉布斯。”

“酒店店主和亨伯比医生的死呢？”

“目前还不知道。”

“酒店店主是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想象出他要干掉亨伯比医生的动机，他身为医生，也许觉察到埃尔斯沃思精神不正常。”

“对，有可能。”

然后布里奇特笑笑，说：“我今天早上工作干得不错，我的通灵能力似乎非常大，我说我的高曾祖母因为会巫术差点被烧死的时候，他还真的信以为真，我想下次他们有什么魔鬼狂欢宴的时候，说不定会邀请我参加呢。”

卢克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小心。”

她惊讶地看着他。

他站起来，说：“我刚才碰见亨伯比医生的女儿，我们谈起平克顿小姐，她说平克顿小姐很是为你担心。”

布里奇特正要站起来，一听这话忽然僵住了：“什么？平克顿小姐担心——我？”

“是罗斯·亨伯比这么说的。”

“罗斯·亨伯比真的这么说？”

“对。”

“她还说什么?”

“没有了。”

“你敢肯定?”

“真的。”

布里奇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白了。”

“平克顿小姐担心亨伯比医生,结果他死了。现在我又听说她曾担心你——”

布里奇特笑笑,站起来摇摇头,黑色的长发又飞扬起来缠绕在她脸上。她说:“别担心,魔鬼会照顾自己的同类的。”

第十一章　霍顿少校的家庭生活

卢克把背靠在银行经理桌子对面的那张椅子上。他说："好了，这样我很满意，恐怕浪费了你不少时间吧？"

琼斯先生不赞成地摆摆手，那张黝黑的小圆脸露出愉快的表情："根本没有，真的，菲茨威廉先生。你知道，这是个宁静的地方，我们一向都很高兴结识外来的客人。"

"这地方很迷人，"卢克说，"什么迷信都有。"

琼斯先生叹口气说，教育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除迷信。卢克说他觉得现代人把教育的功能看得太重，琼斯先生对他的话感到有点意外。

他说："惠特菲尔德勋爵对本地的贡献非常大，他意识到他自己年轻时因没受过良好教育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决心使现在的年轻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训。"

"不过他早年的环境虽然不好，却没有阻碍他赚大钱。"

卢克说。

“对，那一定是因为他有才——杰出的才能。”

“或者运气。”卢克说。

琼斯先生看起来非常惊讶。卢克说：“运气确实很重要，就拿杀人凶手来说，为什么有的凶手能成功地逍遥法外？是他的才能超群？抑或只是运气好？”琼斯先生承认这可能只是运气好。卢克又说：“就拿你们酒店老板卡特这个家伙来说吧，他一星期七天可能有六个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然而偏偏有一天晚上失足，从小桥上掉进河里淹死，这又是运气的关系。”

“对有些人来说，这倒是因祸得福。”银行经理说。

“你是指……”

“他的妻子和女儿。”

“噢，对了，那当然。”

一名职员拿着一迭文件敲门进来，卢克签了名，接过支票本，起身说：“真高兴一切都办妥了。你今年德比赛马的运气不错吧？”

琼斯先生微笑着说自己不是个嗜赌的人，又说他太太强烈反对赛马。

“那么你大概没有去看德比赛马了？”

“的确没去。”

“这里有人去吗？”

“霍顿少校去了，他对赛马很感兴趣。艾博特先生那天通常也休息，不过他并不在得胜的马上下赌注。”

“我想很多人都一样。”卢克说完向对方道别，然后就离

开了。

他走出银行大门后，点了一支烟。除了嫌疑极其微少之外，卢克觉得再也没有其它理由把他当成杀人嫌疑犯。这位银行经理对卢克试探性的问题反应冷淡，要把他想象成杀人凶手实在很难。此外，德比赛马那天他也没离开村子。不过话说回来，卢克此行还是有所收获，他知道了两点——霍顿少校和律师艾博特先生在德比赛马那天都不在阿什威奇伍德。因此，平克顿小姐被车撞死那天，他们两人都有可能去过伦敦。

虽然卢克目前并不怀疑托马斯医生，如果他能知道赛马那天托马斯医生确实在阿什威奇伍德行医，那就更放心了。他在脑子里记住这一点以便核实。接着他又想到埃尔斯沃思，德比赛马那天他在不在阿什威奇伍德呢？如果在，他行凶的可能性相应地就小多了。卢克也注意到，平克顿小姐的死可能完全是意外。可是卢克立刻推翻了这种想法，她死得太凑巧了。

卢克上了自己停在街边的车子，开到位于大街那边尽头的皮普韦尔修车厂。他想询问几件有关汽车运行方面的小事。一个面貌英俊、长着雀斑的年轻技工专心地听着。然后两人掀起车盖，专心致志地讨论起技术方面的问题。

有人在喊："吉姆，过来一下。"那名脸长雀斑的技工顺从地走过去。吉姆·哈维，不错，艾米·吉布斯的男朋友就叫吉姆·哈维。不一会儿，他就道着歉回来，继续和卢克讨论技术问题。卢克同意把车留下。临走前，他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今年德比赛马有什么收益吗？"

"没有，先生，我在克拉里戈尔德上下赌注。"

"在朱朱比上下赌注的人不会太多吧？"

"是呀，说真的，先生，我想连报上都认为它没有入圈的机会。"

卢克摇摇头，说："赛马是很难预料的比赛。看过德比赛马吗？"

"没有，先生，我实在很想去。今年本来要求歇一天，可以买便宜火车票进城然后到埃普索姆去，可是老板不肯，说实在的，我们很缺人手，那天的活又多。"

卢克点了点头就离开了，并且把吉姆·哈维从他的嫌疑犯名单上去掉。这个面善的男孩不会是秘密凶手，拉维尼娅·平克顿也不是他撞死的。

他沿着河岸走回去。他曾经在这里遇见过霍顿少校和他的狗。这一次又碰见少校抽风似的大声喊着那些狗："奥古斯塔斯！……内利！内利，听到没有！尼罗……尼罗……尼罗！"那对金鱼眼再次盯着卢克，不过这次霍顿少校又加上一句话："对不起，你是菲茨威廉先生吧，对不对？"

"是的。"

"在下是霍顿——霍顿少校。我想明天我们还会在庄园见面，约好了打网球，是康韦小姐好心请我去的。她是你表妹，对吧？"

"是的。"

"我想也是。你知道，这地方一有生面孔，马上就会被人认出来。"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那三头斗牛犬正扑向一只白色杂种狗。"奥古斯塔斯！……尼罗！过来，好家伙！

过来，听见了吗？”

好不容易等奥古斯塔斯和尼罗极不情愿地服从他的命令后，霍顿少校又回到原先的话题。卢克正轻轻地拍着内利，后者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好母狗，不是吗？”少校说，“我喜欢斗牛犬，一直养着些，我喜欢它们胜过任何其他狗。我家就在附近，请去坐坐一起喝点什么吧。”

卢克接受他的邀请，两人边走边谈，霍顿少校的话题始终不离狗，而且谈到任何其他狗都不如他养的斗牛犬。他还告诉卢克内利得了哪些奖，一名裁判不公平地只给了奥古斯塔斯荣誉奖，以及尼罗在赛狗会上获得的成就。

这时，他们到了少校家门口，少校顺手推开没有上锁的大门，两人一起走进屋里。霍顿少校领着他走进一间带有狗味的小房间，墙边摆着一列书架。少校忙着喝饮料时，卢克环顾四周。有一些狗的照片，几本《乡野生活》杂志，两张破旧的扶手椅。书橱边有些银杯，壁炉台上方有一幅油画。“我太太。”少校抬起头，发现卢克正在看那幅画，就解释道，“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脸部很有个性，你说对不对？”

“是的，一点都不错。”卢克看着已故的霍顿太太的遗像说。画中的她穿着粉红色的缎子衣服，手里拿着一束铃兰。棕色头发中分，嘴唇严肃地紧闭着。冷冷的灰眼似乎不高兴地看着面前的人。

“很了不起的女人，”霍顿少校递给卢克一个杯子，“死了一年多了，她死了以后，我就完全变了。”

“是吗？”卢克不知道该如何说为好。

“请坐。”少校用手朝一张皮椅指了指，自己在另外一张

椅子上坐下。他呷着威士忌苏打水，接着说："是的，我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一定很想念她吧？"卢克笨拙地说。

霍顿少校黯然地摇摇头，说："每个人都需要妻子在背后帮助鞭策自己，不然就会变得懒散——对，会变得懒散，放任自流。"

"可是——"

"我的朋友，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听我说，我没有说结婚之初对一个男人来说并不难受，是很难受。男人会告诉自己：'去他的，连我的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可是他一定会渐渐适应，这都是纪律问题。"

卢克想，霍顿少校的婚后生活一定像在打一场军事战争而不是幸福甜蜜的家庭生活。少校自言自语地说："女人，是一种古怪的东西，有时候好像真的无法使她们满意，可是我的天，女人的确能使男人奋发向上。"卢克默默听着以表敬意。

"你结婚了吗？"少校问。

"没有。"

"啊，好，你将来会了解的。记住，朋友，没有任何事比婚姻更重要。"

卢克说："听别人说结婚好，实在让人高兴，尤其是现在人们都不把离婚当回事。"

"呸！"少校说，"年轻人实在令我恶心，一点毅力都没有，什么事都不能忍受！一点苦都不能吃！"卢克实在很想请教他，何以必须特别能吃苦，可是他尽力克制着自己。

少校又说："听着，莉迪亚是千里挑一的女人！千里挑一！这里每个人都尊敬她。"

"是吗？"

"她不能容忍任何荒唐的事，她有一个收拾人的办法，只要她用眼睛一看人家，那个人就蔫了——蔫得不得了。现在那些自称为仆人的黄毛丫头，以为人家应该忍受任何侮辱，莉迪亚立刻就会给她们颜色看！你知不知道，我们一年里就换了十五个厨子和女佣。十五个！"卢克觉得这实在不能说明霍顿太太治家有方，可是既然主人认为这一点与众不同，他只好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少校又说："要是他们都不合适，她统统把他们换掉！"

"一直都这样吗？"卢克问。

"喔，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干离开了，摆脱掉好！莉迪亚是这么说的！"

"精神可嘉，"卢克说，"可是那不是有时不方便吗？"

"喔，我不在乎亲自动手，"霍顿说，"我炒菜的技术不错，也很会生火。我不喜欢洗碗，可是碗总得要洗哪，那是没办法的事。"

卢克同意他的看法，并且问起霍顿太太是否擅长做家务。"我可不是那种让太太侍候的男人，"霍顿少校说，"而且莉迪亚实在太娇弱了，干不了家务活。"

"这么说她并不强壮啰？"

霍顿少校摇摇头说："她精神很好，不肯服输，可是她为此吃了很多的苦头！居然连医生都不同情她！医生都是冷血动物，只懂得肉体上的痛苦，其它不平常的事大都不知

道。就拿亨伯比医生来说，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个好医生。”

“你不同意？”

“他简直是无知透了！对任何现代新发现一无所知！恐怕他连什么叫神经病都没听说过！我想他大概知道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跌打损伤这些毛病，可是别的就一点都不懂了！我最后跟他干了一架，他根本不懂莉迪亚的病情。我把什么都开门见山地抖落出来，他当然不高兴，马上就火冒三丈，不给看病了，说我早就应该请我喜欢的医生来看。后来我们就请了托马斯。”

“你比较喜欢他？”

“他比那家伙聪明多了，在她生病的末期，他确实是尽心尽力了。说实话，她的病情在好转，可是有一天却突然旧病复发。”

“很痛吗？”

“嗯，很痛。胃炎，痛得受不了，还恶心呕吐等。那个可怜的女人真是遭了罪了！她真是个勇士！医院来的那两个护士像木头人似的，没有一点同情心，老是‘病人这个’、‘病人那个’的。”少校摇摇头，一口喝干杯中的酒。“那些护士真让人受不了！自命不凡。莉迪亚硬说她们要毒死她，当然不是真的——托马斯说许多病人都有这种病态的幻想——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两个女人不喜欢她。女人最糟糕的就是这一点——总是看不起自己的同性。”

“我想，霍顿太太在阿什威奇伍德一定有不少忠实的朋友吧？”卢克觉得自己笨嘴拙舌的，可是实在想不出该怎样说才更好。

“大家都对我们挺好的，”少校有点勉强地说，“惠特菲尔德送了些他家温室种的葡萄和桃子，两位老处女也会过来陪她，我是说霍诺尼亚·韦恩弗利特和拉维尼娅·平克顿。”

“平克顿小姐常常来吗？”

“常来。她是个很普通的老小姐，不过心地善良！她一直很担心莉迪亚，常常问起吃些什么东西和什么药。的确是一片好心。不过你知道，我觉得实在是小题大作。”卢克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我最受不了别人大惊小怪了，这地方女人真够多的，连打场像样的高尔夫球都很困难。”

“古玩店那个年轻人怎么样？”卢克问。

少校嗤之以鼻地说：“他不打高尔夫球，太女人气。”

“他来阿什威奇伍德很久了吗？”

“大约有两年了。令人讨厌的家伙，我最不喜欢这些留着长发、怪声乱叫的家伙。奇怪的是，莉迪亚居然喜欢他！女人对男人的看法最不可靠了，她们喜欢那些到处招摇的无赖。她甚至坚持要用他那骗人的偏方！药就盛放在一个紫色的玻璃缸里，上面画着黄道十二宫。我想大概是月圆的时候采回来的草药。实在太愚蠢了，可是女人偏偏敢吃，而且把它吃得精光——哈哈！”

“艾博特的为人如何——就是本地的律师？他很精通法律吧？我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许会去请教他。”卢克觉得话题改变得有点太突然，可是他判断得没错——霍顿少校不会意识到其中的真相。

“听说他很精明，”霍顿少校坦白地说，“我不太了解。事

实上，我跟他吵过一架。自从莉迪亚临终前他来这儿替她立下遗嘱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依我看，他是个行为不端的无赖。不过当然啦，”他又说，“那并不影响他做律师的能力。”

“对，对，当然不，”卢克说，“不过他似乎很爱吵架。我听说他跟许多人吵过架。”

“他的毛病就是动不动因小事而生气，”霍顿少校说，“似乎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上帝，任何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像犯了弥天大罪似的。有没有听说他跟亨伯比吵架的事？”

“他们吵过一架，是吗？”

“吵得天昏地暗。听着，我可没觉得意外。亨伯比是头固执己见的驴子。情况就是这样。”

“他死得很惨。”

“亨伯比？喔，我想大概是吧，他太疏忽大意了，血液中毒是最危险的事，我要是有什么伤口，一定马上搽点碘酒。很简单的预防措施嘛。亨伯比自己就是医生，竟然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动手！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卢克不大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不过他没有追问下去，只是看了一眼手表，站起来。

霍顿少校说：“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一定是。好吧，很高兴能跟你聊聊。能与你这么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在一起，真是获益匪浅，改天我们再好好聊聊。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来着？马扬海峡？从来没有去过。听说你正在写一本书，有关迷信什么的。”

“是的，我——”

可是霍顿少校马上抢着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

事，当年我在印度的时候，我那男孩——”

忍耐着听了十分钟很平凡的有关印度托钵僧的故事之后，卢克终于得以脱身了。刚走到门外，又听到少校在后面大声叫唤着尼罗。卢克对婚姻生活的奇迹实在很惊讶，霍顿少校似乎真的很惋惜失去妻子——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跟吃人的老虎差不多的妻子。但是卢克又突然问自己：他是不是在极端巧妙地虚张声势呢？

第十二章 交 锋

约定打网球的那天下午天气不错。惠特菲尔德勋爵兴致勃勃，非常愉快地扮演男主人的角色。他不时提到他卑微的出身。打球的人一共有八位，他们是：惠特菲尔德勋爵、布里奇特、卢克、罗斯·亨伯比、艾博特先生、托马斯医生、霍顿少校和赫蒂·琼斯——银行经理的女儿，始终格格笑个不停的年轻女子。

下午第二盘比赛时，卢克和布里奇特配对迎战惠特菲尔德勋爵和罗斯·亨伯比。罗斯打得相当好，正手击球很有力，曾参加全郡的网球比赛，弥补了惠特菲尔德勋爵的不足。布里奇特和卢克打得都不特别好，所以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三局过后，没想到卢克越打越精彩，他和布里奇特以五比三领先。就在这时，卢克发现惠特菲尔德勋爵开始发脾

气，一会儿为一个边线球争论，一会儿又说发错了球，虽然罗斯不承认他的话，但他暴躁乖戾的孩子脾气表露无遗。在决胜分的时候，布里奇特先是双发失误，接着又故意回球触网，这样出现了平分。下一个球发到了中线上，他正要接球时与他的搭档撞到了一起，接着布里奇特又双发失误，因而输掉了这盘比赛。布里奇特用道歉的口气说："对不起，我累得快散架了。"

看来的确没错，布里奇特的击球漫无目的，好像一切都无能为力，惠特菲尔德勋爵和他的搭档最后以八比六获胜。接下来，大家又讨论了一会下一场比赛的人选，最后决定罗斯与艾博特先生配对，对托马斯医生和琼斯小姐。

惠特菲尔德勋爵坐下来擦擦前额，满足地笑笑，完全恢复了愉快的心情，并且开始和霍顿少校大谈他报上正在连载的一系列有关"英国健康"的文章。

卢克对布里奇特说："带我去看看菜园好吗？"

"看菜园干什么？"

"我喜欢卷心菜。"

"青豆呢？"

"也不错。"

他们离开网球场，来到四周有围墙的菜园，星期六下午，园丁不在，在温暖的阳光下，菜园看来闲散而宁静。"豆子在这儿。"布里奇特说。

卢克对豆子一点也没注意，他问："你为什么要故意输掉那盘比赛？"

布里奇特稍稍扬起眉毛，说："对不起，我太累了，打球

的水平也不稳定。”

“并非像你所说的那么不稳定，你的那种双发失误，连小孩都骗不了，还有胡乱击球，把球击得那么远！”

布里奇特平静地说：“那是因为我网球打得太差劲了，要是我的技术好一点，也许会让你满意些。可是事实上我想把球打出界外时，球总是落在线上，还需要好好练习。”

“喔，那么你承认了？”

“很显然，亲爱的侦探。”

“理由呢？”

“也很明显，戈登不喜欢输球。”

“那我呢？如果我也喜欢赢呢？”

“亲爱的卢克，那恐怕比不上戈登的想法重要。”

“能不能把你的意思再说清楚一点？”

“要是你喜欢听，当然可以。人总不能砸自己的饭碗，戈登就是我的饭碗，而你不是。”

卢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忍不住生气地说：“你跟那个可笑的小老头结婚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嫁给他？”

“因为我当他的秘书每周只有六英镑薪水，可是做他的太太却能得到十万英镑，一整盒珍珠、钻石，一笔可观的零用钱，和各种荣誉和特权。”

“可是要尽的责任也有所不同啊！”

布里奇特冷淡地说：“难道你非要以看闹剧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一切事情吗？要是你一心把戈登幻想成溺爱太太的好丈夫，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你现在大概也发现，戈

登其实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需要的是母亲，而不是妻子。不幸的是，他四岁丧母，所以他要另外找一个人在身边，听他吹牛，让他得到自信，和随时愿意听他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

“你的嘴真够厉害的，对不对？”

布里奇特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我不会用神话来骗自己，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是个稍微有点头脑的年轻女人，相貌平平，又没有什么钱。我想正正当当地过日子，做戈登的妻子和做他的秘书，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一年以后，我怀疑他临睡前是否还记得吻妻子。唯一的不同就是薪水。”他们对视着，两人都气得脸色发白。布里奇特嘲笑地说：“往下说啊，你很古板不是吗？菲茨威廉先生。你最好用那句陈腔滥调骂我来抬高你自己，说我是为了钱而出卖自己。我想这句话再恰当不过了。”

卢克说：“你是个冷血的小魔鬼！”

“总比热血的小傻瓜好！”

“是吗？”

“我知道一定是。”

卢克嘲弄地说：“你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怎样照顾男人！你见过约翰尼·科尼什吗？我和他订婚三年，他很可爱，我爱他爱得发疯！可是他后来居然把我甩了，娶了一个有北方乡下口音、有三个下巴，但是一年却有三万英镑收入的胖寡妇！碰到这种事，谁都不会再有浪漫的幻想，你不觉得吗？”

卢克突然呻吟一声，转过身去，说：“也许吧。”

"本来就是。"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感到非常压抑。最后布里奇特打破沉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语气说:"我希望你知道,你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对我说话,你现在住在戈登的家里,这样做太没有品味了。"

卢克恢复镇静,他有礼貌地问:"这不也是陈腔滥调吗?"

布里奇特红着脸说:"不管怎样,这总是事实。"

"不,我有我的权利。"

"胡说!"

卢克看看她,只见她脸色苍白,好像不舒服,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不已似的。他说:"我的确有权利,我有权利喜欢你——你刚才怎么说来着?——对了,我爱你'爱得发狂'!"

她猛然后退一步,说:"你——"

"不错,很可笑,是不是?碰到这种事,你应该开怀大笑才对。我是到这里来调查一件事的,那天,你从房子转角走过来——怎么说呢?——就像对我施了一道符咒!你刚才提到神话故事,我就像走进了神话里一样!你使我神魂颠倒,我觉得只要你用手指一指我,说声'变成青蛙',我的眼睛就会凸出来,在地上跳来跳去。"他向她靠近一步。"我爱你爱得发狂,布里奇特·康韦,所以你不可能希望我高兴地看到你嫁给一个大腹便便、连输一场球都要发火的傲慢贵族!"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应该嫁给我才对，不过当然啦，我这么说，你权当喷饭就是了！”

“的确非常可笑。”

“一点不错，好了，我们已经把话说明白了，我们回到网球场去吧。这回，你也许会替我找一个能赢球的搭档。”

“说真的，”布里奇特甜甜地说，“我相信你完全跟戈登一样很在意输赢。”

卢克突然抓住她的肩膀，说：“你那张嘴真够厉害的，对吗，布里奇特？”

“我想不管你多么爱我，可是不大喜欢我，对吗，卢克？”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布里奇特看着他说：“你回家之后，打算结婚安顿下来，对不对？”

“对。”

“对象不会是像我这种人？”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这种人。”

“对，你不会，我了解你们这号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太聪明了，亲爱的布里奇特。”

“你会娶个典型的英国好女孩，喜欢乡下，也很会养狗。你心目中的她也许穿着花呢裙子，正用鞋尖拨弄火炉里的一根木柴。”

“听起来好像很吸引人。”

“本来就是，我们回网球场去吧。你可以和罗斯·亨伯比配对，她打得那么好，你们肯定会赢。”

“我很保守，你看着办吧。”

一阵沉默之后，卢克缓缓地从她的肩上收回自己的手，两人都迟疑地站着，好像还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似的。

接着，布里奇特突然转身，带头往回走。下一场比赛刚要结束。罗斯反对再继续打："我已经连着打了两场了。"

可是布里奇特也坚持说："我累了，不想打了。你可以跟菲茨威廉先生配对，琼斯小姐和霍顿少校配对，再赛一场。"

可是罗斯还是不愿意，结果进行了一场男子双打比赛。赛完之后，就一起喝下午茶。

惠特菲尔德勋爵自鸣得意地向托马斯医生滔滔不绝地谈起他最近的韦勒曼·克赖茨研究所之行："我想亲自了解最新科学发现的趋势，"他认真地解释道，"我要对自己报上的言论负责，这点非常重要。这是个科学时代，科学一定要让普通大众容易接触和吸收。"

"对科学一知半解也许相当危险。"托马斯医生轻轻一耸肩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的目的就是使科学家喻户晓，"惠特菲尔德勋爵说，"人人具有科学头脑——"

"知道什么是试管。"布里奇特一本正经地说。

"此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惠特菲尔德勋爵说，"韦勒曼亲自带我到处参观，我说只要派个职员就行了，可他执意不肯。"

"那当然。"卢克说。

惠特菲尔德看起来很高兴："他把一切都解释得非常清楚——细菌培养、血清、整个原理等等，他答应亲自为我们写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

安斯特鲁瑟太太喃喃道:“我想他们一定是用天竺鼠做实验,真残忍——不过当然啦,总比用狗,甚至用猫好一点。”

“用狗做实验的人都该枪毙。”霍顿少校声嘶力竭地说。

“霍顿,我真的觉得你把狗命看得比人命还贵。”艾博特先生说。

“那当然!”少校说,“狗不像人那样会背叛你,也不会说你的坏话。”

“只会用脏牙齿咬人家的腿,”艾博特先生说,“怎么说?霍顿?”

“狗最会分别谁好谁坏。”霍顿少校说。

“上星期你有一条狗差点在我的脚上咬了一口,你作何解释,霍顿?”

“还是一样。”

布里奇特巧妙地打岔道:“再打打网球怎么样?”

于是又进行了两场比赛。最后当罗斯·亨伯比向大家告别时,卢克站到她身边说:“我送你回家,顺便替你拿网球拍,你没车,对吧?”

“没有,可是路很近。”

“我想散散步。”卢克没再说什么,只是接过她手中的球拍和球鞋,两人一起默默地沿着大道向前走。后来罗斯随口提到了一两件小事,卢克也随声附和着,可是她似乎没有注意到。

走进她家大门时,卢克的表情才开朗起来:“我现在心情好一点了。”

"你刚才心情不好?"

"谢谢你假装没发现,不过你已经驱散了我心头的阴影。真奇怪,我觉得就像从乌云密布的地方走到一个阳光普照的地方。"

"本来就是嘛,我们离开庄园的时候,有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现在已经云开雾散了。"

"对我来说,既是本义也是喻义。好啦,好啦,这世界毕竟还算不错。"

"当然不错。"

"亨伯比小姐,我可以鲁莽地说一句吗?"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鲁莽。"

"哦?别那么太肯定。我是说我觉得托马斯医生实在太幸运了。"罗斯羞红了脸笑笑,说:"你也听说了?"

"是不是应该保守秘密?非常抱歉。"

"在这个地方,无秘密可言。"罗斯沮丧地说。

"这么说你真的跟他订婚了?"

罗斯点点头:"刚刚订婚,不过我们还没有正式宣布,因为你知道,爹爹是反对这桩婚事的,如果他刚死就宣布我们订婚,似乎——似乎有点太残忍了。"

"令尊不同意?"

"呃,他并没有明确表示,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是这个意思。"

卢克温和地说:"他是不是觉得你还小?"

"他是这么说的。"

卢克机敏地问:"你是否觉得还有什么言外之意?"

罗斯缓缓地、不情愿地低下头，说："是的，我想事实上就是爹爹不——不喜欢杰弗里。"

"他们彼此很有成见？"

"有时候好像是。当然啦，爹爹是个有点可爱的老顽固。"

"我想他一定很喜欢你，不愿意失去你吧？"

罗斯表示同意，但她的态度似乎仍然有所保留。

"不只是这样？"卢克追问，"他根本就不愿意你嫁给托马斯？"

"是的，你知道，爹爹和杰弗里实在很不一样，所以在某些方面免不了发生冲突。杰弗里很有耐心，可是他知道爹爹不喜欢他，所以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害羞，这样一来，爹爹就更没有办法了解他了。"

"偏见是很难抗拒的。"卢克说。

"可是实在太不合理了！"

"令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根本就找不出理由嘛！当然我是说，除了他不喜欢他外，他根本说不出反对杰弗里的理由。"

"我不喜欢你，费尔医生，理由嘛，我也说不出。"

"一点没错。"

"难道他只是捕风捉影？我是说，你的杰弗里既不喝酒也不赌马？"

"不，我相信杰弗里甚至连德比马赛是哪一匹马赢都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卢克说，"你知道，我敢发誓德比赛马那

天我在埃普索姆看到他。”

有一会儿他真担心，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向她提过，他是在德比赛马那天才回到英格兰的，不过罗斯一点也没起疑心，马上答道：

“你说你在德比赛马那天看见杰弗里？喔，不可能，他脱不开身。那天他几乎一整天都在阿什沃尔德给一名难产妇女接生。”

“你的记忆力真好！”

罗斯笑着说：“他告诉我，那家人给婴儿取了个小名叫‘朱朱比’，所以我记得。”

卢克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罗斯又说：“无论如何，杰弗里从来不去看赛马，否则他会烦死的。”顿一顿，她又换了种语气说：“不进来坐会儿吗？我想妈妈一定很高兴见见你。”

“真的吗？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进门之后，罗斯带他走进一间只剩一点夕阳余晖的房间，一个女人有点奇怪地缩成一团坐在扶手椅里。

“妈妈，这位是菲茨威廉先生。”

亨伯比太太有点吃惊，伸手和他握握，罗斯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很高兴见到你，菲茨威廉先生。罗斯说你有些朋友多年以前认识我丈夫。”

“是的，亨伯比太太。”他并不情愿向一个寡妇再说一次谎，可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亨伯比太太说：“要是你见过他就好了，他是个好人，是

个了不起的医生。光是靠他人格的力量，就治愈了很多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

卢克温和地说：“我来了以后，曾经听过很多有关他的事，我知道大家都很尊敬他。”

他无法完全看清亨伯比太太的脸，她的声音很单调，不动声色，这更清楚地说明实际上她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她突然出其不意地说：“这是个邪恶的世界，菲茨威廉先生，你明白吗？”

卢克有点惊讶地说：“是的，也许是吧。”

她坚持说：“不是也许，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到处都是邪恶，人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才能抵抗邪恶！约翰就是这样。他知道这一点，总是站在正义这一边。”

卢克温和地说：“我相信他一定是。”

“他知道这地方有些什么邪恶。”亨伯比太太说，“他知道……”她突然哭了起来。

卢克喃喃道：“非常对不起——”

她忽然又恢复了自制。“请原谅我。”她伸出手，他握了握。“有空一定要来坐坐，”她说，“这对罗斯来说也很好，她很喜欢你。”

“我也喜欢她。我觉得令爱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孩，亨伯比太太。”

“她对我很孝顺。”

“托马斯医生真幸运。”

“嗯。”亨伯比太太抽回她的手，声音又变得单调起来，“我也不知道，这事太艰难了。”

她站在昏暗的夕阳余晖下，手指紧张地抖动着，目送卢克离去。

回家的路上，卢克不停地回忆着和她谈话的内容。托马斯医生德比赛马时大半天都不在阿什威奇伍德，他是开车走的。阿什威奇伍德距伦敦三十五英里，据说他是去接生，是真话吗？卢克想，这一点应该可以证明。他又想到亨伯比太太，她一再强调的那句话——“到处都是邪恶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只是因为她丈夫死得太突然使她紧张和悲伤过度吗？或者真的有什么事不对劲？或者她也知道些什么？知道亨伯比医生生前知道的事？我一定要继续查下去，”卢克自语道，“我一定要去查个水落石出。”

他下定决心暂时不再想他和布里奇特之间的事。

第十三章　韦恩弗利特小姐如是说

次日早晨，卢克终于主意已定。他觉得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间接调查。迟早，他都必须公开自己真正的目的。他觉得现在正是去掉写书的伪装，说明他此行是有特定目的的时候了。为了把这个调查计划付诸实施，他决定先去拜访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不仅仅因为这个中年处女谨慎的态度和精明的眼光，而且因为他觉得她知道的事或许对他有帮助。他相信她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完全告诉了他，不过他还想诱导她说出她心中的猜测。他精明地盘算着韦恩弗利特小姐的猜测或许更接近事实。

午饭后，他立即去拜访。韦恩弗利特小姐对他的来访并不意外，很自然地接待了他。她在他身边坐下之后，拘谨地交叠着手，充满智慧的眼睛——真像温和的山羊眼睛——专注地看着他的脸。他觉得对自己来访的目的有点难以启

齿。卢克说:“我想你一定早就猜到,我到阿什威奇伍德来的目的不仅仅是写一本有关地方风俗和迷信的书吧?”韦恩弗利特小姐低着头,继续倾听着。然而卢克并不想把这件事的起因说得太详细,当然韦恩弗利特小姐给他的印象是谨小慎微,不过对一个老处女来说,卢克觉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会守口如瓶,不把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告诉几个要好的朋友。因此,他只好简单地说说他此行的目的。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调查那个可怜的女孩艾米·吉布斯的死因。”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你是说你是警方派来的?”

“啊,不是,我不是便衣警探。”接着他又幽默地补充道:“我算是侦探小说里著名的私家侦探了。”

“我明白了,这么说是布里奇特·康韦请你来的?”

卢克迟疑了一会儿,决定对此不多作解释。如果不把平克顿小姐的故事和盘托出,实在很难解释他来此地的原因。

韦恩弗利特小姐用温和而钦佩的声音说:“布里奇特真是注重实际,又那么能干!假如是我的话,一定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是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很难决定该怎么采取行动。”

“可是你有把握,是不是?”

韦恩弗利特小姐严肃地说:“确实没有,菲茨威廉先生,这种事谁也不敢说有把握。我是说,这也许完全是想象。我自己一个人住,没有人可以与之商谈,有时候可能很容易变得夸张,胡思乱想,想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

卢克表示她说得很对,但是又温和地问了一句:“不过

你自己心里很肯定吧?"

甚至连这一点,韦恩弗利特小姐也不大情愿承认,她抗议道:"我想,我们不是在自顾自地谈话吧?"

卢克微笑着说:"你是不是要我把话照实说了?很好,你是否真的认为艾米·吉布斯是被人谋杀的?"

这句未加任何掩饰的话使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犹豫了一下,她说:"她的死让我觉得很不愉快,非常不愉快。我觉得这件事实在让人很不满意。"

卢克耐心地说:"你觉得她不是自然死亡?"

"不是。"

"你不相信是意外?"

"我觉得太不可能了,有很多……"

卢克打断她的话:"你不相信她是自杀?"

"当然不相信。"

"这么说,"卢克温和地说,"你确实认为她是被谋杀的了?"

韦恩弗利特小姐迟疑了一会儿,忍了忍,最后才勇敢地说:"对,我是这么想的。"

"很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讨论了。"

"可是我这么想真的没有什么证据,"韦恩弗利特小姐担心地解释道,"完全是凭空想象。"

"不错,这只是你我之间的私人谈话。我们只不过在谈我们所猜想和怀疑的事。我们怀疑艾米·吉布斯是被人谋杀的,我们认为凶手会是谁呢?"

韦恩弗利特小姐摇摇头,看起来很困惑。卢克看着她

说："谁有杀她的动机呢？"

韦恩弗利特小姐缓缓地说："我知道她跟她的男朋友——就是在修车厂干活的吉姆·哈维，一个最可靠、最优秀的青年——吵过架。我知道报上常常有年轻人杀害自己的女朋友那种可怕的事，但是我真的不相信吉姆会干出这种事来。"

卢克点点头。

韦恩弗利特又接着说："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那样下手——爬上她的窗口，把那瓶咳嗽药换成毒药。我是说，这看起来不像……"她犹豫着。

卢克及时地替她接下去，说："不像情人生气时会做的事，对不对？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可以马上排除对吉姆·哈维的怀疑。杀死艾米的人——我们都同意她是他杀——是嫌她碍事，而且精心准备过这件谋杀案，让别人认为是意外。好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是谁？"

韦恩弗利特说："不，说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是吗？"

"是……是真的。"

卢克若有所思地看着她，觉得她说的并非实话，又问："你也不知道什么人有杀她的动机？"

"一点也不知道。"答案比刚才还肯定。

"她在阿什威奇伍德很多人家里做过事吗？"

"她曾经在霍顿家做过一年，然后去了惠特菲尔德勋爵家。"

卢克迅速扼要地说："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想除

掉这个女孩，从已知的事实，我们先假定那个人是个男的，为人比较保守——这一点可能从他使用的帽漆看得出来；其次，那个人的身手一定还算灵活，因为他一定是从外屋爬上那个女孩子的窗口。你同意这些假定吗？”

“完全同意。”韦恩弗利特小姐说。

“我想自己去试试，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

她带他从侧门出去，绕到后院。卢克没费多大劲就爬上了外屋的屋顶，然后轻松地拉开女孩的窗户，再费点劲就跳进了她房里。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下面的走道和韦恩弗利特小姐见面。他一边擦手一边说：“实际上比看起来更容易，有些力气就行，窗台上或外面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韦恩弗利特小姐摇摇头：“我想没有。当然啦，警察也是这样爬上去的。”

“所以即使有，也会被认为是他留下的，警察可帮了罪犯的大忙了！唉，事实就是这样。”

韦恩弗利特又带路回到屋里。

“艾米·吉布斯睡得沉吗？”

韦恩弗利特小姐尖刻地说：“早晨把她叫起来可真难，有时我敲了半天门，又叫了很久，她才醒来。不过你也知道，菲茨威廉先生，有句俗话说‘聋莫过于充耳不闻的人’。”

“不错，”卢克承认，“好了，韦恩弗利特小姐，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动机问题。先从最明显的说起，依你看，埃尔斯沃思那个家伙与这个女孩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又匆匆加了一句：“我只是请问你的看法，没别的。”

“如果光谈看法，我会说是的。”

卢克点点头，又说：“依你看，艾米这个女孩会不会与敲诈勒索有牵连？”

“我再说一遍，如果只谈看法，我的确觉得很有可能。”

“你是否知道她死时是不是很有钱？”

韦恩弗利特小姐想了想，说：“我想没有。如果她有什么来路不明的钱，我应该会听到一点消息。”

“她死以前也没有突然大肆挥霍？”

“我想没有。”

“这么说，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就小多了。被敲诈的人通常先付一次钱，然后才决定采取极端的行动。还有另一种可能，这女孩也许知道一些事。”

“哪种事？”

“对阿什威奇伍德某个人构成危险的事。我们不妨假定一下，她在很多人家里做过佣人，也许她知道一件——比如说，对艾博特先生事业不利的事。”

“艾博特先生？”

卢克迅速地说：“或者是托马斯医生的某个不道德的行为。”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可是，当然啦——”然后就停住了。

卢克接着说：“你说过，霍顿太太死的时候，艾米正在霍顿家做佣人。”

韦恩弗利特小姐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请你告诉我，菲茨威廉先生，你为什么要扯上霍顿夫妇？霍顿太太都去世

一年多了。”

“对，而且艾米当时就在他们家做事。”

“我懂了，霍顿夫妇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不知道，只是在猜想。霍顿太太是得了急性胃炎去世的，对不对？”

“对，”

“她是不是死得很突然？”

韦恩弗利特小姐缓缓地说：“我觉得很突然。你知道，她本来已经好多了——好像快要康复了——可是却又突然旧病复发，很快就死了。”

“托马斯医生是不是很惊讶？”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

“护士呢？她们怎么说？”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医院护士从来不会对病情突然恶化觉得意外。能迅速康复才会使她们意外。”

“可是你对她的死感到意外吗？”卢克又问。

“对，我前一天还跟她在一起，当时她看起来好多了，有说有笑好像非常高兴。”

“她觉得自己的病情怎么样？”

“她抱怨护士要毒死她，已经赶走了一个，可是她说另外两个也一样坏。”

“我想你大概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喔，对，我想完全是生病的缘故。她是个疑心很重的女人，而且——这么说有点不太好，可是她真的喜欢自以为

是。医生都不了解她的病情，事实上也并不简单，要不是她的病太复杂，就是有人‘想除掉她’。”

卢克尽量不动声色地说：“她没怀疑是她丈夫想除掉她？”

“喔，没有，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韦恩弗利特小姐停了一会儿，又平静地问：“你是这么想的？”

卢克缓缓地说：“以前有过丈夫谋害妻子并逍遥法外的例子。而霍顿太太又是个任何男人都想摆脱的女人。据我所知，她死了以后，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是的。”

“你有何感想，韦恩弗利特小姐？”

“你要听我的意见？”

“对，就是你的意见。”

韦恩弗利特小姐平静而不慌不忙地说：“我认为，霍顿少校对他太太很忠心，绝对不会想到干这种事。”

卢克看着她，她也用温和的琥珀色眼睛望着他，目光里没有丝毫踌躇。

“好吧，”他说，“我想你大概是对的，如果不是这么回事，你可能会知道。”

韦恩弗利特小姐破例一笑，说：“你觉得我们女人很善于观察？”

“绝对是一流的观察家。你认为平克顿小姐是不是同意你的看法呢？”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拉维妮娅对这件事发表意见。”

“她对艾米·吉布斯之死有何看法？”

韦恩弗利特小姐皱皱眉，好像在思考着，然后说：“很难说，拉维尼娅有个很奇怪的想法。”

“什么想法？”

“她觉得阿什威奇伍德有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说，有人从窗口把汤米·皮尔斯推下去？”

韦恩弗利特小姐吃惊地凝视着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菲茨威廉先生？”

“是她告诉我的。虽然说得没有这么清楚，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韦恩弗利特小姐身子向前倾，微红着脸兴奋地说：“是什么时候的事，菲茨威廉先生？”

卢克平静地说：“她被撞死那天，我们一起搭火车到伦敦。”

“她究竟说了些什么？”

“她说近来阿什威奇伍德死了很多人，她提到艾米·吉布斯、汤米·皮尔斯，还有卡特，她还说亨伯比医生将是下一个。”

韦恩弗利特小姐缓缓地点点头：“她有没有说是谁干的？”

“一个有某种眼神的男人，”卢克严肃地说，“按照她的说法，你不可能会认错那种眼神。那个男人跟亨伯比说话的时候，她看见他又带着那种眼神，所以她说亨伯比会是下一个要死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韦恩弗利特小姐轻声道，“喔，天哪！

天哪!"她靠在椅背上,眼里露出惊恐的神色。

"那个男人是谁?"卢克说,"告诉我,韦恩弗利特小姐。你知道,你肯定知道。"

"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但是你可以猜到,"卢克急切地说,"你肯定很清楚她心里想的是谁。"韦恩弗利特小姐不情愿地低下了头。"那就快告诉我。"

可是韦恩弗利特小姐却拼命地摇着头说:"不,不行,你这个要求实在太不适当了!你要我猜一个死去的朋友心里可能想什么,我不能这样指控别人!"

"这不是指控,只是意见。"

但是没想到韦恩弗利特小姐却非常坚决,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点没有。实际上拉维妮娅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事。也许我可以猜猜她可能知道是谁,但是你知道,我也许会完全猜错。那不就使你误入歧途?甚至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我要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实在太恶毒、太不公平了,而且我说过,我也许会完全猜错,事实上我很可能现在就错了!"她紧抿着嘴,坚决而严肃地看着卢克。

卢克知道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去面对它。他知道韦恩弗利特小姐的正义感和另外一种更难断定的朦胧感觉都对他不利。他不失体面地接受失败,起身道别,打算以后再重提这件事,不过他现在并没有表示出来。"当然,你看准了的事就应该照着去做,"他说,"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

韦恩弗利特小姐陪他走到门口时,似乎变得又没有那么坚决了,她说道:"希望你不要认为——"但是她很快又改

口道："要是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话，请你一定，一定告诉我。"

"我会的，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好吗？"

"那当然，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别人。"卢克希望她说的是真话。"替我向布里奇特问好，她真是个端庄的女孩，不是吗？而且很聪明。我——我希望她将来生活幸福。"卢克露出疑惑的表情。她又补充道："我是说她与惠特菲尔德勋爵的婚事。他们的年龄实在相差太大了。"

"是的，确实这样。"

韦恩弗利特小姐叹口气，出乎意料地说："你知道，我曾经跟他订过婚。"

卢克非常惊讶地凝视着她，她点点头，有点悲哀地笑笑，说："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是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你知道，我帮着他自学。他那种——那种精神和决心成功的态度真令我钦佩。"她又叹了口气："当然，我们家的人都反对这桩婚事。那时候门第观念非常强。"过了一两分钟，她又说："我一直很热切地关注着他的事业，觉得我家人过去的想法是错的。"然后她微微一笑，向他点头告别之后，就回屋去了。

卢克努力地整理自己的思绪，他本来认为韦恩弗利特小姐已经很"老"了，现在才知道她可能还不到六十岁。惠特菲尔德勋爵一定五十好几了，她也许至多比他大一两岁，可是他现在却要跟布里奇特结婚了。布里奇特才二十二岁，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卢克想："呸！去他的！别想这件事了。工作！好好地干下去！"

第十四章　卢克对案情的分析

艾米·吉布斯的姑姑丘奇太太实在很不讨人喜欢。尖尖的鼻子，狡猾的眼睛，还有那张唠叨的嘴，都使卢克感到十分厌恶。他故意装作粗率无礼的样子，没想到这一招却很奏效。他告诉她："你必须尽量回答我的问题，要是你故意隐瞒或歪曲事实，其后果也许会对你很不利。"

"是的，先生，我知道了。我真的很愿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

"而且你也不愿意，对不对？"卢克打断她的话，"好，只要你照我的话做，就不会有这种麻烦。我想知道关于你死去的侄女的一切——她有些什么朋友，收入来源，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等等。好了，我们先从她的朋友说起，她有哪些朋友？"

丘奇太太用她那令人不快、狡猾的眼神对他斜眼一瞥，

然后说："你是说男性朋友吧，先生？"

"她有女性朋友吗？"

"喔，可以说——几乎没有，先生。当然，她也和一些女孩子帮过佣，可是艾米不大跟她们来往。你知道——"

"她更喜欢男性。说下去，照实说。"

"她真正的男朋友是修车厂的吉姆·哈维。先生，他是个稳重的好小伙子，我跟她说过好多次：'你找不到更好的男朋友了。'"

卢克插嘴道："还有其他人吗？"

她又用狡猾的眼神看看他："我想你是指古玩店那个老板吧？我不喜欢这件事，也不怕实话实说，先生。我一直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也不愿意忍受调情的行为！可是这年头的女孩子啊，跟她们说也没用，老是自行其是，总有一天她们会后悔的。"

"艾米有没有后悔过？"卢克率直地问。

"没有，先生，我想她根本没后悔。"

"她死的那天，曾经去托马斯医生那里看过病，这不会是她的死因吧？"

"不，先生，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喔，我敢发誓不是！艾米一直觉得不舒服，其实只是咳嗽厉害和重感冒，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事，肯定不是，先生。"

"我相信你的话，她和埃尔斯沃思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丘奇太太斜眼看了他一下，说："我不敢肯定，先生，艾米不大信任我。"

卢克简短地说:“可是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深了?”

丘奇太太平静地说:“那位先生在这里声名狼藉,先生,说什么的都有,他常常有朋友从城里来,半夜里一起在那个女王草坪搞许多怪名堂。”

“艾米去过吗?”

“她还真的去过一次,先生,整夜都呆在外面,勋爵发现之后——她当时在庄园做事——狠狠地说了她一顿,她也不客气地顶撞,结果他就把她解雇了,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

“她是否跟你谈过她做事的人家的事?”

丘奇太太摇摇头:“不多,先生,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

“她也在霍顿家做过一段佣人,对不对?”

“将近一年,先生。”

“为什么离开呢?”

“只是为了换个好地方。当时庄园有个空缺,而且当然啦,那边薪水也比较高。”

卢克点点头,又问:“霍顿太太死的时候,她正在霍顿家做事,对吗?”

“是的,先生,她发过不少牢骚——因为霍顿家请了两个护士照顾霍顿太太,所以又添了两个人的活以及多洗的盘子什么的。”

“她没有在艾博特律师那儿做过事?”

“没有,先生,艾博特先生已经有一对夫妇帮他料理家务。艾米去他办公室找过他一次,不过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卢克记下这一点可能相关的小事，不过既然丘奇太太对这件事只知道这么多，他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村子里还有其他绅士与她往来吗?”

“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人了。”

“够了，丘奇太太，别忘了，我要你说实话。”

“那算不上是什么绅士，先生，差太远了。事实上她那样做只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

“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丘奇太太?”

“你大概听说过‘七星酒店’吧，先生? 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酒店老板哈里·卡特也不是一个情趣高雅的家伙，十天有九天都是醉醺醺的。”

“艾米跟他要好?”

“跟他散过一两次步，我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真的，先生。”

卢克沉吟着点点头，又换了一个话题:“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汤米·皮尔斯的小男孩?”

“什么?皮尔斯太太的儿子?当然认识，老是调皮捣蛋。”

“他有没有常常去找艾米?”

“没有，先生，要是他想对她搞恶作剧，艾米一定马上给他一耳光，把他赶走。”

“她在弗恩弗利特小姐那里做事快乐吗?”

“她觉得有点没劲，先生，薪水也不高。不过当然啦，她被阿什庄园那样解雇后，要找个好工作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想她也可以到外面去吧?”

“你是说到伦敦去?”

“或者其它地方。”

丘奇太太摇摇头，缓缓地说：“在那种情况下艾米不想离开阿什威奇伍德。”

“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是什么意思？”

“她与吉姆和古玩店那位绅士的事。”卢克沉吟着点点头。丘奇太太又说：“韦恩弗利特小姐人不错，可是对擦拭银器和铜器以及整理被褥都很注意，要不是在其它方面还能找到一些乐趣，艾米绝对受不了这种大惊小怪。”

“我可以想象得到。”卢克平淡地说。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已经没有其它问题好问了，也相信已经把丘奇太太所知道的事都挖掘出来了。不过他又做了最后一次试探：“我相信你可能猜到这些问题的用意。艾米死得相当可疑，我们不相信是意外。如果不是意外，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丘奇太太用一种恐怖的声音说：“谋杀！”

“不错。好了，假定你侄女确实是被杀了，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是凶手？”

丘奇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警方因此破案，应该会有一笔奖金吧。”

“也许会有。”卢克说。

“我不想说得太肯定。”丘奇太太用饥渴的舌头舔舔她薄薄的嘴唇。“古玩店那位绅士实在很古怪。你还记得卡斯特案子里那个可怜的女孩吧？警察发现她的碎尸被挂在卡斯特在海滨的一座平房里。后来又有五六个光顾他商店的可怜女孩遭到同样下场。也许这位埃尔斯沃思也是那种人吧？”

“你觉得是这样，是吗？”

“嗯，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先生，不是吗？”

卢克承认有这种可能，接着又说：“德比赛马那天下午，埃尔斯沃思先生是不是不在村子里？这一点非常重要。”

丘奇太太瞪大了眼睛说：“德比赛马那天？”

“对，就是两星期前的星期三。”

她摇摇头说：“说真的，我也说不准，他星期三通常不在，多半是进城去。你知道，他星期三很早就关门。”

“喔，”卢克说，“很早关门。”

他与丘奇太太道别，没理会她在背后暗示她的时间很宝贵，应该得到金钱补偿等等。他发现自己很不喜欢丘奇太太，不过刚才跟她的一番交谈虽然不特别有用，却也有几点值得参考的地方。

卢克仔细地在脑子里回顾了一遍与案情有关的所有事情，不错，归根结底还是那四个人：托马斯、艾博特、霍顿和埃尔斯沃思。他觉得韦恩弗利特小姐的态度正好证明他的想法没错。她一直不愿意指出是什么人，有她的难言之隐。那一定是表示她所猜的那个人在阿什威奇伍德相当有地位，只要稍加暗示，都可能伤害那个人。这和平克顿小姐决心向伦敦警察厅告发一事，也是不谋而合。村子里的警察必然对她的怀疑一笑置之，因为这不是一个屠夫、面包师、制蜡烛师傅，或者小小的汽车修理工的案子。要对那个人以谋杀罪提出指控，是一件很不可思议、很严重的事。现在卢克知道嫌疑犯可能有四个，接下来，他一定要更谨慎地采取行动，逐个调查这四个人，看看凶手究竟是谁。

先分析一下韦恩弗利特小姐一再不情愿确实指出什么人这一点。她是个诚实谨慎的人，知道平克顿小姐的怀疑对象是谁，可是正如她所指出的，那只是她个人的猜测。很可能她的猜测不对。那么，韦恩弗利特小姐脑子里想的究竟是谁呢？她担心自己一旦说出来，说不定会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所以，她怀疑的对象一定很有地位，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卢克觉得，这样一来就把埃尔斯沃思排除在外了。他在阿什威奇伍德实际上是个外来人，在当地名声也很不好。卢克相信，如果韦恩弗利特小姐脑子里的人是埃尔斯沃思，她一定不会反对说出他的名字。因此，对韦恩弗利特小姐来说，埃尔斯沃思就根本用不着考虑。

好，现在再看看其他人。卢克相信霍顿少校其实也可以排除。因为韦恩弗利特小姐用有点亲切的口吻反驳霍顿有毒死妻子的可能。要是她怀疑他后来杀过其他人，就一定不会那么肯定他与他太太的死无关。

这么一来，就只剩下了托马斯医生和艾博特先生。这两个人的条件都很符合：职业高尚，没传出过任何丑闻。大致说来，他们都很受欢迎和爱戴，在人们的心目中诚实和正直。

卢克又考虑案子的另一方面：他真的能排除埃尔斯沃思和霍顿吗？不，他立刻摇摇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平克顿小姐真的知道那个人是谁，由她和亨伯比医生的死就可以证明。不过平克顿小姐实际上从没有向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小姐提过这人是谁。因此，虽然韦恩弗利特小姐以为自己知道，她也许是猜错了。我们常以为知道别人在想什

么，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不但不对，而且还错得很离谱。

因此，这四个人还是都有嫌疑。平克顿小姐已经死了，再也不能帮他的忙。卢克只能一如既往，完全靠自己去权衡分析各种证据，考虑谁有作案的可能性。

他先从埃尔斯沃思想起。从表面上看，埃尔斯沃思最有可能是凶手。他的行为变态，很可能是性反常的性格，或许很容易成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不妨这样做，"卢克自语道，"轮流把每个人当成嫌疑犯。比如说，埃尔斯沃思是杀人凶手。现在假装知道这是确凿无疑的。然后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所有可能是被害者的人。首先是霍顿太太，很难看出埃尔斯沃思想除掉她的动机。不过我知道他可能用的手段：霍顿曾说她服用过他的偏方，也许他就是趁机加了些砒霜之类的毒药进去。问题是：为什么？

"再看看其他的被害者。艾米·吉布斯，埃尔斯沃思为什么要杀她呢？理由很明显：她很令人讨厌。也许他食言之后，她威胁要采取行动？或许她协助过他的午夜秘密宗教仪式，并且威胁要说出去？惠特菲尔德勋爵在阿什威奇伍德很有影响力——据布里奇特说——而且是个很有道德的人。要是埃尔斯沃思有些什么严重伤风败俗的行径，他也许会亲自出面进行制止。于是他就想要干掉艾米。我想这可是个有虐待狂的凶手干的，从凶手所用的手段就可以证明。

"下一个是谁呢？卡特？为什么要杀卡特？卡特不可能知道有关他们午夜秘密宗教仪式的事——不过也许艾米告诉过他吧？卡特漂亮的女儿是不是也牵涉在里面？埃尔斯

沃思有没有向她求爱？我应该去看看露西·卡特。也许卡特只是骂过埃尔斯沃思，埃尔斯沃思就很生气。要是他已经杀过一两个人，一定不在乎为了丁点小事而再杀一个人。

“再看看汤米·皮尔斯。埃尔斯沃思为什么要杀汤米·皮尔斯？很简单，汤米帮他举办过午夜秘密宗教仪式，威胁说要告诉别人。也许汤米已经说出去了，那么让他永远闭上嘴。

“亨伯比医生呢？埃尔斯沃思为什么要杀亨伯比医生？原因最简单不过了。亨伯比是个医生，他发现埃尔斯沃思的精神不正常，或许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所以亨伯比就死定了。不过所用的手段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埃尔斯沃思怎么能肯定亨伯比一定会死于血液中毒？或者亨伯比死于其它原因？而他手指中毒只是巧合？

“最后还有平克顿小姐，埃尔斯沃思星期三很早关门，那天他也许进过城。不知道他有没有车？我从没见他开过车，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什么。他知道她怀疑他，不愿意冒险让她到伦敦警察厅去，否则万一他们相信她的故事呢？或许他们已经知道了他所干的一些事了？

“这些都是对埃尔斯沃思不利的证据，那么对他有利的证据是什么呢？首先，他一定不是韦恩弗利特小姐认为平克顿小姐所指的人。其次，他与我模糊的印象很不一致。平克顿小姐谈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像埃尔斯沃思那种人。我觉得她指的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至少从外表来看，谁也不会怀疑那种人。可是埃尔斯沃思却很容易让人起疑心。不对，我觉得她所说的人应该更像托马斯医生。

“好，现在来看看托马斯。托马斯这个人怎么样？我跟他聊过之后，就把他从嫌疑的名单上划掉了。他是个谦逊的好小伙子。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杀人犯也很可能是个不装腔作势的好人——除非我完全猜错了。人们决不认为这样的人会是杀人凶手，而托马斯就给人这种感觉。

“好吧，还是再从头看起。托马斯为什么要杀死艾米·吉布斯呢？说真的，看起来很不可能，不过她死的当天去他那里看过病，而且他的确也给了她一瓶咳嗽药。假如那真是草酸，这一招实在是简单而又聪明。当别人发现她中毒时，究竟请的是哪一位医生呢？——亨伯比还是托马斯？如果是托马斯，他去的时候，只要在口袋里放瓶帽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放在桌上，然后装模作样地把两个瓶子都拿去化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只要够冷静，这不是难事。

“汤米·皮尔斯呢？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能的动机，托马斯医生的问题是很难找出他的动机。连疯狂的动机都没有，卡特也一样。托马斯医生为什么要干掉卡特呢？我只能假定艾米、汤米和卡特都知道托马斯医生有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喔，对了，假设那件事是跟霍顿太太的死有关。托马斯医生是她的主治医生，不料她的病情却突然恶化，而且死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别忘了，艾米·吉布斯当时就在霍顿家做事，她或许看到或听到什么，所以就注定该死。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汤米·皮尔斯是个非常爱打听别人事情的小男孩。也许他知道了什么。那卡特呢？说不定艾米·吉布斯告诉过他，他又可能在酒店里喝醉时说给别人听，所以托马斯决定也让他闭嘴。当然，所有这些都

只是纯粹的猜测,可是除此之外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看看亨伯比。啊!终于找到了一件似乎很有可能的谋杀案。有充分的动机和理想的作案手段。如果托马斯可能使他的合伙人血液中毒,就没有其他的人能办得到了。他每次替他换药包扎伤口的时候,都可以使它重新感染,但愿前面几个案子可能性再大一点就好了。

"平克顿小姐呢?她的问题就更难解释了。但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托马斯医生在德比赛马那天至少有大半天不在阿什威奇伍德,他说是在接生,也许是,不过他开车离开威奇伍德也是事实。还有别的什么?对了,还有一件事,那天我离开他诊所时,他看我的目光好像很高傲,降尊纡贵似的。他的微笑就像明知道把我引入歧道而幸灾乐祸的样子。"

卢克叹口气,摇摇头,继续进行推理。"艾博特呢?他也很有可能。外表正常、富有、受人尊敬,最不可能是凶手的人,而且他很自负,有信心,凶手通常都是这样,过于自负,总是以为自己一定能逍遥法外。艾米·吉布斯找过他一次,为什么?她找他有什么事?进行法律咨询?为什么?或者只是个人私事?有人说汤米曾经看到一位小姐的来信,是不是艾米·吉布斯写的?或者是霍顿太太写的,但却落在了艾米·吉布斯的手里,授人以柄?还有哪个小姐可能写过这么秘密的信给他,结果不小心被办公室小男孩看到的时候,会使他大发脾气呢?还有什么有关艾米·吉布斯之死的证据?帽漆?使用这种东西的人确实有点守旧——而像艾博特这种人对女人方面往往观念很保守。他是那种旧式的调情者。

汤米·皮尔斯呢?很明显——就是因这封信而死,那一定是一封事关重大的信。卡特呢?嗯,他跟卡特的女儿有麻烦,但是艾博特可不想闹出丑闻——像卡特这样卑鄙凶残的笨蛋竟敢威胁他!他!他已经成功巧妙地杀掉两个人!把卡特也干掉!趁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看准了一把将他推下河!说真的,这样杀人简直太容易了。

"我对艾博特的心态了解吗?我想是吧。一位老小姐看在眼里的凶险眼神,她就是在想跟他有关的事。还有,他跟亨伯比吵过架。老亨伯比竟然敢跟他——聪明的律师兼杀人凶手——作对!'老傻瓜!一点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他活该!竟敢恫吓我!'

"后来呢?转身看到拉维尼娅·平克顿的眼睛,于是他自己的眼睛畏缩了,露出一种内疚感。他一向吹嘘不受别人怀疑,现在却很明显地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平克顿小姐知道他的秘密,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对,可是她拿不出任何证据。假定她到处寻找证据,或者到处跟人说,或者——他对人的判断非常准确,猜出她最终要做什么。万一她真的把这个故事亲自告诉伦敦警察厅,他们也许会相信她,并且开始调查。他不得不孤注一掷以防万一。艾博特有车吗?或者他在伦敦租了一辆?不管怎么说,德比赛马那天他不在阿什威奇伍德。"

卢克又一次停顿下来,他想得太真实了,发现一下子很难从一个嫌疑犯过渡到另一个嫌疑犯。他不得不等上一两分钟,才能平静下来把霍顿少校想象为成功的杀人凶手。

"先假设霍顿杀了他太太。他可没有少受她的气,而且

她一死他就可以得到大笔遗产。为了装得逼真,他必须假装对她忠心耿耿。为一直保持这种姿态,他有时候——不妨说——表演得太过分了一点吧?

"很好,他成功地杀了一个人。下一个是谁?艾米·吉布斯。对,很有可能。艾米当时在他家做佣人,也许她看到了什么——比如少校给他太太服用一种起镇定作用的牛肉汁或粥?她本来不知道那一幕有什么意义,直到霍顿太太死了她才明白。霍顿少校想到玩帽漆这种把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是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对女人的装饰品一点也不了解。这样一来,艾米·吉布斯的死就真相大白没有什么问题了。

"醉鬼卡特呢?还是一样。艾米告诉了他什么秘密,于是少校又干脆除掉了他。

"现在来看看汤米·皮尔斯。还是从他喜欢打听别人私事的性格入手。也许他在艾博特办公室看到的那封信是霍顿太太写的,抱怨说她丈夫想毒死她呢?这只是胡乱猜测,不过也真的有可能。不管怎样,少校觉察到汤米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汤米遭到了艾米和卡特同样的下场。所有这些都非常简单,做起来容易,说起来也很合理。杀人不难?我的天哪,一点都没错!

"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亨伯比?杀亨伯比的动机何在?很不清楚。亨伯比本来是霍顿太太的主治医生,是不是亨伯比觉得她病得很奇怪,于是霍顿又说服他太太换了年轻而又不那么多疑的托马斯医生?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那么久之后他又觉得亨伯比对他构成威胁呢?真

难说。亨伯比死的方式也很难解释。手指中毒好像与少校没有什么关系。

“平克顿小姐呢？嗯，非常有可能。霍顿有车，我见过，那天他不在阿什威奇伍德，据说是去看德比赛马了，也许是真的，对。霍顿是不是冷血杀手？是不是？是不是？要是我知道就好了。”

卢克凝视着前方，眉头紧皱思索着：“凶手就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觉得不是埃尔斯沃恩，但是也有点可能。看起来他最明显。托马斯好像非常不可能——如果可从亨伯比死的方式来看。血液中毒绝对是个懂医的凶手干的。凶手也可能是艾博特，对他不利的证据虽然没有别人多，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可能。对，有些别人不具备的作案条件，他反而具备。还有，也可能是霍顿，他多年来一直受太太的欺压，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对，有可能。可是韦恩弗利特小姐觉得他不是凶手，她可不是傻瓜——也了解被害人以及他们被害的地方。

“她到底怀疑谁呢？艾博特还是托马斯？肯定是这其中的一个。要是我直接问她——‘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个？’——也许她就会告诉我。可是即便这样，她说的也可能不对，因为无法要她像平克顿小姐那样证明她猜得没错啊！证据！我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要是再发生一件命案——只要一件——我就会知道凶手是谁了。”

他突然停下来，低声说：“我的天，难道再死一个人我才能破案吗？”

第十五章　勋爵司机的无礼行为

卢克在“七星酒店”里喝酒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他一进酒店，店里喝酒的农民那六七双眼睛就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交谈也立刻停止了。卢克随便对收成啦，天气状况啦，足球彩票等普遍话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他判断没错，柜台后面那个红发黑颊的漂亮女孩一定是露西·卡特小姐。他只好假装向她献殷勤，她愉快地与他打情骂俏，最后适可而止地格格笑着，说：“你继续闹吧！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当真！那是秘密！”然后又说笑了一会儿。不过看得出他的表演很呆板。

卢克觉得再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获，就把啤酒喝完离开了。他沿着小路走到河边的一座小桥，正当他站着审视这桥时，背后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就是这里，先生，老哈里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卢克回头一看，是刚才在酒店里

喝酒的一个家伙。在酒店里，他对卢克的话理都不理，现在却显然很乐意向他描述这个恐怖故事。那个老农工说："一脚没踩稳掉进河里，一头栽进河中的烂泥里，拔不出来了。"

"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个地方掉下去。"卢克说。

"他是喝醉了，的确醉了。"这个农工宽容地说。

"对，不过他以前肯定喝醉酒从这里经过很多次。"

"几乎每天晚上，"对方说，"哈里老是喝得醉醺醺的。"

"也许是有人把他推下去的。"卢克故意漫不经心地说。

"也许，"对方说，"不过我想不出谁会干这种事。"

"也许他有几个仇人。他每次喝醉酒就会乱骂人，是不是？"

"他的话真让人受不了，一点也没遮拦，可是谁也不会朝一个喝醉酒的人再推一把。"

卢克没有再反驳，他显然认为对喝醉酒的人趁火打劫是不道德的。听到他这种想法，老农工感到很惊讶。卢克只好含糊地说："唉，真可怜。"

"他老婆可一点不伤心，"老农工说，"她和露西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人也恨不得除掉他？"

老人对这不大清楚，他说："也许吧，但他对人实在没有恶意。"说完，他们就分手了。

卢克朝着旧府邸走去。它前面的两个房间办理借还书业务。他从标明"博物馆"的那道门走到它的后面，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观赏着那些不很有趣的陈列品。有一些古罗马时期的陶器和硬币，一些南海珍品，一个马来亚头饰，"霍顿

少校捐赠”的各种印度神像，以及一尊面目凶恶的大佛像，一盒看来很可疑的埃及珠子。

卢克信步出来又走进大厅，里面空无一人，他快步走上楼梯，楼上有一个放杂志和报纸的房间，另外一间摆满了非小说类书籍。卢克又上了一层楼，上面有一些摆满他称之为废弃物的房间——被飞蛾咬过的鸟标本、一堆堆破旧的杂志，还有一个房间的书架上全是过时的小说和儿童读物。

卢克走到窗边。汤米·皮尔斯一定在这上面坐过，他一边吹口哨，一边不时卖力地擦着窗户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进来，汤米立刻装出努力工作的样子，探出上身用力擦窗户，这时候，那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过来，突然猛力把他一推。

卢克转身走下楼梯，在大厅里站了一两分钟，谁也没有注意他进来，谁也没有看到他上楼。卢克想：“任何人都能做到，真是太简单了！”这时，他听到图书馆那边有脚步声传来，既然他没做任何坏事，不怕被人看见，当然可以站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只要向后退回到博物馆的房间里就行了，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韦恩弗利特小姐从图书馆出来，腋下夹着一小叠书。她正在戴手套，看起来很愉快而忙碌。看到卢克，她立刻露出高兴的表情，喊道：“噢！菲茨威廉先生，参观博物馆吗？恐怕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打算替我们弄一些真正有意思的展品来。”

“真的？”

“是啊，你知道，一些现代时髦的东西，就像伦敦科学博

物馆那些东西一样。他说过要弄个模型飞机、火车和一些化学东西。”

“那也许会比较有意思些。”

“是啊，我觉得博物馆不应该只有过去的旧东西，你说呢？”

“也许是吧。”

“还要展览一些关于食品方面的东西——卡路里啦、维生素啦什么的。惠特菲尔德勋爵对‘伟大的健身运动’非常热心。”

“那天晚上他也谈到过。”

“现在很流行这一套，对不对？惠特菲尔德勋爵对我说过他去过韦勒曼研究所，看到许多微生物啦、培养基啦，和细菌什么的。真使我不寒而栗。他还告诉我什么蚊子啦、昏睡病啦、肝吸虫啦，对这些我真是一窍不通。”

“惠特菲尔德勋爵或许也不大懂，”卢克愉快地说，“我敢打赌他一定全弄错了。你的头脑比他清楚多了，韦恩弗利特小姐。”

韦恩弗利特小姐平静地说：“承蒙夸奖，可是女人的思想恐怕永远没有男人那么深邃。”

卢克极力压制住想批评惠特菲尔德勋爵思想的欲望，说：“我刚才的确参观过博物馆，不过后来又去看过顶楼的窗户。”

“你是说汤米掉下去的地方？”韦恩弗利特小姐颤抖了一下。“真是太可怕了。”

“对，想起来实在不愉快。我跟丘奇太太——艾米的姑

姑谈过一小时,她可不是个好女人。"

"根本不是。"

"我必须装得很强硬,"卢克说,"我想她大概以为我是个高级警官之类的。"

她发现韦恩弗利特小姐表情陡然一变,说:"喔?菲茨威廉先生,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

卢克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写书的那套说法快要露馅了,光靠那么说,实在问不出多少东西。我不得不问一些与案件直接有关的问题。"

韦恩弗利特小姐摇摇头,脸上还是一副很不安的表情。她说:"这种地方消息传得很快很快!"

"你是说我上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侦探来了!'我觉得现在无所谓了。其实那样我反而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我不是指这个,"韦恩弗利特小姐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是说'他'会知道你已经在追查他。"

卢克缓缓地说:"我想他一定会知道。"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太可怕、太危险了吗?"

"你是说,"卢克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你是说凶手会对我下毒手?"

"对。"

"真好笑!"卢克说,"我从没想过这一点!不过我相信你说得没错。嗯,那不是正好吗?"

韦恩弗利特小姐认真地说:"我想你还没意识到他是

……是多么聪明！多么小心谨慎！还有，别忘了，他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或许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

“对，”卢克若有所思地说，“也许真是这样。”

韦恩弗利特小姐大声说：“噢，我不喜欢这样！真的，我觉得太可怕了！”

卢克温和地说：“你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告诉你，我已经把作案嫌疑人的范围缩得很小了，也大概知道凶手是谁。”她猛然抬起头，卢克向她走近一步，低声对她说：“韦恩弗利特小姐，如果我问你，托马斯医生和艾博特先生两个人之中，谁最可能是凶手？你怎么回答？”

“这个——”韦恩弗利特小姐突然用手捂住胸口，后退一步，但是她的眼神却使卢克感到很困惑，因为她的眼里流露出不耐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名状的神情，她说：“我无法回答。”

她突然转身，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一半是叹息，一半是抽泣。卢克只好不再坚持，问她：“你要回家？”

“不是，我要把这些书给亨伯比太太送去，跟你回庄园同路，我们也许可以一起走一段路。”

“那太好了。”卢克说。

他们走下台阶，向左转，沿着林中草坪往前走。

卢克回头看看他们刚离开的那幢房子的庄严轮廊，对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令尊在世的时候，这幢房子一定很漂亮。”

韦恩弗利特小姐叹口气，说：“对，我们住在那里都很快

乐，值得庆幸的是房子没有被拆掉。许多旧房子都拆掉了重建。”

“我知道，真叫人难过。”

“而且那些新房子盖得还不如旧房子好。”

“我想恐怕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当然啦，”韦恩弗利特小姐说，“新房子很方便，省心省力，也不必擦洗那么大的地面。”

卢克同意她的看法。

走到亨伯比医生家大门时，韦恩弗利特小姐迟疑了一会儿，说：“今晚夜色真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往前走一会，我喜欢这种气氛。”

卢克虽然觉得有点意外，还是有礼貌地表示很高兴与她同行。其实他觉得今晚算不上是个美丽的夜晚，冷风阵阵袭来，树叶哗哗作响。他想，随时都可能有暴风雨。但是韦恩弗利特小姐却一手拿着帽子，假装很愉快地走在他身边，一边和他谈天，一边微喘着气向前走。

亨伯比医生家到阿什庄园最近的路不是走大道，而是穿过一条有点偏僻的小路，直达庄园的后门，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这道门不是装饰华丽的大铁门，而是两根好看的大门柱，上面有两个粉红色的石制大菠萝。卢克不懂为什么要做成菠萝，不过他猜想惠特菲尔德勋爵或许觉得菠萝显得与众不同，格调高雅吧。

他们走近那道门时，里面传来愤怒的声音。一会儿，他们看到惠特菲尔德勋爵正在训斥一个穿司机制服的年轻人。

“你被解雇了!”惠特菲尔德勋爵大声说,“听到没有?你被解雇了!”

“爵爷,要是你高抬贵手,我下次绝对不敢了。”

“不行,怎么就这样算了!把我车子偷偷开出去!我的车!还有,你居然喝了酒!对,不用否认,你明明喝了酒!我早就规定过,在我的庄园里有三件事绝对不允许——一是酗酒,二是不道德,三是没有礼貌!”

那个年轻人虽然没有大醉,可是喝得有点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他马上改变了态度:“这个不准,那个不行,你这个老王八蛋!你的庄园!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老爸以前,是开鞋店的?真是笑破肚皮了!看你那副趾高气扬,像公鸡走路的样子!我倒想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一点也不比我强,听到了吗?”

惠特菲尔德勋爵气得满脸猪肝色,大声吼道:“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你好大胆?”

年轻人又气势汹汹地向他走近一步,说:“要不是看你这么可怜兮兮的,像头大肚子的小蠢猪,我一定会揍你一拳——对,一定会揍你一拳!”

惠特菲尔德勋爵急忙退后一步,被树根绊了一下,摔了个大屁股蹲,卢克赶忙上前,对司机粗暴地说:“还不快滚!”

这时司机已经恢复了理智,露出恐惧的表情说:“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啦,真的,我保证。”

“我相信只是多喝了几杯。”卢克说,一边把惠特菲尔德勋爵扶起来。

“请你宽恕我,爵爷。”那人支吾道。

“你一定会后悔的，里弗斯。”惠特菲尔德勋爵气得连声音都颤抖着。

那人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蹒跚地缓缓走开。

惠特菲尔德勋爵咆哮着骂道：“太没礼貌了！太过分了！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那家伙一定会倒霉的！目无尊长！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想想看我给了这些人多大的恩惠——高工资，舒适的享受。退休时还有养老金，可是他们居然这么忘恩负义——真是太可耻了！”

他激动得呛住了，后来觉察到韦恩弗利特小姐默默地站在一旁，这才又开口道：“是你呀！霍诺里亚，真遗憾让你看到这么没面子的事。那个家伙说的话——”

“他恐怕是发疯了，惠特菲尔德勋爵。”韦恩弗利特小姐一本正经地说。

“他喝醉了，他一定是喝醉了！”

“只有一点点醉。”卢克说。

“你们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惠特菲尔德勋爵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把我的车开出去！——我的车！以为我不会那么快就回来。布里奇特开双座汽车送我到莱因。结果这小子竟敢开我的车带个女孩——我想是露西·卡特——出去兜风！”

韦恩弗利特小姐温和地说：“真是太不应该了。”

惠特菲尔德勋爵似乎得到点安慰：“是啊，不是吗？”

“不过我相信他肯定会后悔的。”

“我会让他受到惩罚的。”

“你已经把他解雇了。”韦恩弗利特小姐指出。

惠特菲尔德勋爵摇摇头，说："那个家伙一定不会有好下场！"他挺挺胸，又说："请到屋里喝杯雪利酒，霍诺里亚。"

"谢谢你，惠特菲尔德勋爵，我还要把这些书给亨伯比太太送去。晚安，菲茨威廉先生，你现在没事了。"她对他微笑着点点头，快步走开了。她的态度就像保姆把参加聚会的孩子送回家似的，卢克突然想到一件事，不禁倒吸了一口气。韦恩弗利特小姐是不是为了保护他才陪他回来呢？这种想法似乎有点荒唐可笑，但是——

惠特菲尔德勋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我想的确非常能干。"

惠特菲尔德勋爵朝屋子走去，脚步有点沉重，还用手轻轻地搓着后背，最后他突然轻声地笑着说："我曾经和霍诺里亚订过婚，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当年很好看，没有现在这么瘦得皮包骨，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好笑。她家当时在这里可是名门望族。"

"是吗？"

惠特菲尔德勋爵沉吟道："老韦恩弗利特上校可是这里的头面人物，别人看到他都要举手敬礼，他是个老派人物，傲慢得不得了。"他又轻声地笑着说："霍诺里亚宣布要嫁给我时，这下可闯了大祸了！她说自己是激进派，非常认真，一心想消除门第观念。她是个严肃认真的女孩。"

"结果她家人破坏了你们的婚约？"

惠特菲尔德揉揉鼻子说："不，不完全是。事实上，我们是为了一件事吵了一架，她有一只该死的鸟——那种叫个

不停的金丝雀——我一向最讨厌这种鸟——结果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拧断了鸟的脖子。算了,现在谈这些也没用,忘了吧!”他耸耸肩,好像想甩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接着他又有点急切地说:“我想她始终没有原谅我。唉,这也难怪。”

“我想她已经原谅你了。”卢克说。

惠特菲尔德勋爵高兴地说:“真的吗?我太高兴了。你知道,我很尊敬霍诺里亚。她是个能干的女人,也是个淑女。就算在这种年头,这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事。她把图书馆管理得很好。”他抬起头,声音为之一变,说:“嗨!布里奇特来了。”

第十六章　菠　　萝

布里奇特走近时，卢克觉得自己全身肌肉都紧张起来了。自从那天打网球后，他就没跟她单独说过话，两个人仿佛有默契，彼此都躲着对方。此刻，他偷偷地看了她一眼，令人气恼的是，她看起来很平静、冷淡，她轻松地说："我正在想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戈登。"

惠特菲尔德勋爵咕哝抱怨道："刚才吵了一架！里弗斯那个家伙今天下午竟然把我的劳斯莱斯车开出去，太放肆了！

"简直是大逆不道。"布里奇特说。

"开玩笑也没有用，布里奇特，事情很严重，他开车带一个女孩出去。"

"我想他如果自己孤身一人一本正经地出去兜风也没什么意思。"

惠特菲尔德勋爵挺直身子说："在我的庄园里，不允许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

"开车带女孩子兜风实际上也不算不道德啊。"

"可是开我的车这么做就是不道德。"

"那当然比不道德更严重！简直就是对你的侮辱！可是你也无法让两性彼此不相往来，戈登。现在正是月圆的时候，而且实际上是仲夏之夜。"

"我的天，真的吗？"卢克问。

布里奇特瞥了他一眼："你好像对这一点很感兴趣？"

"不错。"

布里奇特转身对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有三个特别的人到了贝尔斯莫特利旅馆。第一位是个穿短裤、戴眼镜、穿件漂亮的紫红色丝织衬衫的男士；第二位是女士，没有眉毛，穿褶襞短裙，戴着一大串杂色的劣质埃及珠链，穿着拖鞋；第三位是个胖男士，穿着淡紫色套装和同色鞋子。我猜他们可能是我们那位埃尔斯沃思先生的朋友，爱说闲话的人说：'有人悄悄说，今晚女巫草坪上有狂欢宴啰。'"

惠特菲尔德勋爵气得满脸通红，说："我不准！"

"你无权干涉，亲爱的，女巫草坪是公共财产。"

"我不许他们在村子里进行反宗教的怪诞活动！我要在《丑闻》杂志上揭露他们。"他顿了顿，又说："提醒我把它记下来，请西德利写篇文章，我明天必须进城去。"

"惠特菲尔德勋爵与巫术之战，"布里奇特油腔滑调地说，"宁静的乡村还盛行着中世纪的迷信。"

惠特菲尔德勋爵困惑地皱眉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走

进屋里。

卢克打趣地说:“你应该更卖力地工作,布里奇特。”

“你这是什么意思?”

“要是丢掉这份工作就太可惜了。那一大笔财产没有到手,那些钻石和珠宝也一样。如果我是你,就该等到结婚典礼举行之后再卖弄那种讽刺的天才。”

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你真是想得太周到了。谢谢你对我的未来这么关心。”

“我一向是与人为善,为人着想。”

“我倒没注意。”

“是吗? 这可真让我感到意外。”

布里奇特揪下一片爬山虎的叶子,说:“今天你在做什么?”

“还是照样四处探查。”

“有什么结果吗?”

“像政客们说的,说不准。对了,这房子里有没有工具?”

“大概有吧,什么样的工具?”

“喔,什么方便的小工具都行。或许我能找到。”

十分钟后,卢克从一个小橱里挑出他要的东西。“这些够用了。”他拍拍装着工具的口袋说。

“你是想偷偷溜进别人家?”

“也许。”

“这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喔,我的处境本来就困难重重,非常难堪,我们星期六吵过架之后,我想我应该搬出去了吧。”

“要是你想表现得完全像个绅士，的确应该搬出去。”

“可是既然我相信自己很快就要找出那个杀人狂，也只好勉强留下来了。要是你能想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搬进贝尔斯莫特利旅馆，谢天谢地，那就请快点说吧。”

布里奇特摇摇头：“不行——一方面你是我表哥什么的，另一方面旅馆里也住满了埃尔斯沃思先生的朋友。旅馆只有三间客房。”

“那我只好留下来了，不过你一定觉得很痛苦。”

布里奇特对他甜甜一笑，说：“一点也不会，我随时都能剥几张人头皮给你瞧瞧。”

卢克感激地说：“那真是天大的谎言。布里奇特，我最欣赏你的地方，就是你天生残忍。好了，好了，失恋的情人要去换衣服，准备吃晚餐了。”

晚上平静地度过。卢克对惠特菲尔德勋爵的长篇大论显得非常有兴趣，专心地聆听着，所以勋爵对他更加赏识。进入起居室后，布里奇特说：“你们这些男人在一起话可真长。”

卢克答道：“难得惠特菲尔德勋爵谈笑风生，所以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他跟我谈他创办第一家报社的经过。”

安斯特鲁瑟太太说：“我觉得，花盆里这些新栽小果树真是太棒了，你应该试着在阳台上也种上一排，戈登。”话题又回到了平常的事。

卢克很早就回房去了，但是他并没有上床睡觉，他还有其它的打算。钟刚敲十二点时，他穿上网球鞋悄无声息地下了楼，穿过书房，从窗户爬了出去。强风仍然阵阵吹来，偶尔

也会平静一下。白云在天空疾驰而过，时常遮住月亮，所以一会儿到处黑黝黝的，一会儿又洒满明亮的月光。卢克绕道来到埃尔斯沃思先生家。他觉得这次调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因为他肯定在这个特殊的晚上，埃尔斯沃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会出门办他们自己的事。卢克想，仲夏之夜他们一定有什么仪式要举行，他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搜查一下埃尔斯沃思先生的房子。

他翻过两道墙，绕到房子的背面，拿出口袋里那些工具，挑了个合用的。他发现碗碟贮藏室的窗户不难打开，几分钟后，他把窗钩拨开，打开窗户，一纵身跳了进去。他口袋里还有一支手电筒，他尽量少用它——只是偶尔打开照照路，免得碰倒东西。

十五分钟后，他满意地发现屋里确实空无一人，主人出门办他自己的事去了。卢克惬意地笑笑，着手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仔细彻底地搜查每一个角落，一个上锁的抽屉里，除了两三幅平庸的水彩画之外，他发现了一些令他刮目相看的艺术品。埃尔斯沃思先生的来往信件看不出有什么秘密，可是有些书——塞在一个橱柜背后的书——却很值得注意。除此之外，卢克又发现了三件不充分却具有启发意义的证据。第一件是小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的"解决汤米·皮尔斯"——日期就是那孩子死的前几天。第二件是艾米·吉布斯的素描，但他却在她脸上愤怒地用红笔画了个大叉。第三件是瓶咳嗽药水。孤立地看起来，这三件东西证明不了什么，但是如果联系起来看，却让人很受启发和鼓舞。

卢克正把东西放回原处作最后整理，突然一怔，马上关

掉手电筒。他听到侧门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他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瞧,希望埃尔斯沃恩——如果来人是他的话,——会直接上楼。

侧门开了,埃尔斯沃思走进来,打开大厅的灯。他走过大厅时,卢克看到他的脸,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几乎有点认不出那张脸了,满嘴都是泡沫,眼睛里充满了奇异狂喜的光芒,跳着小舞步神气活像地走过了大厅。但是使卢克吃惊的是他的手——上面沾满了深褐色的东西——像是斑斑血迹。埃尔斯沃思果然径直上楼,一会儿,大厅的灯也关掉了。

卢克又等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大厅,仍旧从碗碟贮藏室的窗户爬出去。他抬头看看,但是屋子里漆黑而安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我的天,那家伙一定是疯了!不知道他刚才干了些什么。我敢肯定,他手上是血!”

他绕道回阿什庄园,正要拐上一条小路时,突然听到一阵树叶的沙沙声,他立刻转过身来问道:“谁?”树荫下走出一个穿黑披风的高挑身影。看起来怪异极了,卢克觉得自己仿佛连心跳都停了。一会儿,他才看清头巾下那张苍白的长脸。“布里奇特?你真是吓坏我了!”

她严厉地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见你出门的。”

“所以你就跟踪我?”

“没有,你走得太远了,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你太傻了。”卢克嘟囔道。

布里奇特不耐烦地又问了一次:“你到哪里去了?”

卢克愉快地说:“搜查了一下咱们的埃尔斯沃思先生的家,看看有什么秘密。”

布里奇特吓了一跳。“你有——有没有发现什么?”

“很难说,不过我对那个蠢猪有了更多的了解,如他的一些黄色下流的爱好,还发现三件也许很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她专心聆听他搜查的结果,最后他说:“虽然这些都是微小的证据,不过布里奇特,我正要走的时候埃尔斯沃思就回来了,我告诉你——这家伙真是发疯了!”

“你真的觉得这样?”

“我看到他的脸,简直是——无法形容!天知道他刚才干了些什么勾当!兴奋得不得了,而且手上还沾满了东西,我敢发誓那是血!”

布里奇特颤抖着喃喃道:“太可怕了!”

卢克生气地说:“你不应该独自一人出来,布里奇特,太胆大了,说不定有人会把你打昏。”

她颤抖地笑笑,说:“你也一样啊,亲爱的。”

“我会照顾自己。”

“我也很会照顾自己,你说过,我很坚强,冷酷无情。”

一阵狂风吹来,卢克突然说:“把那个头巾拿掉。”

“为什么?”

他出其不意地扯掉她的披风,一把扔开。冷风卷起她的头发直往上吹。她凝视着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卢克说:“你真的只要再配上一把扫帚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女巫了,布里奇特。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有这种感觉。”他又凝视了她一会儿,才说:“你是个残忍的魔鬼。”然后不耐烦地深深叹了口气,把披风扔回给她。“好啦,穿上,我们回家吧。”

“等一下。”

“为什么？”

她走近他，低声而又喘息地说：“因为我有话要跟你说。这也是我要在庄园外面等你的原因之一。我要在走进戈登的房子之前告诉你一件事。”

“喔？”

她发出一声短促而痛苦的笑声，说：“很简单，你赢了，卢克，就这件事。”

他尖声问：“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已经打消了做惠特菲尔德勋爵夫人的念头。”

他向她走近一步，问道：“是真的？”

“是真的，卢克。”

“你愿意嫁给我？”

“不错。”

“我不懂，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对我说话无所顾忌，可是我却好像喜欢你这个样子。”

他把她拉进怀中，吻着她，说：“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你快乐吗？卢克。”

“不是特别快乐。”

“你觉得和我在一起会快乐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试试看。”

“嗯，我也是这么想。”

他挽起她的胳臂，说：“我们这样确实有点奇怪，亲爱的，走吧，也许明天早上我们会变得正常一点。”

"对，有的人出事的方式往往有点可怕。"她往下一看，忽然把他一把拉住，说："卢克——卢克，那是什么？"

月亮刚从乌云里出来，卢克低头看到布里奇特的脚颤抖着指着一个蜷成一团的东西。他惊叫一声，抽出手来，跪在地上。他看看那团奇形怪状的东西，再看看上面的门柱，柱子上面的菠萝不见了。卢克终于站起来，布里奇特站在一边，双手捂着嘴。

他说："是那个司机里弗斯——已经死了。"

"那个该死的石头玩意儿——已经松动了一段时间了，我猜大概是被风刮下来砸到他头上。"

卢克摇摇头，说："风不可能那样。噢！对了，一定是有人希望别人以为这样，希望别人以为又是——一次意外！可这是骗人的，又是那个凶手！"

"不！不！卢克。"

"千真万确，你知道我在他后脑勺摸到什么吗？——夹杂着沙粒的粘糊糊东西。这周围并没有沙子。布里奇特，你听我说，有人埋伏在这里，等他从大门回他住的地方时，用力打昏他，然后把他平放在地上，再用那颗石头做的菠萝从他头上滚过去。"

布里奇特有气无力地说："血，卢克，你手上有血！"

卢克严肃地说："另外一个人的手上也有血。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在想什么吗？只要再发生一件命案，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凶手是谁。现在我们果然知道了！是埃尔斯沃思！他今天晚上出去过，回到家时双手都是血，还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那个杀人狂一定在得意自己又创造了一件杰作。"

布里奇特低头看看，颤抖地低声说："可怜的里弗斯。"

卢克也同情地说："对，可怜的家伙，他太不幸了。不过这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布里奇特！我们既然知道凶手是谁，就要抓住他！"

他发现她摇摇欲坠，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搂住她。她用孩子似的声音小声说："卢克，我好怕。"

卢克说："好啦，亲爱的，一切都过去了。"

她喃喃道："请你一定要对我好，卢克，我受的伤害太多了。"

他说："我们彼此都伤害过对方，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

第十七章　惠特菲尔德勋爵如是说

托马斯医生坐在诊室桌子后面凝视着卢克，说："了不起，真了不起！你不是开玩笑吧，菲茨威廉先生？"

"绝对不是，我肯定埃尔斯沃思是个危险的疯子。"

"我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人，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有点不正常。"

"我觉得情况还不仅仅如此。"卢克严肃地说。

"你真的认为里弗斯是被谋杀的？"

"是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伤口有沙粒？"

托马斯医生点点头："你告诉我之后，我又查看了一次，我敢说你是对的。"

"那不就证明了现场经过伪装，而这个人的确是被人用沙袋打死的，或者至少是被沙袋击昏的。"

"未必。"

"你指的是什么?"

托马斯医生靠在椅背子,双手合十。说:"如果里弗斯白天曾在沙坑里躺过——附近有几个沙坑——这也能解释头发里的沙粒。"

"老弟,我告诉你,他是被人谋杀的。"

"你可以这么说,"托马斯医生冷淡地说,"不过这未必就是事实。"

卢克强压着怒气,说:"我说的话你大概一句也不相信吧。"

托马斯医生笑笑——亲切而高傲的笑。"你必须承认,菲茨威廉先生,你说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你断言埃尔斯沃思杀了一名女仆、一个小男孩、一个喝醉酒的酒店老板、我的合伙人,最后杀了这个里弗斯。"

"你不相信?"

托马斯医生耸耸肩:"我对亨伯比的案子略知一二,我觉得埃尔斯沃思根本不可能害死他,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凶手。"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下手的,"卢克承认,"可是一切都跟平克顿小姐的故事完全吻合。"

"对了,你还断言埃尔斯沃思跟踪她到伦敦,然后用车压死她。这根本也没有任何证据!你说的全都是——胡思乱想!"

卢克严肃地说:"我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就一定要找出证据来。明天我要去伦敦看一位老朋友。两天前我看到报上说他被任命为警察厅长助理。他了解我,一定会相信

我的话。我敢肯定,他一定会下令彻底调查这一揽子事。"

托马斯医生若有所思地抚着下巴说:"喔,想必你一定会很满意,可是万一结果证明你错了——"

卢克打断他的话,说:"你就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

"相信有人杀了这么多人?"托马斯医生扬扬眉头。"坦率地说,菲茨威廉先生,我真的不相信,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

"也许是很不可思议,可是前后却很一致,只要你相信平克顿小姐的故事是真的,就不得不承认事情跟她说的很吻合。"

托马斯医生摇摇头,撇嘴笑了笑说:"要是你跟我一样了解那些老小姐——"

卢克站起身,极力控制着自己的不快,说:"无论如何,你是个怀疑主义者,如果世界上有个'多疑的托马斯',你真是名副其实了。"

托马斯和善地答道:"亲爱的朋友,我只要求你给我一点证据,而不是光听信一个老小姐自以为是的可笑的胡言乱语。"

"可是老小姐认为自己看到的事常常是对的。我的米尔德里德姑姑就太神了,你有姑姑吗,托马斯?"

"嗯——呃——没有。"

"真是太遗憾了!"卢克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姑姑,才能了解臆测更胜过逻辑推理。只有老姑姑会知道某先生是骗子,因为他像她家从前那个狡诈的管家。别人都说像某先生那么可敬的人不会是骗子,结果老姑姑的猜测是对的。"

托马斯医生又露出那种自命不凡的微笑。

卢克的火气忍不住又冒了上来。“你难道不知道我也当过警察吗？我可不外行。”

托马斯医生笑笑，喃喃道：“在马扬海峡当过警察。”

“犯罪就是犯罪，在不在马扬海峡都一样。”

“当然，当然。”

卢克强压着怒火离开托马斯医生的诊所。布里奇特看到他之后便问：“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他不相信我的话，”卢克说，“不过细想一下，也难怪，这件事太离谱了，又毫无证据。像托马斯医生这种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种没有真凭实据的事。”

“别人会相信吗？”

“很可能不会，不过等我明天找到比利·博恩斯，事情就会有转机了，他们会调查咱们那位长头发的朋友，埃尔斯沃思，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布里奇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现在是在明处，对不对？”

“没办法，我们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凶手杀任何人了。”

布里奇特颤抖地说：“你一定得小心，卢克。”

“我一直都很小心。不要走近有石头菠萝柱子的大门，黄昏时不要去偏僻的树林，吃喝都要小心，这些手段我都知道。”

“想到你受到凶手的注意真是可怕。”

“只要凶手不注意你就好了，亲爱的。”

“也许会。”

“我想不会，不过我不想冒险，我要像古老的守护天使一样紧紧地盯着你。”

“向本地警方报案有用吗？”

卢克想了想，说：“不，我看没用，最好直接去伦敦警察厅。”

布里奇特喃喃道：“平克顿小姐也是这么想的。”

“没错，可是我会小心的。”

布里奇特说：“我知道明天我该做什么——叫戈登陪我一起到那个衣冠禽兽的店里买东西。”

“好确定咱们的埃尔斯沃思先生有没有设下陷阱等我往里钻？”

“对，就是这个意思。”

卢克有点不安地说：“惠特菲尔德怎么办？”

布里奇特迅速说：“先不管他，等你明天回来之后，我们再宣布这件事。”

“你想他会不会很难过？”

“这——”布里奇特思索了一下，说，“他会很不高兴。”

“不高兴？我的天！说得太轻松了吧？”

“不，因为你知道，戈登不喜欢别人惹他生气，这件事会使他很不安。”

卢克严肃地说：“这样我觉得很不自在。”

这天晚上当他准备聆听惠特菲尔德勋爵第二十次谈惠特菲尔德勋爵的事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承认，住在别人家，却偷了别人的未婚妻，实在是可耻的行径。不过他觉

得像惠特菲尔德勋爵这样一个大腹便便、夸夸其谈、神气活现的小傻瓜，实在不该奢望娶布里奇特。可是由于良心的谴责，他反而更加特别热心地倾听，结果主人对他的印象真是好极了。这天晚上，惠特菲尔德的心情特别好，他以前那个司机的死不但没有使他难过，反倒使他更加开心。“早就告诉过你们，那家伙不会有好下场。”他得意洋洋地举起一杯葡萄酒靠近电灯，眯着眼看着。“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你的确说过，勋爵。”

“你瞧，我果然说对了，我的话常常得到应验，真是奇迹！”

“真了不起。”卢克说。

“我的生活非常奇妙——对，非常奇妙！上天替我把一切障碍都除掉了，我一直对‘天道’深信不疑，这就是我的秘密，菲茨威廉，这就是我的秘密。”

“是吗？”

“我是个宗教信徒，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界上的确有天理存在，菲茨威廉，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也相信正义。”卢克说。

惠特菲尔德勋爵还是像往常一样，对别人的信念不感兴趣，他说：“依照你的‘创造者’的意思去做，它是不会亏待你的。我一向很正直，也乐善好施，老老实实地赚钱。我没有受过任何人的恩惠，完全是靠个人奋斗！你记得《圣经》里以色列的祖先怎样发达起来的吧，上帝赐给他们成群的牛羊，也替他们把敌人除掉。”

卢克极力忍住困倦,说:“对极了,对极了。”

“真是神奇——真是太神奇了!”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我是说一个正直的人的敌人被打倒的方式真是太神奇了!瞧瞧昨天,那个家伙对我破口大骂,甚至想动手打我,结果怎么样呢?他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滔滔不绝地说着,顿了顿,又用强调的语气回答道:“死了!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卢克微微睁开眼睛,说:“只因酒后失言就这么惩罚他,实在太严厉了点。”

惠特菲尔德勋爵摇摇头:“这是不可抗拒的,报应来得既快又可怕,有一个赏罚分明的主管这种事。你记得那些嘲笑以色列先知以利沙的小孩吗?——结果都被熊吃掉了。就是这么回事,菲茨威廉。”

“我总觉得那样报复太过分了。”

“不,不,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以利沙是个了不起的圣人,任何嘲笑他的人都不得好死,我就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才知道的。”卢克露出困惑的表情,惠特菲尔德勋爵低声说:“起初我也几乎不敢相信,可是每次都碰到这种情形,我的敌人以及诋毁我的人一个个都被打倒、消灭了。”

“消灭?”

惠特菲尔德勋爵轻轻点点头,又呷了一口葡萄酒,说:“每一次都这样。有一次的情形跟以利沙很相似——也是个小男孩,他在我这里干活。一天我在花园里碰到他,你知道他在干什么?模仿我!他居然敢模仿我!讥笑我!神气活现地大摇大摆地走,还有一群人在旁边看。他居然敢在我自

己的土地上嘲笑我！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不到十天，他就从楼上窗户掉下去摔死了！”

“后来是那个恶棍卡特——醉鬼一个，又爱乱骂人，居然敢到这里来骂我。结果呢？一个星期之后就在小河里淹死了。再说那个女仆，她扯着嗓子骂我，结果很快就遭到报应——不小心喝错了毒药。这种情形数不胜数，亨伯比胆敢反对我的用水计划，后来也血液中毒死了。喔，这种情况有好多年了。再拿霍顿太太来说，她对我太无礼，没多久就去世了。”他顿了顿，探身把葡萄酒瓶递给卢克。“怎么样，这些人都死了，不可思议，是不是？”

卢克凝视着他，心头突然升起了一种恐怖而难以置信的疑云。他重新打量坐在桌子首席的那个矮胖的男人——他正对卢克轻轻地点头，那对金鱼眼睛还带着满不在乎的笑意看着卢克。

卢克脑中迅速闪过许多片断的回忆，霍顿少校说过：“惠特菲尔德勋爵待人非常好，派人送了些他家温室的葡萄和桃子来。”惠特菲尔德勋爵不计前嫌，让汤米·皮尔斯到图书馆做擦窗户的工作，亨伯比医生去世之前不久，惠特菲尔德勋爵到韦勒曼·克赖茨研究所参观过病毒、细菌培养工作……

一切都说明了一件很明显的事，而他这个傻瓜却始终没有起疑心。

惠特菲尔德勋爵还在微笑，这是安详愉快的笑，他对卢克轻轻点头，说：“他们全都死了。”

第十八章　伦敦拜访

威廉·奥辛顿勋爵早年被老朋友称为比利·博恩斯。此刻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朋友，悲哀地问："你在马扬海峡办的罪案还嫌不够多吗？你就非得回来插手管我们的事吗？"

"马扬海峡还没有人连续杀过这么多人，"卢克说，"我现在追查的凶手至少杀了五六个人——而且逍遥法外，一点都没有引起怀疑。"

威廉勋爵叹口气："就算真有这种事，他专门杀什么人——已婚妇女？"

"不，不是。目前他还没有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上帝，可是也快了。"

"疯了？"

"我想毫无疑问。"

“喔，不过从法律上说他也许不算疯。你知道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相信他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卢克说。

“一点没错。”比利·博恩斯说。

“好了，现在不要拿法律来推论，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也许永远也不会。老兄，我只要求你查一查几件事实。德比赛马那天下午五点至六点之间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位老太太在怀特霍尔街被汽车压死，车子却没有停下来。老太太叫拉维尼娅·平克顿。我要你尽可能查出一切有关的事。”

威廉勋爵叹口气：“我马上就可以替你查出来，二十分钟应该够了。”

他果然说话算数，不到二十分钟，卢克就和主管那个案子的警官当面交谈。那人指着卢克手上的纸，说：“是的，先生，详细情况我都记得，几乎完全都写在这上面了。验过尸了，萨切维雷尔是验尸官，他认为是司机的错。”

“有没有抓到？”

“没有，先生。”

“是什么牌子的车？”

“好像应该是辆劳斯莱斯——一个专门雇佣的司机开的大车。所有证人都一致同意看到的是劳斯莱斯车。大多数人都能一眼认出劳斯莱斯车。”

“不知道车牌号？”

“没有，很不幸，没有人想到要记车牌号。有人报告说是FZX4498，可是一定弄错了。有个女人看到这个号码，告诉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再告诉我。不知道第二个女人是不

是记错了，反正没有用就是了。”

卢克严厉地问：“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年轻警官微笑着说，“FZX4498 是惠特菲尔德勋爵的车牌号，发生车祸的时候，勋爵的车停在布明顿大厦外面，他的司机正在吃茶点，他有不在场的确凿证据，所以不可能是凶手，一直到六点三十分勋爵出来的时候，车子都没有离开那幢大厦。”

“我明白了。”卢克说。

“每次都是这样，先生。”那人叹息着说，“警察赶到现场办案之前，一大半目击者都不见了。”

威廉勋爵点点头：“我们猜想肇事车子的车牌号也许和 FZX 很相似——比如前面两个数字很可能是 4，曾经做了一切努力，调查几辆车号类似 FZX4498 的车子，可是车主都有充分的不在场的证据。”

威廉勋爵用疑问的目光看看卢克，卢克摇摇头。威廉勋爵说：“谢谢，邦纳，没别的事了。”

那名警官离开之后，威廉勋爵问他的朋友：“到底怎么回事，菲茨？”

卢克叹口气，说：“一切都很吻合，拉维尼娅·平克顿正要向伦敦警察厅报告这个邪恶的杀人凶手的一切，我不知道你们到底会不会听她的——也许不会。”

“也许会，”威廉爵士说，“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从一些道听途说和闲话中得到消息。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忽视那种事。”

“凶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不愿意冒险。他干掉了拉维

尼娅·平克顿，结果虽然有机灵的女人记下了他的车牌号，但是却没有人相信她。”

威廉勋爵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你不会是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敢跟你打任何赌，就是惠特菲尔德开车把她压死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手的。司机出去吃茶点了，我想他可能偷偷地穿上司机制服，戴上司机帽子，把车子开走。反正是他干的没错，比利。”

“不可能！”

“很可能，就我所知，惠特菲尔德勋爵至少干了七件谋杀案，或许还不止这个数。”

“不可能。”威廉勋爵说。

“亲爱的老兄，他昨天晚上还向我吹嘘呢！”

“这么说，他疯了？”

“他是疯了，可是他也是一个狡猾的魔鬼。你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怀疑他。”

威廉勋爵喃喃道：“真叫人难以置信！”

卢克说：“这可是真的！”他把一只手放在他朋友的肩上。“听我说，比利老兄，我们一定要马上调查这个案子，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

于是两个人进行了认真的长谈。

第二天卢克返回阿什威奇伍德。他一大早就开车上路了。本来他头天晚上就可以返回的，但是他觉得在目前的情形下，无论是睡在惠特菲尔德勋爵的庄园里，还是接受他的款待，都使他非常厌恶。回程途中，他先在韦恩弗利特小姐门前停车。女佣打开门，惊讶地看着他，不过还是把他引进

韦恩弗利特小姐正在用早餐的小餐厅。她有点诧异地起身相迎。

卢克没有浪费时间，直接了当地说："真抱歉在这时候打扰你。"他看看四周，女佣已经关上门离开了。"我要请问你一件事，韦恩弗利特小姐。这是个人私事，可是我相信你会原谅我问这件事。"

"有什么事尽管问，我相信你一定有很正当的理由才会问。"

"谢谢你。"卢克顿了顿接着说，"我想知道多年前你与惠特菲尔德勋爵的婚约究竟为什么取消了？"

她没想到他会问起这件事，脸颊不禁泛起红晕，并且用手抚住胸口，说："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卢克答道："他提到有关一只鸟的事——说有一只鸟的脖子被拧断了。"

"他说了？"她惊讶地说，"他承认了？真奇怪！"

"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好，我告诉你，可是请你永远别跟他——戈登——提起这事。事情完全过去了，我不想再翻旧账。"她用祈求的目光看着他。

卢克点点头，说："我只想满足一下我个人的好奇心，绝对不会说出去。"

"谢谢你。"她又恢复了镇定，用平稳的声音说，"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只金丝雀，我非常喜欢它，也许有点傻兮兮的——不过女孩都这样，对自己的宠物有点忸怩作态。男人一定觉得受不了——我很了解这一点。"

她停下来。卢克说:“是的。”

“戈登很妒忌那只鸟,有一天他很不高兴地说:‘我相信你喜欢那只鸟胜过我吧。’我就像那个年纪所有傻女孩一样,把金丝鸟放在手指上,笑着说:‘当然啦,我爱小鸟胜过一个大傻孩!’接着——噢,太可怕了——戈登一把抢走我的小鸟,拧断它的脖子。那一幕真是太可怕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

“所以你们的婚约就取消了?”卢克问道。

“对,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爱他。你知道,菲茨威廉先生——”她犹豫了一下。“不仅仅是他的举动——那也许是一时妒忌和愤怒——而是我觉得他以此为乐事,所以才害怕极了!”

“即使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卢克喃喃道,“即使是那种年代!”

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说:“菲茨威廉先生——”

他用严肃、镇定的目光迎向她那惊恐、恳求的眼神,说:“那些谋杀案都是惠特菲尔德勋爵干的,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她用力摇摇头:“不能说知道!如果我早知道,那……那当然会说出来。这只是一种猜测。”

“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

她忽然痛苦地双手紧握说:“我怎么能?我怎么能?毕竟我曾经喜欢过他。”

卢克轻轻地说:“是的,我知道。”

她忽然转过身去,在手提袋摸索了一下,然后用一条有

花边的小手帕擦擦眼角，接着又转过身来，眼泪已经干了，她用不失尊严而镇定的声音说："我很高兴布里奇特取消了和他的婚约。她要嫁给你，对不对？"

"是的。"

"那就合适多了。"韦恩弗利特小姐一本正经地说，卢克情不自禁笑了笑，但是韦恩弗利特小姐的面容又变得严肃忧虑起来。她俯身向前，又把一只手放在卢克手臂上，说："一定要小心，你们两个都得小心。"

"你是指——对惠特菲尔德勋爵？"

"对，最好别把你们的事告诉他。"

卢克皱皱眉："我想我们两个都不愿意这样做。"

"喔，那有什么关系？你好像不知道他已经疯了——失去了理智。他绝对不会容忍，一刻也不会！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

"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对，可是我很清楚，你不是他的对手！他太可怕、太狡猾了。马上带她远走高飞，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叫她到国外去，最好你们两个都出国！"

卢克缓缓地说："她也许出国为好，我要留下。"

"我猜到你会这么说。好吧，无论如何，快叫她离开。记住，马上离开！"

卢克缓缓地点点头，说："我觉得你说得没错。"

"我知道自己没错！快叫她走——否则就太晚了。"

第十九章　取消婚约

布里奇特听到卢克开车回来的声音，于是走到台阶上迎接他，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我已经告诉他了。"

"什么？"卢克大吃一惊。

卢克的恐慌显而易见，布里奇特马上就觉察到了，她问道："卢克，怎么回事，你好像觉得很不安。"

他缓缓地说："我想我们说好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他。"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最好早说出来早了事。他正在做计划准备婚事，蜜月什么的，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接着又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只有这样做才是体面的。"

他承认道："从你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对的。喔，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觉得从任何人的角度来看都应该这样！"

卢克缓缓地说："有时候我们实在顾不得讲体面。"

“卢克,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说:“我不能在这里就告诉你,惠特菲尔德勋爵有什么反应?”

布里奇特缓缓地说:“他表现得太好了,真的,实在太好了,让我觉得很惭愧。卢克,我想我过去只因为他很傲慢,有时候还犯点傻,就低估了他。现在我觉得,其实他——可以说是个小巨人。”

卢克点点头:“对,也许,他是很了不起——在某些我们还没有怀疑到的方面。听我说,布里奇特,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当然,我今天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你可以开车送我进城,我们不能一同住到贝尔斯莫特利旅馆——如果埃尔斯沃思那些狐朋狗友还没有离开的话。”

卢克摇摇头:“你最好去伦敦,我会马上跟你解释。同时我觉得现在我最好去见见惠特菲尔德。”

“我也觉得该这么做,不过实在有点残忍,不是吗?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卑鄙的淘金者。”

卢克对她微微一笑,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已经对他实话实说了。不管怎么说,覆水难收,再难过也没有用。我现在就去见惠特菲尔德。”

惠特菲尔德勋爵正在客厅来回踱步,表面上,他非常平静,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但是卢克发现他的太阳穴脉膊正剧烈地跳动着,卢克一进来,他迅速转过身,说:“喔,你来了,菲茨威廉。”

卢克说:“我想即使我说对不起也没用,那太虚伪了。我

承认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很恶劣，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事本来就很难避免。”

惠特菲尔德勋爵又继续踱着方步，同时挥挥手说：“不错——不错！”

卢克又说：“布里奇特和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你，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把事实告诉你。”

惠特菲尔德勋爵停下脚步，瞪了卢克一眼，说：“不错，你们是没有什么办法。”他的声调非常奇特，他站着凝视卢克，轻轻摇摇头，好像很怜悯他似的。

卢克尖声问：“你是什么意思？”

“你们无能为力，”惠特菲尔德勋爵说，“已经太迟了。”

卢克向他走近一步：“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惠特菲尔德勋爵出乎意料地说：“去问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好了，她肯定了解，她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有一次还跟我谈到过。”

“她知道什么？”

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恶有恶报，公理永存！我很难过，因为我喜欢布里奇特。从某一方面来说，我替你们两人难过。”

卢克说：“你是在威胁我们？”

惠特菲尔德勋爵似乎真的吓了一跳，说：“不，不，亲爱的朋友，对这件事我不会感情用事。布里奇特幸运地被我选定为妻的时候，曾经答应承担一些责任。现在她却背信弃义了，人生是无法走回头路的。一个人违背了约定，就必定会

遭到报应！"

卢克紧握双拳，说："你是说布里奇特会发生不幸？你给我听清楚了，惠特菲尔德，布里奇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我也一样！要是你图谋不轨，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你给我小心点！我对你底细一清二楚！"

"这跟我没关系，"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我只是上天的工具，上天命令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就会发生。"

"我知道你相信那个。"卢克说。

"事实本来就是这样！任何跟我作对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你和布里奇特也不会例外。"

卢克说："你这么说就错了，不管一个人幸运了多久，最后总会倒霉的，你现在就要霉运临头了。"

惠特菲尔德勋爵温和地说："亲爱的年轻人，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任何事都伤害不了我！"

"是吗？我们走着瞧吧。你最好小心自己的举动，惠特菲尔德。"

惠特菲尔德勋爵一挥手，声音也变了："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别逼人太甚，你给我滚出去！"

"我这就走，"卢克说，"一刻也不会停留。别忘了我警告你的话。"

他转身快步走出房间，然后跑上楼在布里奇特的房间里找到她，她正在指挥女佣收拾她的衣服。卢克问："快好了吗？"

"再十分钟就好了。"

因为女佣在场，她不方便说出口，就用询问的目光看着

卢克。卢克轻轻地点点头，然后回自己房间急忙把他的东西扔进手提箱。十分钟后，他又到布里奇特房间时，她已经收拾好准备走了。他说：“可以走了吗？”

“我都准备好了。”

他们下楼的时候，管家正要上楼，他对布里奇特说：“韦恩弗利特小姐来看你，小姐。”

“韦恩弗利特小姐？在哪里？”

“和勋爵一起在客厅。”

布里奇特径直来到客厅，卢克紧随其后。惠特菲尔德勋爵站在窗边和韦恩弗利特小姐交谈。他手里拿着一把刀——一把细长锋利的刀。“制作真是精美，”他说，“是我一个手下从摩洛哥给我带回来的，他在那边当过特派记者。当然，它具有摩尔风格，是里夫人[1]做的。”他喜爱地用手指抚摸刀刃，又说：“真锋利！”

韦恩弗利特小姐尖声说：“收起来，戈登，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微微一笑，把刀和桌子上其它武器放在一起，轻柔地说：“我喜欢抚摩它时的那种感觉。”

韦恩弗利特小姐失去了平时的镇定，显得苍白和紧张，她说：“啊，你来了，亲爱的布里奇特。”

惠特菲尔德勋爵格格笑着说：“不错，布里奇特在这儿。好好跟她聊聊吧，霍诺里亚，她没多少时间和我们呆在一起了。”

---

① 居住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的柏柏尔族人。——译注。

韦恩弗利特小姐尖声问："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她就要到伦敦去了，不是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环顾一下屋里所有的人，然后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霍诺里亚，布里奇特不愿意嫁给我了，她更喜欢这个菲茨威廉！生活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好了，我走了，你们自己聊聊吧。"他走出房间时，用手把口袋里的硬币弄得丁当作响。

"噢，天啊！"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噢，天哪！"

显而易见，她的声音中露出极度的痛苦，布里奇特不禁有点诧异，她不安地说："真抱歉！我实在很抱歉！"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他生气了——气得不得了！噢，天哪，太可怕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布里奇特凝视着她，说："怎么办？你是什么意思？"

韦恩弗利特小姐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他们两人，说："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告诉他！"

布里奇特说："笑话！不然我们该怎么办？"

"起码现在不能告诉他，应该等你们走了以后再告诉他。"

布里奇特立刻说："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己觉得不愉快的事解决得越早越好。"

"喔，亲爱的，如果只是那个问题——"她停下来，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卢克。

卢克摇摇头，轻声地说："还没有。"

韦恩弗利特小姐喃喃道："我明白了。"

布里奇特有点生气地说:“你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我,韦恩弗利特小姐?”

“喔,有,老实说,我是来请你到我家玩玩,因为我想——呃——你继续住在这里也许会觉得不大自在,而且你也许需要几天时间——呃——来慎重地制订你的计划。”

“谢谢你,韦恩弗利特小姐,你想得真周到。”

“你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会很安全,而且——”

布里奇特打断她的话,说:“安全?”

韦恩弗利特小姐脸有点红,连忙改口道:“喔,我的意思是说——舒服,你跟我住在一起会很舒服。当然,我那里远没有这么豪华,可是有热水,我那个小佣人埃米莉也烧得一手好菜。”

“喔,我相信你那里一切都很好,韦恩弗利特小姐。”布里奇特毫无表情地说。

“不过你要是能进城,那当然更好。”

布里奇特缓缓地说:“不大方便,我姑姑今天一早就去看花展了,我还没机会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会留张字条告诉她我到她的房子去住了。”

“你要去你姑姑在伦敦的房子住?”

“对,那儿没人住,不过我可以出去吃饭。”

“你一个人住在那里?喔,老天,要是我就不会那么做。”

“没有人会把我吃掉,”布里奇特不耐烦地说,“而且我姑姑明天就回来了。”

韦恩弗利特小姐担心地摇摇头。

卢克说:“还是住旅馆比较好。”

布里奇特转身看着他:“为什么?你们究竟是怎么啦?好像把我当成低能儿似的。”

“不,不,亲爱的。”韦恩弗利特分辩道,“我们只是希望你多加小心,没别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布里奇特,”卢克说,“我会告诉你,但是不能在这里说,跟我上车,我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看看韦恩弗利特小姐:“我们可以过一小时左右到府上去吧? 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

“没问题,我在家等你们。”

卢克把手放在布里奇特的手臂上,向韦恩弗利特小姐点头致谢,又对布里奇特说:“行李晚点再拿,走吧。”他带她走出房间,穿过大厅,来到前门,打开车门,布里奇特上车后,卢克发动引擎,迅速往前驶去。出了勋爵家的大铁门之后,卢克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我总算安全地把你从那个地方带出来了!”

“你疯了吗? 卢克,干吗那么神秘呀,说什么‘现在不能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事?”

卢克严肃地说:“唉,你知道,在一个人家里的时候,实在很难解释他是个杀人凶手。”

第二十章　让我们同心协力来对付

布里奇特一动不动地在卢克身边坐了一会儿，最后才问道："是戈登？"卢克点点头，她又说："戈登？戈登是杀人凶手？戈登就是那个杀人凶手？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可笑的事！"

"你觉得怎样？"

"对，一点没错，戈登连一只苍蝇都不愿意伤害。"

卢克严肃地说："我不知道，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的确杀死过一只金丝鸟，而且我相信他还杀过很多人。"

"亲爱的卢克，我实在无法相信。"

"我知道，"卢克说，"听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是呀，我也是到昨天晚上才知道他是杀人凶手，以前从来都没怀疑过他。"

布里奇特争辩道："可是我了解戈登！我知道他是什么

样的人！他是个很可爱的小老头——是有点傲慢，但是也很可怜。"

卢克摇摇头，说："你必须改变对他的看法，布里奇特。"

"没有用，卢克，我实在无法相信！你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念头？对了，两天前你还非常肯定地说凶手是埃尔斯沃思呢。"

卢克有点退让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或许在想，我明天说不定会怀疑托马斯，后天又肯定是霍顿。我还没有真的那么神经质。我承认，你刚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吓一跳，可是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切都很吻合。怪不得平克顿小姐不敢告诉村子里的警察，因为她知道他们一定会笑她！只有向伦敦警察厅报告才有希望破案。"

"可是戈登要杀这么多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喔，真是太愚蠢可笑了！"

"我知道，可是你难道不知道戈登·惠特菲尔德自视很高吗？"

布里奇特说："他喜欢装腔作势、自鸣得意，其实完全是他的自卑感在作怪，真可怜！"

"也许一切都是因此而引起的，我不知道。可是你想想看，布里奇特——你只要想一分钟。记不记得你曾经跟他开玩笑时说过的一句话——'大逆不道'什么的，你难道不知道他把自己看得比谁都了不起吗？这也跟宗教信仰有关，亲爱的小姑娘，他已经完全疯了。"

布里奇特想了想，最后说："我还是无法相信。你有什么证据，卢克？"

“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前天晚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任何与他作对的人都得死。”

“说下去。”

“实在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反正他说这番话时是一副镇定又得意的模样，而且——怎么说呢？好像对杀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坐在那里得意地独自微笑。真是不可思议，太可怕了，布里奇特！”

“说下去。”

“后来他又说出好几个死者的名字，说那些人太岁头上动土，所以才会死。听着，布里奇特，他提到的那些人包括霍顿太太、艾米·吉布斯、汤米·皮尔斯、哈里·卡特、亨伯比，还有他的司机里弗斯。”

布里奇特终于动摇了，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他真的提到这些人？”

“是真的，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噢，老天，我想也只好相信了，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呢？”

“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才特别叫人胆战心惊。霍顿太太骂过他，汤米·皮尔斯模仿他的动作，逗得园丁们捧腹大笑，哈里·卡特也骂过他，艾米·吉布斯对他很没礼貌，亨伯比胆敢公开反对他，里弗斯当着我和韦恩弗利特的面威胁他。”

布里奇特双手捂住眼睛，喃喃地说：“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

“我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证据。在伦敦压死

平克顿小姐的车子是劳斯莱斯车，车牌号就是惠特菲尔德勋爵的车号码。”

“那么他必定是凶手了。”布里奇特缓缓地说。

“对，警察以为提供车牌号的女人肯定弄错了，其实是他们弄错了！”

“我知道，”布里奇特说，“碰到惠特菲尔德勋爵这么有钱有势的人，别人都会相信他的话。”

“对，平克顿小姐的困难可想而知了。”

布里奇特若有所思地说：“有一两次平克顿小姐跟我说过一些奇怪的话，好像要警告我什么，当时我一点都不懂，现在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吻合，”卢克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就像你一样，人人刚开始都说不可能，可是只要相信有可能，就会发觉所有的一切都很吻合，他送葡萄给霍顿太太——而她却以为护士要毒死她！后来他去参观韦勒曼·克赖茨研究所，一定用什么办法弄到一些培养的细菌，使亨伯比感染上病毒。”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得到。”

“我也不知道，可是事实明摆着，不由得你不相信。”

“对，如你所说，一切都很吻合。当然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是说，别人竟然根本没有怀疑到他头上！”

“我觉得韦恩弗利特小姐就起了疑心，她曾提到他去研究所参观的事，说的时候漫不经心，可是我相信她是希望我就此展开调查。”

“这么说，她早就知道了？”

“她很怀疑他，不过因为她曾爱过他，所以很难启齿。”

布里奇特点点头：“对，这就可以说明好几件事。戈登也告诉过我，他们曾经订过婚。”

“你知道，她一心希望凶手不是他，可是事实却使她越来越肯定。她力图给我暗示，可是又不忍心做出对他极为不利的事。女人是种奇怪的动物。我想从某一方面来说，她仍然关心着他。”

“即使在他把她甩了之后？”

“是她甩掉他的。这个故事也真可怕，我来告诉你。”他叙述了那件可怕的暴行。

布里奇特凝视着他问：“戈登真的那么做？”

“对，你看，他很早之前就不正常了。”

布里奇特颤抖了一下，喃喃道：“多年之前……多年之前……”

卢克说：“也许他杀的人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只是因为最近他连续杀了好几个人，所以才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能是成功的次数太多，所以他才变得无所顾忌。”

布里奇特点点头，沉思了一两分钟，然后突然问：“那天平克顿小姐在火车上到底说了什么？开头是怎么说的？”

卢克边回忆边说：“她说她要到伦敦警察厅去，也提到村里的警官，说他是个好人，可是恐怕破不了谋杀案。”

“她一开始就提到谋杀这个词？”

“对。”

“说下去。”

“后来她说：‘我看得出来，你感到很意外，我当初也一

样,实在不敢相信。我想一定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后来呢?”

“我问她是否肯定她没有胡思乱想,她非常平静地说:‘喔,不是,第一次也许是,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不会了。从那以后我就很肯定了。’”

“真了不起,”布里奇特说,“说下去。”

“当然我就顺着她的意思说我相信她做得很对,又说如果有个多疑的托马斯,那就是我!”

“我知道,有事后聪明容易,要是我的话,也一定觉得比她强,应体谅那个可怜的好老太太。后来你们又说了些什么?”

“我想想看,喔,对了,她提到艾伯克龙比的案子——就是威尔士的那个下毒者。她说她本来不相信他看他的被害者时,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眼神,但是现在却相信了,因为她也亲眼看到了。”

“她究竟是怎么说的?”

卢克皱眉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她还是用那种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当然啦,我本来并不相信报上的说法,可是的确是真的。’我问她什么是真的,她说:‘一个人看人的眼神’。噢,我的天,布里奇特,她说话的神态使我感到非常惊异,她的声音那么平静,可脸上的表情——就像真的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东西,无法说出来似的!”

“说下去,卢克,把一切都告诉我。”

“接着她就一一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艾米·吉布斯、卡特、汤米·皮尔斯,她说汤米是个惹人讨厌的男孩,卡特

嗜酒如命。又说:‘可是现在——就是昨天——换成亨伯比医生了——他是个大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她说如果她直接告诉亨伯比,他一定不会相信!一定会一笑置之!”

布里奇特深深叹口气,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卢克凝视着她问:“怎么啦?布里奇特,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亨伯比说过的话,不知道——算了,别管那些,说下去吧。她最后还对你说了什么?”

那些话给卢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没有忘记,于是他又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一遍:“我说想杀掉好几个人,而能逍遥法外很不容易,她说:‘不对,不对,亲爱的孩子,你错了。杀人并不难,只要没有人怀疑你就行。你知道,我要说的那个人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人。”

卢克一时无话,布里奇特打了个冷战,说:“杀人不难?的确太容易了——她说的一点都没错!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卢克。我也会忘不了——终身难忘!像戈登·惠特菲尔德那种人——噢,当然太容易了!”

“可是要破案却没有那么简单。”卢克说。

“是吗?我想我也许帮得上忙。”

“布里奇特,我不许你——”

“你不能阻止我,我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而袖手旁观。这事我也有份,卢克,做起来也许有危险——不错,我承认是有危险——可是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责任。”

“布里奇特——”

“我管定了,卢克!我要接受韦恩弗利特小姐的邀请留下来。”

"亲爱的,我求你——"

"我知道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很危险,可是卢克,我们两人都有份,让我们同心协力来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第二十一章　你为什么戴着手套走过田野？

韦恩弗利特小姐屋里平静的气氛与刚才车里那种紧张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韦恩弗利特小姐对布里奇特接受她的邀请似乎有点不敢相信，不过她马上装出很好客的样子，表示她的迟疑并非因为不喜欢这个女孩，而是另有原因。

卢克说："既然你那么客气，我觉得布里奇特还是暂时留在你这儿最好，韦恩弗利特小姐。我打算住进贝尔斯莫特利旅馆。我宁可把布里奇特留在我的眼皮底下，而不希望她进城去住，毕竟那里也出过事。"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你是说拉维尼娅·平克顿的事？"

"对，你一定会说，任何人住在拥挤的城市里都很安全，对不对？"

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安不安全

主要在于有没有人想杀他?"

"一点不错,我们现在已到了依赖所谓文明善意的地步。"

韦恩弗利特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布里奇特说:"韦恩弗利特小姐,你知道戈登是杀人凶手有——有多久了?"

韦恩弗利特小姐叹口气,说:"亲爱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也许我内心深处早就很肯定了,可是我一直在尽力否定这种看法。你知道,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所以一直在欺骗自己说那只是我在胡思乱想。"

卢克率直地问:"难道你自己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韦恩弗利特想了想,然后说:"你是说如果戈登怀疑我知道他是杀人凶手,可能会想办法除掉我?"

"对。"

韦恩弗利特小姐温和地说:"我当然想到过有这种可能,也尽量小心。不过我想戈登不会认为我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

"为什么?"

韦恩弗利特小姐微红着脸说:"我想戈登一定不相信我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

卢克突然说:"你甚至还警告过他,对不对?"

"对,我的确向他暗示过,那些触怒他的人竟然很快会死于非命,真是奇怪。"

布里奇特问:"他怎么说呢?"

韦恩弗利特小姐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说:"他的反应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好像——好像很高兴似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还说：‘原来你也看出来了！’我可以说，他觉得很自豪。”

卢克说：“那当然，他完全疯了。”

韦恩弗利特连忙表示同意。“是啊，他的确疯了，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他对自己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她一只手拉着卢克的手臂，“他们不会绞死他，对不对，菲茨威廉先生。”

“不会，不会，我想会送他去布罗德穆精神病院。”

韦恩弗利特小姐叹口气，靠在椅背上。“那我就放心了。”她看看布里奇特，后者正皱眉望着地毯。

卢克说：“不过现在谈这些还为时过早，我已经通知了警方，仅此而已，他们一定会严肃查处这件事。不过你要知道，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证据的。”布里奇特说。

韦恩弗利特小姐抬头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某种奇特的东西使卢克想起了不久前见过的某人或某事，他努力地回忆着，但却一时不能确定是何人何事。

韦恩弗利特小姐用怀疑的口气说：“你似乎很有信心，亲爱的。嗯，也许你说得对。”

卢克说：“我开车去庄园把你的行李取回来，布里奇特。”

布里奇特马上说：“我也去。”

“我宁可让你留下来。”

“不，我宁可跟你一起去。”

卢克生气地说：“别像妈妈跟着小孩那样跟着我，布里

奇特！我不要你保护我。”

韦恩弗利特小姐喃喃道：“布里奇特，我真的觉得大白天在车子里不会有什么危险。”

布里奇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现在真有点犯傻，这种事让人太紧张了。”

卢克说：“有一天晚上，韦恩弗利特小姐保护我回家。韦恩弗利特小姐，没错吧。你当时的确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她承认了，并且微笑道：“你知道，菲茨威廉先生，你当时对他一点都不怀疑，万一戈登·惠特菲尔德真的知道了你来的目的就是调查这件事，那就——不太安全了。而且那条小路很僻静，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

“好了，我现在已经知道面临的危险，”卢克严肃地说，“我保证不会让他钻空子。”

韦恩弗利特小姐不安地说：“别忘了，他很狡猾，比你想象的狡猾多了。他确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我已经有准备了。”

“大家都知道男人很勇敢，”韦恩弗利特小姐说，“可是男人往往比女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此话不假。”布里奇特说。

卢克说：“说真的，韦恩弗利特小姐，你真的觉得我有危险吗？用电影的话来说，你认为惠特菲尔德勋爵真的会千方百计地除掉我？”

韦恩弗利特小姐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觉得布里奇特面临的危险最大，因为她拒绝跟他结婚才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也许他解决布里奇特之后，再把矛头指向你。不过

我想他一定会先对付布里奇特。”

卢克呻吟了一下，“我真希望你出国去——现在走——马上就走，布里奇特。”

布里奇特噘着嘴说：“我不走。”

韦恩弗利特小姐叹口气，说：“你真勇敢，布里奇特，我真佩服你。”

“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也许吧。”

布里奇特突然低声动情地说：“卢克和我会同心协力处理这件事。”

她送他到门口。卢克说：“我安全离开虎穴之后，会从贝尔斯莫特利旅馆打电话给你。”

“好，一定喔。”

“亲爱的，别太紧张了！就连最熟练的杀人犯也要有点时间来拟定计划。我想至少这一两天我们还很安全。巴特尔警监今天就从伦敦来，他来了以后，惠特菲尔德的一举一动将会受到严密的监视。”

“其实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退出这幕闹剧了。”

卢克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严肃地说：“布里奇特，亲爱的，答应我别干任何傻事。”

“你也一样，亲爱的卢克。”

他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跳上车子，就开走了。

布里奇特回到起居室时，韦恩弗利特小姐正像一个温和的老小姐那样忙乎着。“亲爱的，你的房间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埃米莉正在收拾。你知道我打算做什么？给你泡杯好

茶。经过这么多心烦意乱的事，你一定需要喝杯好茶。”

“你太好了，韦恩弗利特小姐，可我实在不想喝。”

布里奇特喜欢的是一种烈性的、主要由杜松子酒调配的鸡尾酒，不过她可以肯定在韦恩弗利特小姐家里是不可能有这种饮料的。布里奇特很不喜欢喝茶，喝完后肠胃常会很不舒服，但是韦恩弗利小姐却坚持说她年轻的客人需要喝茶。她匆匆忙忙走出起居室，大约五分钟后，笑容满面地端来一个茶盘，上面放着两个精致的德累斯顿瓷杯装的清香四溢、冒热气的茶水。

“是真正的正山小种上等红茶。[1]”韦恩弗利特小姐不无得意地说。布里奇特惨淡地笑笑，因为她不喜欢中国茶更甚于印度茶。

这时那笨手笨脚、患有甲状腺肿的矮小女佣艾米莉走到门口，说：“小姐，请问，你看没看到枕头套？”

韦恩弗利特小姐匆匆走出去，布里奇特趁机赶紧把茶往窗外一倒，差点烫着窗下花坛上的“老呸”。

“老呸”接受布里奇特的道歉之后，纵身跳上窗台，趴在她肩上有点不自然地喵喵叫着。

“真漂亮！”布里奇特用手抚摩它的背说。“老呸”翘起尾巴，更用力地叫着，布里奇特抓抓它的耳朵，又说：“乖猫咪！”

这时韦恩弗利特小姐回来了，喊道：“我的天，‘老呸’一定很喜欢你吧，对不对？它通常对人很冷淡。小心它的耳朵，

---

① 中国产上等红茶，有烟熏香味。

亲爱的。它最近有一只耳朵一直痛。”可是她警告得太迟了，布里奇特的手已经拧住了它的痛耳朵，“老呸”对她呜呜怒叫，好像尊严受到侵犯似的愤愤走开了。

“喔，我的天，它有没有抓你？”韦恩弗利特小姐喊道。

“没什么大不了。”布里奇特舔舔手背上那条长长的抓痕说。

“要不要擦点碘酒？”

“不用了，没事，不用大惊小怪。”

韦恩弗利特小姐似乎有点失望，布里奇特觉得自己有点失礼，又急忙说：“不知道卢克多久会到？”

“别担心，亲爱的，我相信菲茨威廉先生一定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喔，对，卢克很坚强。”

这时电话铃响了，布里奇特快步走过去拿起话筒，是卢克的声音：“喂？布里奇特吗？我在贝尔斯莫特利旅馆，你的行李能不能午饭后再送去？因为巴特尔来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伦敦警察厅的警监？”

“对，他想马上跟我谈谈。”

“没关系，你就吃过午饭再拿来好了，顺便把他的看法告诉我。”

“好吧，再见了，亲爱的。”

布里奇特把话筒放好，又把电话内容说给韦恩弗利特小姐听。然后她打个呵欠，感觉很疲倦，刚才那阵兴奋感已荡然无存。韦恩弗利特小姐注意到了，对她说：“你累了，亲

爱的，最好去床上躺躺。不，吃午饭前睡觉也许不太好，我想拿些旧衣服送给附近一个女人——从麦田那边散步过去不算远，你愿不愿意一起去？刚好可以赶回来吃午饭。"

布里奇特欣然同意，她们从后门出去。韦恩弗利特小姐戴了顶草帽，有趣的是，她还戴了手套。布里奇特想："也许我们要去邦德街吧。"

韦恩弗利特小姐边走边饶有兴致地聊些乡间小事。她们穿过两片麦田，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巷，然后走上一条通向小灌木林的小径。天气很热，布里奇特觉得走在树荫下很舒服，韦恩弗利特小姐建议不妨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今天实在很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说是不是？我想等一下或许会打雷。"

布里奇特有点困倦，默然接受她的建议靠在土坡上。她半闭着眼睛，脑中忽然想起几句诗：

喔，你为何戴着手套穿过田野，

喔，没有人爱的白胖女人？

可是这当然和她眼前的情形不合，韦恩弗利特小姐并不胖。布里奇特把诗改成：

喔，你为何戴着手套穿过田野，

喔，没有人爱的灰瘦女人？

韦恩弗利特小姐打断她的思绪，说："你太困了，亲爱的，对吗？"

她的声音很温和、很平常，但话里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使布里奇特倏地睁开了眼睛。

韦恩弗利特正俯身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她，轻轻舔着嘴

唇，又一次问道："你太困了，对吗？"

布里奇特这次相信没有弄错她的言外之意，同时脑子里一闪亮，恍然大悟，立刻对自己的愚钝感到轻蔑。她曾经怀疑过事实的真相，可是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她曾经私下悄悄打算加以证实，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到任何暗算，她觉得自己一直把内心的怀疑隐藏得很深，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这么快打定主意。傻瓜！十足的傻瓜！她突然想到："那杯茶——对了，茶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她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喝，我的机会来了，我一定要假装喝了。那杯茶里有什么东西？毒药？或者只是安眠药？她以为我一定很困——对了，这可是明摆着的吧？"

她又闭上眼睛，尽力假装用很自然、昏昏欲睡的声音说："我真的好困，真好笑！我为什么会这么想睡！"

韦恩弗利特小姐轻轻点点头，布里奇特从几乎全闭上的眼缝里看着这个老女人，心想："不管怎样，我不至于会输给她，我的肌肉蛮结实的，而她只不过是个瘦弱的老太婆。不过我必须让她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对，一定要让她说出来。"

韦恩弗利特小姐微笑着，那不是善意的微笑，非常狡猾，根本不像是人的笑容。布里奇特想："她真像山羊，我的天，太像了！山羊一向代表邪恶，我现在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对了——我的胡思乱想居然对了！女人受轻视所引起的愤怒实在是无与伦比，一切都是由此引起的。"

布里奇特有点担心地喃喃道："我到底怎么啦，我觉得好奇怪——好奇怪。"

韦恩弗利特小姐迅速地环顾四周，这个地方非常偏僻，离村子也很远，即使大声叫别人也听不见。附近也没有房舍。韦恩弗利特小姐开始在她的包裹里摸索着——那个包裹本来应该是包旧衣服的，不错，纸裂开了，露出一件柔软的羊毛外套，可是那双戴手套的手仍然在摸索着。

“喔，你为什么戴着手套穿过田野？”

“对了，为什么？她为什么要戴手套？”

对了！对了！这种事计划得太天衣无缝了！

最后，包裹打开，韦恩弗利特小姐终于谨慎地抽出一把刀，她很小心地拿着，免得擦拭掉刀上原有的指纹——这天早上惠特菲尔德勋爵曾经在阿什庄园的客厅用他那双短胖的手摸过的刀——锋利的摩尔式刀。

布里奇特觉得有点恶心。她必须拖延时间——对，而且必须要让这个女人说出事实真相——这个没人爱的灰瘦女人。应该不会很困难，因为她肯定会想尽情炫耀她的得意之作——而她惟一能倾诉的对象就是像布里奇特这样的人——就快永远闭嘴的人。布里奇特用模糊混浊的声音问：“那是什么刀子？”

韦恩弗利特小姐大笑起来——笑得很恐怖、很柔和，还很有节奏感，一点也不像人的笑声。她说：“是为你准备的刀，布里奇特，给你的！你知道，我一直恨死你了。”

布里奇特说：“是因为我要嫁给戈登·惠特菲尔德？”

韦恩弗利特小姐点点头：“你很聪明，你太聪明了！你知道，这东西就是对他最不利的证据，别人会发现你被这把刀——他的刀——杀死在这儿，刀子上还有他的指纹！我今天

早上要求看这把刀的方式很聪明吧！后来我趁你们上楼时，偷偷用手帕把刀子包起来放进口袋。真是太容易了！不过这件事本来就很容易，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布里奇特装作被药物麻醉了似的，仍然用那种混浊低沉的声音说：“那是——因为——你有——鬼才。”

韦恩弗利特小姐像淑女似的微微一笑，用骄傲得可怕的声音说：“不错，我从小就很聪明，可是家里人什么事都不让我做，要我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后来戈登——只不过是个普通鞋匠的儿子，可是他野心勃勃。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出人头地，但是他居然把我甩了——把我甩了！仅仅为了那只鸟那件可笑的事！”她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好像要拧断什么东西似的，布里奇特又感到一阵恶心。

“戈登·拉格居然敢甩了我——韦恩弗利特上校的女儿！我发誓一定要报复他！我常一连几天彻夜难眠，始终想着这件事。后来我家越来越穷，最终连房子都不得不卖掉，没想到却被他买了下来！他还自以为给了我多大恩惠似的，替我在我的旧居弄了份管理图书的工作。那时候我真是恨透他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我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教，我一向认为这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教养的区别。”

她沉默了一会儿，布里奇特望着她，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免得打断她的话。

韦恩弗利特小姐又继续轻声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做，最初我一心想杀掉他，那时候我开始一个人在图书馆里偷偷研读犯罪学。后来我不只一次地发现，那些书可真帮

了我的大忙。就拿艾米的房门来说吧，我把她床头的药瓶换了之后，就从外面用铁钳把门反锁上。她打鼾打得太厉害了！真令人讨厌！"她顿了顿。"我想想看，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布里奇特培养出来的能耐——充当最佳听众，也是惠特菲尔德勋爵对她着迷的原因——此刻对她非常有用。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也许是个杀人狂，不过也很像一般人一样爱夸耀自己。布里奇特很擅长与这种人打交道，她依旧用那种昏昏欲睡的声音说："你说你本来想杀掉他。"

"对，可是那太便宜他了，难泄我心头之恨，我一定要让他觉得比死还难受。后来我终于想出这个办法：让他为别人犯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我要使他成为杀人凶手！让他为我犯的罪行被绞死，或者使人们觉得他发疯了，必须判处终身监禁，这样更好。"她格格地笑着，笑声非常恐怖，眼中发出奇异的光芒。

"我刚才说过，我看过许多有关犯罪的书，因此我选择替死鬼时非常小心，起初没有什么人怀疑。你知道，"她压低了声音，"我觉得杀人挺好玩。那个讨厌的女人，莉迪亚·霍顿，对我摆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有一次竟然说我是老处女。戈登跟她吵架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想，把她除掉，可以一箭双雕。真好玩，我坐在她床边把砒霜偷偷放进她的茶里，然后走出去告诉护士，说霍顿太太抱怨惠特菲尔德勋爵送的葡萄有苦味！可是那个愚蠢的女人没有告诉别人，真是太可惜了。

"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一听到戈登和什么人结

怨，马上就安排那个人发生意外，真是太容易了！他真是个笨蛋，笨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让他相信他有某种特殊的天赋，任何跟他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他居然那么容易上当。可怜的戈登，他什么事都相信，真是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布里奇特想起自己也曾轻蔑地对卢克说：“戈登！他任何事都相信！”容易吗？真是太容易了！可怜傲慢而又轻信别人的戈登小矮子。

但是布里奇特还需要知道得更多，这也很简单，这些年来她当秘书就学会了这套本事，沉着地鼓励老板多谈自己。现在，她眼前这个女人很想一吐为快，迫不及待地想吹嘘自己有多聪明，于是布里奇特又喃喃道：“可是你怎么有办法每次都成功呢？我真不明白。”

“噢，太容易了！只要精心谋划一下就行了！艾米被阿什庄园解雇之后，我马上雇佣了她。我觉得使用帽漆这一招实在很高明，而且房间从里面反锁上，我就更不用担心了。不过当然啦，我本来就一直很安全，别人根本不会怀疑我，因为我没有杀人动机。既然没有杀人动机，别人当然不会怀疑你是杀人凶手。卡特也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一个人在雾中踉跄地走着，我在小桥上赶上她，随手一推就把他干掉了。告诉你，我其实很有劲。”

她顿了顿，又发出那种轻轻的可怕的格格笑声。“这整件事实在太有意思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把汤米从窗台上推下去的时候，他脸上的那种表情！他一点都没想到……”她表情神秘地靠近布里奇特说：“人其实愚蠢得很，不过我

以前从来没有发现。”

布里奇特轻声说：“不过，你实在太聪明了。”

“对，对，也许你说对了。”

布里奇特说：“除掉亨伯比医生——一定比较困难吧。”

“对，那次能成功真是奇迹。当然，也可能会失败。那一阵子，戈登喋喋不休地跟每个人谈起他在韦勒曼·克赖茨研究所参观的事，我想只要能设法使别人把他那次行程和以后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就好了。‘老呸’的耳朵很脏，流出很多脓，我想办法用剪刀戳伤亨伯比医生的手，然后装出很难过的样子，坚持要替他包扎伤口，他不知道我用的纱布已经沾有‘老呸’耳朵上的病毒。当然，也许不会成功，我只是碰碰运气而已。没想到居然成功了。当时我非常高兴——尤其‘老呸’又是拉维尼娅的猫。”

她的脸色变得暗淡起来。“拉维尼娅·平克顿！她居然猜到是怎么回事！那天是她发现汤米尸体的。后来戈登跟亨伯比医生吵架时，她捕捉到我看亨伯比的眼神。当时我一时大意，正在想要怎样解决亨伯比，却被她发现了！我一回头发现她在看我，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发现她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知道她无法证明什么，我还是很担心，万一有人相信她就糟了。我想伦敦警察厅可能会相信她的话，也断定她那天要去那里，于是就乘同一班火车跟踪她。

“杀她也非常容易，她站在怀特霍尔街中的安全岛上，我就在她的身后，可是她却没有发现我。一辆大轿车驶过，我竭尽全力把她一推，我很有劲！她当场就被这辆车子压死。我告诉我身边那个女人，说我看到该车的车牌号，然后

把戈登那辆劳斯莱斯车的号码告诉她。我希望她会告诉警方。幸运的是,那辆车没有停下来,我怀疑是司机偷开主人的车子出来兜风。不错,我这一次很幸运,我一向运气都很好。那天他和里弗斯争吵的那一幕,卢克·菲茨威廉正好可以作证。我一直引他往这个方面想,真有意思!奇怪的是,要他对戈登起疑心还真难,不过里弗斯一死,他就肯定会怀疑戈登了。他肯定会!现在——好啦,我要漂漂亮亮地了结这件事了。"

她站起身走向布里奇特,一边轻声地说:"戈登甩掉我,现在却要你做老婆。我这辈子一直很失望,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喔,没有人爱的灰瘦女人——"

她微笑着俯身看着布里奇特,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手中的刀也在闪闪发光。

布里奇特用尽全身力气往上一跳,像只豹猫扑在那个女人身上,把她撞倒在地,抓住她的右腕。

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感到非常意外,一时跌坐在地上,可是愣了一会儿之后,她也马上开始反扑。体力上她们两人无法相比。布里奇特年轻健康,肌肉锻炼得很结实,而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却身材瘦弱。可是有一点却出乎布里奇特的意料——霍诺里亚疯了,疯子的力量是很大的,她像魔鬼似的打斗,而她那种疯狂的力量更胜过布里奇特。两人你来我往,扭成一团,布里奇特拼命地想把她的刀子夺下,而她死命抓住不放。

可是渐渐地这个疯女人开始占上风。布里奇特不禁大

声喊："卢克——救命——救命！"可是没有人来救她，这里只有她和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两个人。她用尽全力猛扭另外一个女人的手腕，最后终于听到刀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紧接着，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的两只手就疯狂地掐住她的脖子，她咳呛着发出最后一次呼救声。

第二十二章　亨伯比太太如是说

巴特尔警监的外表给卢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巴特尔警监身体结实，看起来很顺眼，宽阔的红脸上有一把漂亮的胡须。乍看之下，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再看一眼，明眼人就会发现，他的眼神非常精明锐利。卢克并没有看错，他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人，知道这种人可以信赖，而且工作一向卓有成效。除了这种人，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办这个案子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卢克说："请你来处理这种案子，实在有点大材小用。"

巴特尔警监微微一笑，说："这件案子说不定还很严重，菲茨威廉先生，事关惠特菲尔德勋爵这种大人物，我们不想出任何差错。"

"说得对，只有你一个人来吗？"

"喔，不是，还有一位侦探。他在另外一家酒店——七星

酒店，他的工作是盯住勋爵。”

“我明白了。”

巴特尔问：“菲茨威廉先生，你觉得这件案子已经毫无疑问，可以肯定是他了？”

“据我掌握的事实，我觉得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要不要我把事实一一告诉你？”

“谢谢，不用了，威廉勋爵都告诉我了。”

“喔，你有什么看法？我想你可能觉得像惠特菲尔德勋爵那种地位的人不可能是杀人犯吧？”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巴特尔警监说，“犯罪学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一向这么对人说。如果你告诉我，一位可亲的老小姐、一位大主教或者一个女学生是危险的凶犯，我也不会反驳你，我会先进行调查。”

“既然威廉勋爵把案子的主要情况告诉你了，我只要告诉你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就行了。”卢克说。

于是他简明扼要地说出今天早上和惠特菲尔德勋爵那一幕，巴特尔警监饶有兴趣地听着。

最后巴特尔警监说：“你说他用手指摸过一把刀，他有没有特别提到这把刀有什么作用？菲茨威廉先生，他是不是拿着刀威胁你们？”

“没有明说。他用有点卑鄙的态度玩弄着刀锋——我实在不喜欢他那种如同审美一样的得意样子。我想韦恩弗利特小姐一定也有同感。”

“就是你说从小就认识惠特菲尔德勋爵，还跟他订过婚的那位女士？”

“不错。”

巴特尔警监说:“至于那位小姐的安全,我想你尽可以放心,我会派人严密保护她。此外,杰克逊也会盯住勋爵,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

“你让我心里轻松多了。”卢克说。

警监同情地点点头:“我知道你的处境很艰难,菲茨威廉先生,你一定很担心康韦小姐的安全。告诉你,我认为这不是个简单的案子,惠特菲尔德勋爵一定很狡猾,他也许会避避风头,除非到了万不得已,他不会再轻易下手。”

“怎样才算是万不得已呢?”

“有一种罪犯头脑发昏,自以为很聪明,别人都笨得不得了,不会发现是他作的案。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当然就会抓住他。”

卢克点点头,站起身说:“好吧,祝你走运。需要我帮忙的话,请尽管告诉我。”

“当然。”

“你不能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吗?”

巴特尔考虑了一下,说:“我想现在还不能。我希望先大概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也许我晚上会再跟你谈谈,行吗?”

“好吧。”

“到时候我会对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卢克仿佛觉得宽慰了些,其实许多人和巴特尔警监谈话之后都有同感。卢克看看手表,吃午饭前是不是该去看看布里奇特呢?他想,最好不要。也许韦恩弗利特小姐会觉得不好意思不留他吃饭,那或许会给人家造成很多不便。卢克

根据以往和自己姑姑相处的经验知道，中年妇女往往喜欢在家务事上小题大作。他在想，韦恩弗利特小姐不知道当没当过姑姑？也许当过吧。

卢克信步走到旅馆门口时，一个黑色身影匆忙从街上走过来突然拦住他，喊道："菲茨威廉先生。"

"亨伯比太太。"他上前和她握手。

她说："我还以为你走了。"

"没有，只是换了住的地方，我现在住在这儿。"

"布里奇特呢？听说她离开阿什庄园了？"

"是的。"

亨伯比太太叹口气："我真高兴——非常高兴她离开阿什威奇伍德了。"

"喔，不，她还在这儿。事实上，她就住在韦恩弗利特小姐家里。"

亨伯比太太后退一步，卢克惊讶地发现，她的脸上显露出非常不安的表情。"跟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住在一起？为什么呢？"

"韦恩弗利特小姐很客气，请她玩几天。"

亨伯比太太打了个冷颤，走近卢克，拉着他的手说："菲茨威廉先生，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最近我遭到一连串的不幸，所以也许是我胡思乱想。我的一些感觉可能仅仅是胡思乱想。"

卢克温和地问："你想什么？"

"我深信世间充满邪恶！"她胆怯地看看卢克，发现他只是严肃地点点头，没有对她的话提出任何质疑，于是又说：

“我一直觉得最近阿什威奇伍德充满了邪恶的事，而且我敢说，那个女人是罪魁祸首。”

卢克困惑不解地问：“哪个女人？”

亨伯比太太说：“我相信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是个非常邪恶的女人！喔，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同样以前也没有人相信拉维尼娅·平克顿的话。可是我和她都有同感。我想她知道的比我更多。你记着，菲茨威廉先生，一个不幸福的女人什么可怕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卢克轻轻地说：“也许是吧。”

亨伯比太太马上说：“你不相信，是啊，你怎么会呢？我永远忘不了约翰手上绑着绷带从她家回来的那天，虽然他说无关紧要，只是给抓伤了。”她突然转身。“再见，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我最近觉得很不舒服。”

卢克目送她离去，不知道她为什么说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是个邪恶的女人。亨伯比医生和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以前是朋友吗？亨伯比太太是不是吃醋才这么说？她怎么说来着？“也没有人相信拉维尼娅·平克顿的话。”这么说，拉维尼娅·平克顿一定跟亨伯比太太吐露过她心中的猜疑。卢克忽然想起火车上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忧虑的表情，他仿佛又听到她用认真的声音说：“那个人看别人脸的眼神——”时，脸上的表情也变了，好像清楚地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卢克觉得，那一刻她的脸完全不一样了，嘴唇张开，牙齿露出，眼睛里有一种近乎洋洋得意的奇异神情。

他突然想起：“可是我不是也在一个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眼神吗？——一模一样的表情，就是最近的事，到底是什

么时候？今天早上，没错？韦恩弗利特小姐在庄园的客厅就是这样看布里奇特的。”他又突然回忆起另外一件事，多年前，他的米尔德里德姑姑说过：“你知道，亲爱的，她看起来就像白痴一样。”那一刻，她那原本正常愉快的脸上，也露出痴呆愚笨的表情。拉维尼娅·平克顿提及她看到一个男人——不，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那么，当时她是否有可能在模仿她所看到的表情——一个杀人凶手看着下一个被害者的表情呢？

卢克不知不觉地加快脚步往韦恩弗利特小姐的家走去。脑子里有个声音不断地说：“不是‘男人’——她从来没有说是男人。你以为是男人，那是因为你脑子里一直那么想。可是她从来没有这么说。噢，天啊，我是不是疯了？不可能，我只是在胡思乱想，不可能有这种事，根本就不合理嘛！可是我一定要见到布里奇特，一定要知道她平安无事。那对眼睛——那对奇怪的琥珀色眼睛。喔，我疯了，我一定是疯了。惠特菲尔德是凶手，一定是他。他自己亲口说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忘不了平克顿小姐那一刻模仿出来的可怕、不正常的表情。

矮小的女佣替他开门，对他激烈的态度有点意外。她说：“小姐出去了，是韦恩弗利特小姐告诉我的。我看看韦恩弗利特小姐在不在。”他一把推开她，走进起居室。埃米莉跑上楼，不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下来说：“主人也出去了。”

卢克抓住她的肩膀说：“从哪边走的？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说："她们一定是从后门走的，如果她们从前门走我一定会看到，因为厨房对着前门。"

她跟着卢克跑出门外，穿过小花园，看到有个男人在修剪树篱。卢克跑上前，尽力用自然的声音向他打听。

那人慢吞吞地说："两位女士？喔，有，走了一会儿了。那时我正在树下吃午饭，她们大概没有看到我。"

"她们从哪边走的？"卢克拼命使声音显得自然，可是对方一边睁大眼睛打量他一边慢吞吞地回答："从麦田那边去，然后往哪边走就不知道了。"

卢克向他道谢之后，立即拔脚飞奔，他越来越觉得危急。他一定要赶上她们——一定要！他也许真的疯了，很可能她们只是出来随便走走，可是卢克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催促他：快！快！他穿过两片麦田，然后在一条乡间小路口迟疑着，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喊——很微弱，很远，可是绝对错不了："卢克，救命！"然后又是一声"卢克！"没错，是布里奇特的呼救声，卢克奋不顾身地穿过树林，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这时又传来更多的声音——扭打，喘息、像要窒息似的咳呛声。卢克及时地跑上前，把那个疯女人的手从被害者的喉咙上一把拉开，用力抱住她。她挣扎、口吐白沫，诅咒着，最后终于一阵痉挛，被他有力的大手制服。

第二十三章 新的开端

“可是我不明白，”惠特菲尔德勋爵说，“我真的不明白。”他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在他傲慢外表的下面，却明显露出令人怜悯的困惑。他几乎无法相信刚才听到的这些奇怪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惠特菲尔德勋爵，”巴特尔警监耐心地说，“首先，她的家族本来就有点不正常，我们已经查清了。那些旧式的家庭经常有这种情形，我想她也有那种倾向。其次，她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但是却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先是她的事业，然后是她的爱情。”他咳了一声，又说：“据我所知，是你甩掉她的。”

惠特菲尔德勋爵顽固地说：“我不喜欢‘甩掉’这个字眼。”

巴特尔警监改口道：“是你取消婚约的吗？”

"嗯,不错。"

"告诉我们为什么,戈登。"布里奇特说。

惠特菲尔德勋爵红着脸说:"好吧,既然你们非要我说不可,我就说吧。霍诺里亚有一只金丝雀,她很喜欢它,常常用嘴喂它吃糖,可是有一天鸟没有吃她嘴里的糖,反而拼命地啄她,她气得不得了,一把抓起鸟,然后——拧断了它的脖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爱她,就告诉她,我觉得我们两人都错了。"

巴特尔点点头,说:"对,一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正如她对康韦小姐说的,从此以后她一门心思全力以赴朝一个目标努力。"

惠特菲尔德勋爵不相信地问:"你是说她一心要使我成为杀人犯?我真不敢相信。"

布里奇特说:"是真的,戈登,你不是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触怒你的人都马上会死掉呢?"

"那当然是事出有因的。"

"原因就是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布里奇特说,"戈登,你一定要明白,不是上帝把汤米·皮尔斯从窗口推下去的,其他受害人也是一样。根本就是霍诺里亚害死他们的。"

惠特菲尔德勋爵摇摇头,说:"我简直无法相信所有这一切!"

巴特尔说:"你说今天上午有人打电话留了口信给你?"

"对,大约是十二点,要我马上去肖伍德小树林去,因为布里奇特有话要对我说。还叫我不要坐车,要走路去。"

巴特尔点点头:"一点不错,那样一来你就完蛋了。别人

会发现康韦小姐的喉咙被你的刀子割断，刀上有你的指纹，而且你当时又在附近出现过！你根本无法证明你的清白。任何陪审团都会判你有罪！”

“我？”惠特菲尔德勋爵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安。“有人会相信那是我干的吗？”

布里奇特温柔地说：“我不相信，戈登，我从来都不相信。”

惠特菲尔德勋爵冷淡地看看她，然后生硬地说：“鉴于我的人格和我在本郡的地位，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这么严重的罪名。”他庄严地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

卢克说：“他永远不会相信他曾经碰到过多大的危险。”又说：“告诉我，布里奇特，你是怎么怀疑到韦恩弗利特那个女人头上的？”

布里奇特解释道：“就是你跟我说戈登就是那个杀人凶手的时候，可是我实在无法相信！你知道，我对他太了解了，我当过他两年的秘书，对他了如指掌。我知道他很傲慢，器量小，自视很高，可是我也知道他很仁慈，甚至心软得有点可笑。连打死只黄蜂都会难过。韦恩弗利特小姐说他杀死她金丝雀的故事根本不对，他绝对不会做那种事。他曾跟我提过是他甩了她，可是你偏偏告诉我刚好相反！好，就算是吧，也许是自尊心使他不愿意承认被她甩掉，可是那只金丝雀的故事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是戈登所为！他连枪都没开过，因为看到动物被打死他会非常难过。

“所以我知道那个故事一定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是真的。要是这样，韦恩弗利特小姐一定说了谎。细想一下，这

个谎话真是太离奇了。我不禁要怀疑，她是否还说过其它的谎话。看得出来，她是个很自负的女人，被人甩掉一定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也许会很生气，很想对惠特菲尔德勋爵进行报复，尤其是他后来衣锦还乡，变得有钱有势。我想：'对了，也许她会对他栽赃陷害，她心里一定很高兴。'接着，我忽然又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她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话呢？'我突然明白像她那种女人是多么容易把一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我又想：'也许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说不定真的是她杀了那么多人，却让戈登以为是上天在替他报复，'要他相信并不难，我不是说过吗？戈登什么事都相信！我又想：她有可能杀那些人吗？结果发现她果然有可能！她能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一把推下河，能把一个小男孩从窗口推下去，艾米・吉布斯死在她家，霍顿太太生病的时候，她也常常去陪她。要害亨伯比医生比较难一点，我后来才知道'老呸'耳朵流脓，她先让纱布沾上病毒，然后用它包扎他的伤口。至于平克顿小姐的死我就更难理解了，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韦恩弗利特小姐穿上司机的制服，开着劳斯莱斯的模样。

"可是很快我恍然大悟，知道这件事其实最容易！只要她故伎重演，从平克顿小姐背后推一把——那么多人站在一起，做起来易如反掌。那辆车子没停下来，她又发现一个新机会，赶快告诉旁边的女人说她看到了车牌号，并且把惠特菲尔德勋爵的劳斯莱斯车的号码告诉那个女人。

"当然，我只是模糊地想到了这些，可是如果戈登的确不是凶手——而且我知道他不是——那么会是谁呢？答案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个痛恨戈登的人?谁会恨戈登呢?当然是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

“接着我又想到平克顿小姐曾经肯定地说凶手是男人,那我这一套绝妙的推理不是又站不住脚了吗?如果平克顿小姐说的不对,就不可能被人杀死。所以我才要你准确地重复一遍她说的话,结果发现她一次也没用过‘男人’这个词。于是我觉得我想得一定没错,决定接受韦恩弗利特小姐的邀请去住几天,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可是你居然一个字都没告诉我。”卢克生气地说,“亲爱的,你一直那么肯定,而我却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模糊地怀疑有这种可能。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碰上任何危险,以为时间还多的是。”

她打了个冷战后说:“喔,卢克,太可怕了!她的眼睛——还有那种可怕、做作、一点都不像人的笑声!”

卢克也轻轻颤抖着说:“我永远忘不了我及时赶到的那一幕!”又转身问巴特尔:“她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完全疯了,”巴特尔说,“你知道,那种人最后都是这样,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聪明的事实。”

卢克悔恨地说:“唉,我实在算不上一个好警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霍诺里亚·韦恩弗利特,还是你行,巴特尔。”

“也许是,也许不是。你还记得吧,我说过在犯罪学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我还提到过一位老小姐。”

“你还提到过大主教和女学生!你真的认为这些人都可能犯罪?”

巴特尔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说:“我的意思是任何人

都可能犯罪,先生。”

“除了戈登以外,”布里奇特说,“卢克,走,我们找他去。”

惠特菲尔德勋爵正在书房忙碌地做笔记,布里奇特小声温柔地说:“戈登,你一切都知道,能不能原谅我们?”

惠特菲尔德勋爵宽容地看着她,说:‘当然,亲爱的,当然。我了解事实真相,我是个忙人,所以对你照顾不周,事实就像作家吉卜林的名言:‘走得最快的人最孤独。’我的人生道路是条孤单的旅程。”他挺挺胸膛,说:“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必须一个人承担起来。对我来说,没有人能陪伴我或者减轻我的负担,我必须单独走完人生的历程,一直到我倒毙在路旁为止。”

布里奇特说:“亲爱的戈登!你真是太可爱了!”

惠特菲尔德勋爵皱皱眉头说:“这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我们别再谈这些无聊的事了,我太忙。”

“我知道。”

“我正准备马上开始刊登一系列文章,研究各种时代女人所犯的罪。”

布里奇特用钦佩的目光凝视着他说:“戈登,这个想法真棒。”

惠特菲尔德勋爵叹口气,说:“所以请马上离开,不要再打扰我,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卢克和布里奇特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布里奇特说:“可是他的确很可爱!”

“布里奇特,我相信你以前是真的很喜欢他。”

“是的，卢克，我相信是的。”

卢克看看窗外：“我真高兴就要离开阿什威奇伍德了，我不喜欢这地方。正如亨伯比太太所说，这里邪恶的事太多了。我也不喜欢阿什山脊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村子。”

“说到阿什山脊，埃尔斯沃思怎么样了？”

卢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是说他手上的血是怎么来的？”

“是的。”

“很显然他们又杀了一只白公鸡作为牲礼。”

“真令人恶心！”

“我想咱们那位埃尔斯沃思先生恐怕会碰上一些不愉快的事。巴特尔正在准备给他一点小意外。”

布里奇特说：“可怜的霍顿少校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的妻子，艾博特先生大概也只是接到一位小姐的和解信，还有托马斯医生只是个谦逊的好年轻人。”

“他是个超级笨蛋。”

“你这么说是因为妒嫉他要娶罗斯·亨伯比为妻。”

“他不配娶这么好的女孩。”

“我一直觉得比起我来你更喜欢她。”

“亲爱的，你这话不是太好笑了吗？”

“不，不见得。”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卢克，你现在喜欢我了吗？”

他朝她靠近些，但是她却把他推开，然后说：“我是说‘喜欢’，卢克，而不是‘爱’。”

“喔，我懂了。是的，我喜欢你，布里奇特，也爱你。”

布里奇特说:“我也喜欢你,卢克。”

他们彼此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就像刚在舞会上建立起友谊的孩子一样。

布里奇特说:“‘喜欢’比‘爱’更重要,因为它能持久,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能持久,卢克。我不希望我们因爱而结合之后,又彼此厌倦起来,想跟别人结婚。”

“喔,我亲爱的爱人,我懂了。你要的是真实感,我也一样。我们的感情一定能够持久,因为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真的?卢克!”

“是真的,亲爱的。我想这正是我担心爱上你的原因。”

“我以前也担心会爱上你。”

“现在还担心吗?”

“不会了。”

卢克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与死神打交道,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好好地享受人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杀人不难
作者=（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樊新志译
页数=232
SS号=11446942
DX号=
出版日期=1998年10月第1版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